

内閣文庫			
函架	冊	號	類
二七	三二	八六	漢書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8618
冊數	32 (15)
函號	277 130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論語集註本義匯叅卷之十三

子路第十三

凡三十章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

勞如字

蘇氏曰凡民之行以身先之則不令而行凡民之事以身

勞之則雖勤不怨語類東坡下行字與事字最姪。先是

民之事其長我必先之以弟勞是為他勤勞如循行阡陌
勸課農桑之類。勞之以事亦須自家喫些辛苦方能令
得他等所謂是言夙駕說于桑時古人戴星而出戴星而
入必是自耐勞苦方能說得人又曰凡是以勞苦之事役
使人自家須一面與他做方可率得他如勸課農桑等事
也須是自家不憚勤勞親履畝畝與他勾當方得。存疑

論語集註本義匯叅

卷之十三

一

教復堂

先之即道之以德意故註云道猶引導謂先之也此是根本切要道理古先帝王皆如是漢唐宋之治不能如古正少此耳民事語類以循行勸課說極是饒氏兼師役言恐未是師役是官府之事非民事也此與孟子佚道使民稍異佚道使民乃是官府之事去使民義府子路氣質是最剛勇任事底人夫子何又以先勞教之蓋惟其剛勇恐一味任才氣做去不免條章約束上責人處過多而於自責處畧了故直約之使從自己身上做起不令而行雖勤不怨此為政所以貴於先之勞之也非言其效也

請益曰無倦

無古本作毋

吳氏曰勇者喜於有為而不能持久故以此告之精義張子曰為

政必身為之借且不愛其勞又益之以不倦按語類云此是三節事本此楊氏曰以身先民者常勤始而怠終故請益曰無倦按此即緊抱上節說為是語類三節說當是未定之解南軒張氏曰先之勞之固足以事為政之道矣

而子路猶請益焉則告之以無倦使之敦篤乎是一者而已覺軒蔡氏曰夫子方答以先之勞之子路遠又請益則其勇銳之意可見故但告以無倦所以救其勇躁之失也四書通子張堂堂子路行行皆易銳於始而怠於終故答其問政皆以無倦告之義府問勇者既喜於有為如何又易得倦曰喜於有為只是簡意氣程子云這一點意氣能得幾時須是無所喜無所厭只平平常常幹得去才是無倦是為可久可大底事業是蕩蕩平平底王道輯語無倦不在先勞外也不定是先勞久了才講無倦只先勞便要無倦無倦是徹始徹終事此與修己以敬章相似下半節道理原包攝在上節中賴他再問又見得一畚道理不然也無此分明然須知縱不再問道理原不曾虧欠只為他一問即見他病根在此才問如斯而已乎便知他敬修不盡故以安人安百姓盡之才請益便知他先勞必倦故以無倦勉之原不曾別增道理也說統子路問政氣甚盛子曰先之勞之語甚簡請益心甚斂子曰無倦意甚恬愚按先勞才兩言耳此子路所以見少也殊不知思說箇先之中不勝先說箇勞勞之中不勝勞且既已

先先之後又有先既已勞勞之後又有勞直是無窮盡無了期自非無倦如何能辦得故子路請益方欲求多於先勞之外夫子告以無倦但使自盡於先勞之中。上節集註兩凡字最有義味每見粗心人直云一二端大是兩莽

○程子曰子路問政孔子既告之矣及請益則曰無倦而已未嘗復有所告姑使之深思也。紹聞編夫子意蓋云先

須益只是無倦便好了無倦不益之益也按兩齊

答辭皆言簡而意足能使躁心人瞿然思爽然失

○仲弓為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

有司眾職也宰兼眾職然事必先之於彼而後考其成功

則已不勞而事畢舉矣。精義伊川曰先有司付與有司也

用用人則逸自用則勞逸則有成勞則無功元首發勝疑

財穀者有典兵賦者有典禮制者凡事過失誤也大者於必先於彼責使治之吾但考其成耳

事或有所害不得不懲小者赦之則刑不濫而人心悅矣

慶源輔氏曰虞書云宥過無大而今日赦小過故集註發

此大者於事或有所害不得不懲之說蓋舜為天下所治者廣且論其大體故可以宥過無大仲弓為宰所治者狹

須極其詳細若人之誤無大小皆從寬宥則於事或有善而無以警其怠忽惟於小者赦之則刑不濫及而人心悅矣此亦時中也且宥者寬之而已亦未必盡除其罪也

賢有德者才有能者舉而用之則有司皆得其人而政益

修矣。新安陳氏曰范氏以為舉在位之賢才蘇氏以為舉未用之賢才須兼言其義方備有司中才德有餘而

位不足稱者固當舉而優以異數如有司之才德不稱其職則又當別舉有才德者充之如此方說得舉賢才規模濶若專說舉有司之賢才則狹矣。紹聞編語類云凡為政隨其大小各有司存須先教他理會自家方可要其成

且如錢穀之事其出入盈縮之數須是教他逐一自具來自家方可考其虛實之成蓋必如此然後紀綱立而青有所歸故已不勞而事畢舉聖人之言上下皆通小則宰一邑大則堯舜之得人以任眾職垂拱而天下治亦是道也小小過誤常人未免欲一切以法繩之則下無全人矣惟是大者於事或有所害不得不懲其餘小者赦之則刑不濫而人心悅此句槩言不專指有司蘇氏謂惟庸人與奸人為無小過張禹胡廣李林甫盧杞是也若小過不赦則賢者避罪不暇而此等人出矣此以三句串言雖非本意然其言亦有味也宰得自舉其有司兩漢之制守令亦得自辟用其丞史掾屬之類故聖人於此教仲弓以舉賢才賢有德才有能亦不拘於一邑但據吾所知者皆得舉而用之則有司皆得其人而政益修矣此三句聖人所以教仲弓以為政之道只平平諒雖有相須之理然用言外推說則可認作正意則不可也○精義尹氏曰先有司則可以責成事於下赦小過則不求備於人舉賢才則賢者進而而不肖者退為政之道孰要於此雖治天下亦可矣豈特為季氏宰而已○晁氏曰是時魯之侵官濫刑賢才廢棄

皆季之為也仲弓正平季氏正平魯君則其為治也何存仲弓不患有司之難為先小過之未可赦獨患賢才之不知仲弓真可以南面哉

曰焉知賢才而舉之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焉於

舍上聲

仲弓慮無以盡知一時之賢才故孔子告之以此

慮無以盡知一時之賢才聖人教以舉其所已知者於已待其所未知者於人蓋賢才之在天下固非一人所能盡知然必自知而後舉之則其為道也亦隘矣爾但舉爾之所知爾盡其在我者而已爾所不知人必有知之其肯舍而不舉乎人各舉其所知又何必慮賢才之廣而不能盡知不能盡舉也程子曰人各親其親然後不獨親其親仲弓曰焉知賢才而舉之子曰舉爾所

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便見仲弓與聖人用心之大小推此義只一心可以與邦一心可以喪邦只在公私之間爾

或問程子何以言人各親其親然後能不獨親其親也曰此所以明夫人必各舉其所知然後可以不獨舉其所知也程子此章之說廣大精微無所不備學者所宜詳玩也語類人各舉其所知則天下之事無不舉矣不患無以知天下之賢才也與邦喪邦蓋極言之然必自知而後舉之則遺才多矣未必不由此而喪邦也程子之意固非謂仲弓有固權市恩之意而至於喪邦但一蔽於小則其害有時而至此亦不為難矣故極言之以警學者用心之私也雙峯饒氏曰仲弓之心不如聖人之廣大仲弓以自已聰明為聰明聖人則以天下之耳目為耳目如仲弓之言局於所知之有限如聖人之言則未嘗求其盡知自無往而不知雖合天下之賢才舉而用之可也蓋好德人有同心推賢人盡響應後又可以成登羣策可以畢舉豈必士盡我知恩自我出耶嗚呼大矣○輯語體大則其用大

聖人只平實說舉知之理然可以見渾然天地大公之體便有盡性曲成神明變化之作用程子謂人各親其親然後不獨親其親讀者須實見得此意○精言盡知盡舉不欲野有遺賢仲弓之意未嘗不大但此從自己一人起見不必有恩自己出意就他慮焉知賢才是欲使天下賢才之知與舉皆由於我此便覺氣量狹小遷之此皆私了李德裕欲薦柳公權後因薦不由已遂左遷之此皆心不廣大之故程子謂一心可以喪邦正謂此也然亦推其義如此耳勿將仲弓本意說壞○饒氏說以天下之耳目為耳目是矣然看來未免猶有私心賢才問天下公共賢才必由爾聖人語言氣象何等大道為公豈必藉他人作耳目耶時解說機說倡其為私小更不待言○愚按上節夫子告仲弓三言已盡舉賢才句一舉字已包攝下節在裏下特因仲弓有焉知之問而申其說程子大小公○范氏私之義須通前後看乃澈不獨舉賢才一節也○范氏曰不先有司則君行臣職矣不赦小過則下無全人矣不

舉賢才則百職廢矣。失此三者不可以為季氏宰。况天下乎。按集註到底仍自各開說可見三句各是一事。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

衛君謂出公輒也。蒙引出公無父孔子必不仕之不仕固以為可以仕而仕之是時孔子居衛子路亦以為將仕衛故問是時魯哀公之十年孔子自楚反乎衛

子曰必也正名乎

是時出公不父其父而禰其祖名實紊矣故孔子以正名

為先。語類問靈公既逐蒯瞶公子野辭不立衛人立輒以為先拒蒯瞶論理輒合下便不驚立不待拒蒯瞶而後為

不當立也。曰固是輒既立蒯瞶來爭必矣。○必也正名乎。孔子若仕衛必先正其君臣父子之名。如蒯瞶不當立輒亦不當立。當去輒而別立君臣父子之名。如蒯瞶晉趙鞅欲立蒯瞶聖人出時必須大與他剖判一番教他知箇是與不是。亞夫問論道理固是去輒使國人自拒蒯瞶以事情論之晉人正主蒯瞶勢足以壓魯聖人如何請於天子請於方伯天子既自不奈何方伯又是晉自做如何得曰道理自是合如此聖人出來須自能便晉不為蒯瞶賀孫因問如請討陳常之事也只是據道理不論事情曰如這一兩件大事可惜聖人做不透使三綱五常既壞而復興千條萬目自此而更新聖人年七八十歲拳拳之心終做不成。○問若使力為衛政不知果能出公出從蒯瞶否曰聖人行事只問義之合與不合不問其能與不能也。若使每事只管計較其能與不能則豈不惑於常情利害之私乎。此在學者尤宜用力而况聖人乎。○問夫子得政於衛須有所廢立否曰亦只是說與他合自為去就亦難為迫逐之。○齊氏曰祖非禰也而禰之父非讐也而讐之無父之人非君也而君之名之不正孰大於是。○輒語正名只論理

敦復堂

當如此看必也二字便見非此不可能正名則為衛政不能正名只有我不為衛政更無委曲調停陰陽作用也其所以正之事法不知如何固不可強為區畫然不可因自已淺暗無知而并謂聖人亦必不能正而姑為此正論也總之正名之說即不為衛君之旨子路設問以觀聖意夫子直斷其不可耳愚按即此一語夫子不但分明不與輒并以示不謝氏曰正名雖為衛君而言然為政之道皆當以此為先

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

迂謂遠於事情言非今日之急務也厚齋馮氏曰禮莫大於分分莫大於名夫

子正名之論蓋不與輒也時輒已立十二年矣子路之所謂迂者蓋為輒也

子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

野謂鄙俗責其不能闕疑而率爾妄對也蒙引為政必先正名此子路所

不知也便當且闕其疑未可便道孔子不是子路乃徑以為迂故孔子責之。闕如與率爾相反既不率爾妄對則必考究其所以然之理闕如謂此心闕然非闕之而不問也

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

楊氏曰名不當其實則言不順言不順則無以考實而事

不成精義伊川曰凡物有形則有名有名則有理如以小為大以高為下則言不順至於民無所措手足也。

語類其初只是一箇名不正便事事都做不得禮樂不與刑罰不中便是箇大底事不成。問言不順則無以考實而事不成此句未曉曰實即事也又問言與事似乎不相

涉曰如何是不相涉如一人被火急討水來救始得却教他討火來此便是言不順如何濟得事就衛論之輒子也

蒯瞶是父今也以兵拒父是以父為賊多少不順其何以



為國何以臨民事既不成則顛倒乖亂禮樂如何會與刑罰如何會中明道所謂一事苟其餘皆苟正謂此也○新安陳氏曰集註於正名名不止凡三以實字言前云各實案此云各不當其實又云無以考其實蓋名當實則名正名實案則各不正名者實之實實者各之主實字於名字最緊切○淺說名不正則言出有礙上不協乎天理之正下不當乎人心之公稱之者為道詞當之者有愧色既說不去如何行得去○蒙引名不正則言不順俱要從君臣父子大綱領處說事不成者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也

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中 去聲

范氏曰事得其序之謂禮物得其和之謂樂事不成則無序而不和故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施之政事皆失其道

故刑罰不中語類事不成以事言禮樂不興以理言蓋事不成則事上都無道理了說甚禮樂問此是禮樂之實還是禮樂之交曰實與文原相離不得譬如影便有形要離那形說影不得○事不成是麓說那事做不成禮樂不興是和這理也沒了事只是說他做出底禮樂却是那事底理禮樂只是一件物事安得齊整整有次序便是禮無那乖爭底意思便是樂又曰凡事須要節之以禮和之以樂事若不成則禮樂無安頓處禮樂不興則無序不和如此則用刑罰者安得不顛倒錯亂○或問謝楊氏以為禮樂不興則無教而廉耻和睦之風衰故刑罰不中非也此方自為政者之身言之至於民無所措手足然後主於民而言耳蓋但無序不和而禮樂不興則凡天下之事皆無序而不和而其施之刑罰必無自而能中也○吳氏曰此禮樂非玉帛鐘鼓之謂事事物得理而後和之謂也各不正言不順則事物之間顛倒乖戾禮樂何由而起事失其理而不和故慶賞刑威無一中節獨言刑罰者賞過則濫利及小人刑過則淫禍及君子舉其害之重者言之刑罰所及非不善之人則民莫知趨避之路

言言集言本義卷一子路

敦復堂

將安所置其手足乎自名不正推而至於民無所措手足
聖人洞燭事情深達治體如此○說統子路以正名為迂
看得名是虛底夫子却步步說到實事上去禮樂刑罰皆
政之極大處一步緊一步見得正名為政兩兩相關非正
名不能為政欲為政必先正名
全要發此意以反迂字之意

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
而已矣

程子曰名實相須一事苟則其餘皆苟矣蒙引名之必可

正言之必可行也總是言要順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
矣只是言名不可不正也獨舉言者有其名必有其言也
按言即稱名之言○一事苟則其餘皆苟謂名不正則言
不順事不成以至民無所措手足矣然則為政必須正名
非迂也○紹聞編事有根本理有關係一念差則其餘皆
差一事苟則其餘皆苟父子君臣名分之大豈可苟哉衛

國之人以蒯瞶得罪出奔而蒯瞶嫡孫當立遂至不父其父
而彌其祖此所謂苟也及蒯瞶來爭遂至以兵拒父皆成
大惡原初父子之良心何嘗泯滅只緣不能辨義正
名於先苟於一事遂至其餘皆苟故夫子因子路問為政
奚先而答之曰必也正名蓋以為事莫先於此也而子路
反迂之意以夫子得政於衛胡不以濟時行道為急而先
欲理會人父子之間犯其所難而事卒不可成也特未之
理之所在其確然不易有如夫子之所言者子路特未之
審思爾○君子名之必可言也則無不正之名言之必可
行也則無不順之言無不成之事禮樂自此興刑罰自此
中民安往而不得其所哉此不荷之效也蓋名實相須未
有失之於其名而能得之於其實一事苟則其餘皆苟未
有壞之於其本而能救之於其終者故君子於其言無
所苟而已矣苟字對正字必可言必可行兩必字正繳必
也正○胡氏曰衛世子蒯瞶耻其母南子之淫亂欲殺之
名也

不果而出奔靈公欲立公子郢郢辭公卒夫人立之又辭

乃立蒯瞶之子輒以拒蒯瞶

左傳定公十四年衛侯為夫

宋野野人歌之曰既定爾婁猪盍歸吾艾豕太子羞之謂戲陽速曰從我而朝少君少君見我我顧乃殺之速曰諾

乃朝夫人夫人見太子太子三顧速不進夫人見其色啼而走曰蒯瞶將殺予公執其手以登臺太子奔宋盡逐其

黨哀公二年初衛侯遊於郊子郚僕公曰予無子將立汝對曰郚不足以辱社稷君其改圖靈公卒夫人曰命公子

郚為太子君命也對曰郚異於他子且君沒於吾手若有之郚必聞之且亡人之子輒在乃立輒晉趙鞅納太子於

戚夫蒯瞶欲殺母得罪於父而輒據國以拒父皆無父之

人也其不可有國也明矣夫子為政而以正名為先必將

具其事之本末告諸天王請於方伯命公子郚而立之則

入倫正天理得名正言順而事成矣

是論孔子為政正名

事理合如此設若衛君用孔子既為之臣而為政則

此說亦可通否曰聖人必不肯北而無父之人若輒有意

改過遷善則孔子須先與他斷約如此方與他做以姚崇

猶先以十事與明皇約然後為之相而况孔子乎若輒不

能然則孔子夫不為之臣矣蒯瞶與輒若有一人識道

理各相避就去了今蒯瞶欲入衛輒不動則所以處其事

者當何如後世議者皆以為當立郚不知郚不肯做郚之

不立蓋知其必有紛爭也若使夫子為政則必上告天子

下告方伯拔郚而立之斯為得正然夫子固不欲與其事

也或謂春秋書晉趙鞅納世子蒯瞶於戚稱世子者謂其

當立曰若不如此書當如何書之說春秋者多穿鑿往往

類此○父集問胡氏之說固正矣然恐夫子以羈旅之臣

一旦出公用之而遂謀逐出公此豈近於人情意者夫子

若事出公不過具言父子之倫以開曉之使出公自為去

就然後立郚之事可得而議也曰此說甚善然聖人之權

亦有未易以常情窺測者○喜嘗問瞽瞍殺人事先生曰

蒯瞶父子只為無此心所以為法律所縛都轉動不得若

舜之心則法律縛他不住終身所然樂而忘天下求仁得

敦復堂

仁何怨之有。嘉嘗以先生之意。參諸明道及文定之說。竊謂崩殯父子之事。其進退可否。只看輒之心。如何耳。若輒有拒父之心。則固無可論。若有避父之心。則則衛之臣。以君臣之義。當拒崩殯而輔之。若其必辭。則請命而更立君可矣。設或輒賢而國人聽其去。則不為輒者。又當權重而處之。使君臣父子之間。道竝行。而不相悖。亦必有道。苟不能然。則逃之而已矣。義至於此。已極精微。但不可有毫髮私意。於其間耳。來喻以為崩殯之來。諸大夫當任其責。請命於天子。而以逆命討之。是矣。但大夫以輒不與謀。幸避位而聽於天子。則恐不免有假手大夫。以拒父而陰幸。脅其父於人子之心。安乎自衛。國言之。則輒已不與謀。於先君而不當立之。世子義也。自輒言之。則輒已不與謀。而聽大夫之所為。請命於天子。而詩之。亦何心哉。來喻本欲臣子之義。兩得立意甚善。但推而言之。便有此病。似是於輒之處。心緊要處。看得未甚。洒落所以如此。故愚竊謂輒之心。但當只見父子之親。為大而不可一日立乎其位。自始至終。自表至裏。只是一箇逃而去之。便無一事都不

見其他方是直截

夫子告之之詳如此。而子路終不喻也。故事輒

不去卒死其難。徒知食焉不避其難之為義。而不知食輒

之食為非義也。語類子路只見下一截道理。不見上一截

不知食出公之食。為不義。問如此。是他當初仕衛。便不是。曰然。紹聞編冉有問夫子為衛君子。貢入質於夫子。而

出曰。夫子不為則夫子之夾。不仕於衛。明矣。及子路問衛君待子為政。子將奚先。夫子但據正理以答。曰必也正名乎。是時衛之名不正。乃其膏肓之病。未易救藥。然使夫子果得柄於衛。亦只有此一着。為先可則行。不可則去。爾此處放過。則他無可為者。朱子謂必也。正名亦是教子路。不要仕衛。而子路乃更說夫子之迂。夫子乃極言名之所以不可不正之故。而衛事之可預與。不可預衛君之。可仕與不可仕。在子路可以自喻。而惜乎不能也。

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為圃。曰。吾不如老圃。

種五穀曰稼種蔬菜曰圃語類樊遲學稼當時須自有一

君民竝耕之說之類按此條須看之類字謂遲當亦如許

行自有一種說話耳非謂亦為神農之言也役智力於

農圃內不足以成已外不足以治人是濟甚事新安陳

氏曰兩言吾不如雖不顯闢之已婉拒之矣說統不如

非不及也只是不似意如云吾儒之學術別有在與老農

老圃不相似云爾學字須與提起看愚按老農即舍下

小人吾字照三上字不如即隱攝焉用如此看則下文已

包孕五字中所以曉遲者已至未節特因其遠出或未喻

故與申明之耳

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

小人謂細民孟子所謂小人之事者也新安陳氏曰此小

集註云禮義信大人之事是自此小人上推廣而對言之

南軒謂孟子所云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蓋本此愚按

彼以體統言此以學業言須辨問古之聖賢若大舜伊

尹皆躬耕畝畝習農圃事何聖人深斥樊遲潛室陳氏曰

遇此時則習此事遊聖人之門所學何事

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

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好去聲夫音扶疆居丈反焉於虔反

禮義信大人之事也好義則事合宜情誠實也敬服用情

蓋各以其類而應也慶源輔氏曰在己者皆盡其道在下

者非大人之德其孰能之蒙引此教以學大人之事是

未仕時說話按此即孟子大人之事備矣意說統夫子

把三上字與小人對說見得士君子自有一種大學問若

意說得透徹若只講上下感應話頭便顧奴失主。若說壯行有待猶是空談得仕隱合一處方是聖賢學問。○語上好禮六句只重上半截言學者自有所挾持之具與天下感通其理甚大耳不重功效說下面三句才是說功。○紹聞編禮義信大人之事也三好字三莫敢不字要效。○玩如晉文公以民未知義於是乎出定襄王以示之義又如伐原以示之信大蒐以示之禮便見禮義信不出於平素而以力假之非其誠也謂之好禮好義好信正見禮義信出於中心而積累有素非以聲音笑貌襲取一時敬服用情各以類應蓋有不期然而然者在君子則惟知為吾道之所當然而已非有心於其敬服用情也然人自歸之此可見大人以道德風教為主為斯世主禮義之責則自有為之耕稼者豈必自耕稼哉。○好禮好義好信本吾心而出之敬服用情即民心之禮義信也蓋此以心感則彼以心應有無待於外者此豈是儀文度數法制禁繩織縷令簿書期會上討得來底故禮義信必本之於好。○強織縷為之以約小兒於背者。精義范氏曰君子治其本則不治其末謀其大則不謀其小故禮義

信君子所務農圃之事非所當學也。○蒙引焉用稼非惟不屑為自不用為矣孔子是說箇不用為道理故曰焉用。○愚按天如是以下雖是說功效然大指只是承上說下以折其學稼之非說箇四方之民只極言來稼者之多見無所事於用稼非必與上文定分遠近謂本國之民。○楊不足於稼必要四方來稼也此等須從大處理會。○楊氏曰樊遲遊聖人之門而問稼圃志則陋矣辭而闕之可也待其出而後言其非何也蓋於其問也自謂農圃之不如則拒之者至矣須之學疑不及此而不能問不能以三闕反矣故不復及其既出則懼其終不喻也求老農老圃而學焉則其失愈遠矣故復言之使知前所言者意有在也。蒙引自上好禮至焉用稼都是前云吾不如老農句內之意才說吾不如老農便有許多云云意了故是拒之



惟楊氏善看書曰故復言之使知前所言者意有在也極妙

○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

亦奚以為使去聲

專獨也詩本人情該物理可以驗風俗之盛衰見政治之

得失其言溫厚和平長於風諭故誦之者必達於政而能

言也語類問誦詩三百何以見其必達於政曰其中所載

耳目所不曾聞見者其情狀皆可因此而知之而聖人所

以修德於已施於事業者莫不悉備於其間所載之美惡

於身者如是是合做底事如是是而當罰莫不備見如何於政不達

若讀詩而不達於政則是不曾讀也又問如何使於四方

必能專對曰於詩有得必是於應對言語之間委曲和平

○胡氏曰詩之作也有邪有正皆原於人情其所言於事

物之理莫不具載其情合事理之正則皆可以知風俗之

盛政治之得其情背事理之正則可以知風俗之衰政治

之失故誦詩而有得則可以達於政矣詩之言溫厚則不

至於薄和平則不至於忤長於風諭則人易曉故誦詩而

有得則能言語蒙引不達不通於政理也當行不行不

當行而行也或行之而裁處不當皆不達也非謂不曉知

而已就上行說按不達非一無所設施或宜於古而不宜

於今如安石之託名周禮或長於此而不長於彼如黃霸

為穎川治行第一及為丞相名不逮昔皆是不達雙峯

饒氏曰使者所以傳君命措辭最難才委靡則流於弱而

取侮於人才剛直則又恐激怒而貽禍於國若能善其詞

令婉正得體不辱君命非誦詩而有得於詩人命辭之體

者不能也春秋諸國往來多尚辭命故夫子併指此為讀

詩之驗問專對曰使有正有介正使不能答則介使助之

如正使自能致詞不假衆介之助是謂能專對敦復堂

對亦非便是辱命如荀躒揖籍談以對趙孟使叔向待言

命吾美主人長至

卷一三子路

句

亦是。○達與專對非誦詩時便思量如此誦詩而有得則自然有此效驗以訓用為字只語助辭。○勉齋黃氏曰詩三百篇亦視其所讀之者何如耳為人耶為已耶誦說耶踐行耶。○南軒張氏曰從違之本不係於令係於所以示之何如爾。○雙峯饒氏曰身正是身教令不過言教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蒙引此訟字只是退有後言意。○剛勉錄令固不可少標準却全在自身。

用也。世之誦詩者果能從政而專對乎。然則其所學者章句之末耳。此學者之大患也。精義伊川曰今人不會讀書使四方不能專對既讀詩後便達於政能專對四方始是讀詩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須未讀周南召南一似面牆到讀了後便不面墻方是有驗大抵讀書只此便是法如讀論語舊時未讀是這箇人及讀了後又只是這箇人便是不會讀也。○紹聞編古之通經者不但明其理而能見於用直是性情心術與之俱化降至漢初諸儒專門師授猶能守其一經出足以斷國論自章句詞章之學興後之窮經者安復有此誠所謂書自書我自我可勝歎哉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邢疏此章言為政者當以身先也言上之人其身若正不在教令其民自觀化而行之其身若不正雖教令滋章民亦不從也。○南軒張氏曰從違之本不係於令係於所以示之何如爾。○雙峯饒氏曰身正是身教令不過言教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蒙引此訟字只是退有後言意。○剛勉錄令固不可少標準却全在自身。

○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

魯周公之後衛康叔之後本兄弟之國而是時衰亂政亦相似故夫子歎之。蘇氏曰按世家是時魯哀公七年衛出公五年也孔子知二君皆失志無常奔

論語集注

卷十三 子路

國野死之君故譏之云爾卒之哀公孫邾出公奔宋皆死於越又曰衛之政父不父子不子魯之政君不君臣不臣或問小註此等意在夫子口中要渾然不露按集註衰亂字所該自廣○精義伊川曰言兄弟者以其相似也○說統世解兄弟處都把魯衛不好事較量不知夫子本意正為周公康叔之遺風猶在而無人振起之故歎其衰有惜之之意有望之之意按一歎中自不無此等意只就兄弟字傷今思古言有盡而意無窮

○子謂衛公子荆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

公子荆衛大夫苟聊且粗畧之意合聚也完備也言其循

序而有節不以欲速盡美累其心語類問公子荆善居室何也曰公子所為正合道理恰好處常人為屋室不是極其華麗則牆崩壁倒全不理會子荆自合而完完而美循

循有序而又皆曰苟而已初不以此累其心在聖人德盛此等事皆能化了不足言在公子荆能如此故聖人稱之

按為屋室只借此一節言文集云屋室猶言處家事○胡氏曰自合進而完自完進而美非善乎其不能彌光於前而公子荆知此非所存心者直謂之苟且而已既見其

不以殖產自能又見其不以多財自累富而無驕滿而不溢非賢而能之乎此可為居室之法○長樂陳氏曰士庶之家多循禮世祿之家多怙侈其勢然也荆為衛之公子

善於居室而未始有累焉此季札所以謂之君子也○新安陳氏曰由合而完而美既見其循序漸進而無欲速之心而其合完美皆曰苟而已又見其所欲易足而有節曾

無盡美之心非賢而能之乎○蒙引合者初奏聚而未備也完則備矣而猶未至於充足而有文采也富則有餘盈

溢而文生矣故曰美○三有字指室中百凡器皿用度而言○人但皆知苟字重而不知矣字之意見得荆之知足處

惟知足故能循序而有節也○說統苟者猶俗云將就歇底話矣是止於是而不復過望之詞○愚按三箇曰字從

公子荆意言之間歷歷形容正夫子所為嘖嘖稱善○義

倫吾長主不義匪終

六十三子路

敦復堂

言言集言乃事... 卷一三... 課本

府顏氏家訓曰禮云欲不可縱志不可滿宇宙可臻其極
情性不知其窮惟在少欲知止為立涯限耳公子荆始有
時便道苟合心已足了更不求完美特其世祿之家又能
樽節日引月長自然到富有田地而公子荆始願不及此
也知足由於少欲少欲易於入道故夫子稱之且亦以風
當時之世祿怙侈成風者。楊氏曰務為
全美則累物而驕吝之心生公子荆皆曰苟而已則不以
外物為心其欲易足故也。慶源輔氏曰居室務為全美是
之則吝心生。新安陳氏曰楊氏只於苟字上見有節不
盡美之意不見循序不欲速之意必如內註朱子之說則
該備矣。

○子適衛冉有僕

僕御車也

子曰庶矣哉

庶眾也

曾氏曰孟子云雞鳴狗吠相聞達乎四境而齊有
其民矣行仁政而王莫之能禦也適衛庶哉之言
殆謂是與然人之聞其言也必以為常談而置之則
無用之言耳冉有獨能再問以究其說然後有所發明庶
而不富則無以聚人富而不教則近於禽獸至於教之則
不可以有加矣。義府此見聖人萬物一體康濟之心無
時而忘故見衛民之庶不覺發歎今人一膜之外痛癢不
相關庶不庶有何交涉。輯語庶矣哉三字聖人仁天下
之心全體流露而先王遺澤與三代斯民之道無不並到
撫舊德而思振興有美有刺有望有悲下文兩問何加富
之教之此理固庶哉中已備然却因問而逐漸
生出。說統想天子出口時直是經綸滿宇宙

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

庶而不富則民生不遂故制田里薄賦斂以富之

論語集注卷之三子路 七 敦復堂

為民天。民生之蕃在庶而民之所以得遂夫蕃其生者却在富故富本不足以盡為治之道而就庶而言則不可不急加之。以富此夫子之所以因問而答也。○述朱田如一夫授田百畝里如一夫授宅五畝有田出穀粟則不饑有里出桑麻則不寒二者是開財源之事。薄賦則省兵役薄斂是輕征稅二者是節民力節民財之事。

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富而不教則近於禽獸故必立學校明禮義以教之。語類

不足則不暇治禮義而飽食無教則又近於禽獸故既富而教之。○雙峯饒氏曰制田里薄賦斂立學校明禮義各是兩事相因田里是富之源不制田里則衣食無所從出如何可使之富然田里雖制而不薄賦斂則過取於民非藏富於民矣學校是教之地不立學校則教化無所從施如何可使之知禮義然學校雖設而不明禮義以道之則人心無自而開明學校亦徒設而已所以兩兩相因皆不可廢。○輯語兩既字加字雖同而義實不同上既字

是現成實象故加字從自然說入下既字是商量法制上虛景故加字從王道次第說盡。○集解富之緊粘既庶教之緊粘既富故集註皆先從反面透出加字緣由庶何以必須富以庶則難富庶亦易富庶尤不可不富故既庶則加之以富富何以必須教以富則難教富亦易教富尤不可不教故既富則加之以教要皆既庶後所不可緩在設施固自有序然聖賢仁天下之心自是一齊都到又曰庶在民富之教之全在上富不在上則黠者必操奇贏以謀利強者必恃豪暴以恣取而愈富愈不可言矣教不自上則君子與君子必以學術爭勝負小人與小人必以意氣相倚伏教愈多而俗愈敗。○胡氏曰天生斯民立之司牧矣須看聖人用兩之字。

而寄以三事然自三代之後能舉此職者百無一二漢之文明唐之太宗亦云庶且富矣西京之教無聞焉明帝尊師重傅臨雍拜老宗戚子弟莫不受學唐太宗大召名儒



增廣生員。教亦至矣。然而未知所以教也。三代之教。天子公卿躬行於上。言行政事。皆可師法。彼二君者。其能然乎。紹間編天生斯民。立之司牧。寄以三事。謂蕃其生。制其產。復其性也。周禮重民數。孟子謂民不改聚矣。後世亦以生齒繁衍。戶口增倍。為養民之效。為吏課之最。此庶矣哉。之歎。夫子因適衛而有感也。既庶矣。須有以富之。既富矣。須有以教之。書曰。作之君。作之師。庶富教三者。君師兼盡之。事王道之全也。三代之後。能舉此職者。自無一二。如漢之文明。唐之太宗。其致治皆號為既庶且富者。教則安在哉。明帝太宗。僅修學校之彌文而已。何補於風俗之衰盛。民德之澆淳。蓋由不知古者師道在君而為教。在身所謂天子公卿躬行於上。言行政事。皆可師法。此教之實也。是故三代而上。師道在上。而治與教一。三代而下。師道在下。而治與教分。師道在下。如孔孟是也。又其衰也。聖學失傳。師道絕無。上下之所從事者。皆不出其彌文而已。

子曰苟有用我者。朞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朞月。謂周一歲之月也。可者。僅辭言綱紀布也。有成。治功

成也。精義范氏曰。夫子視天下之亂。而道不得行。未有能用之。朞月者。也。堯舜之道。三王之政。舉而措之。天下

無難。故朞月而已可也。雖聖人亦必三年。乃有成功。三年

天道之成也。故唐虞三載考績。周禮三年則大比。乃可以

計成功之時也。楊氏曰。聖人損益三代之成。憲措之天下

蓋若數一二矣。夫豈患其難哉。朞月而可。三年有成。宜未

占而孚其設施之序。固已前定。語類。聖人為政。一年之

間。想見已前不好底事。都革得盡。到三年。便財足兵強。教

行民服。朞月而已可也。聖人做時。須一切將許多不好

底。撤換了。方做自家底。所以伊川說。紀綱布置。必三年方

可有成也。南軒張氏曰。朞月而大綱立。三年而治功成。然三年之所成者。即其朞月所立之規模也。充之而已矣。

東陽許氏曰。朞月而可。謂興衰撥亂。綱紀粗立。三年有成。謂治定功成。治道大備。已可是治法立。有成。謂治化



已而聽之也定公以夫子為中都宰一年而四方則之夾
谷之會攝行相禮齊人遂歸魯侵疆及為司寇粥羔豚弗
飾賈男女行者別於塗每用輒效如此况委國而聽之至
於三年之久哉。困勉錄先儒謂朞月三年等語俱當想
其是如何措置須字字有着落句句入條欵朞月中事攙
入三年不得三年中事攙入朞月不得。說統此非聖人
自擬用世之效乃望世之終其用之意蓋當時亦有用人
子者惜不能久故云苟有用我朞月便已可了然特僅可
耳必至三年庶幾有成蓋恨不得終三年淹也玩朞月而
已可也中有一已字則知可也是已試之驗只望世久用
以要其成耳按二語體勢參差微作頓折此論頗不為鑿
於朞月三年之間定做程期非只以此解累世莫殫之嘲
也語意蓋重三年句。○尹氏曰孔子歎當時莫能用已也故云然愚
按史記此蓋為衛靈公不能用而發。按此語亦不必泥。

○子曰善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誠哉是言也

勝去聲上聲

為邦百年言相繼而久也勝殘化殘暴之人使不為惡也
去殺謂民化於善可以不用刑殺也蓋古有是言而夫子

稱之程子曰漢自高惠至於文景黎民醇厚幾致刑措庶

乎其近之矣。語類問集註云民化於善可以不用刑殺恐

之事曰大槩論功效是如此其深淺在人不成說聖人便
得如此善人便不得如此既是善人他做百年工夫積累
到此自是能使善人興善人自不陷於刑辟如文景恁地後
來海內庶富豈不是勝殘去殺如漢循吏許多人才循良
也便有效如陳太邱卓茂魯恭只是縣令也能如此聖人
比善人自是不同且如緩斯來動斯和善人定是未能到



這田地但是有這般見識有這般心胸積累做將去亦須
 有效且如而今寬刑薄賦民亦自能興起而不陷於刑聖
 人論功效亦是大槩如今只合思量他所以致此效處如
 何何必較他優劣按此可見聖人並無不足他意或問
 勝殘去殺云者下之殘虐可勝而上之刑殺可去也雙
 峯饒氏曰勝殘是我之善化足以勝其殘暴去殺是民無
 極惡大罪可以不用刑殺惟其能勝殘所以可去殺紹
 聞編相繼而久謂繼世而迭有善人焉正如漢高惠文景
 相似相繼至於百年善力之透可以勝得殘暴使皆歸於
 善而不用刑殺矣如文帝正可謂善人惠帝懦弱景帝刻
 薄高帝亦不純集註姑取以為相繼百年之證其黎民醇
 厚幾致刑措為有此氣象爾故曰庶乎近之義府康節
 子曰惜乎時無百年之世世無百年之人比其有代則賢
 之與不肯何至於相半也時之難不其然乎人之難不其
 然乎噫安得百年之善人而勝殘去殺也此高惠文景之
 所以若晨星之落落也蒙引誠哉是言蓋言善人為
 貴能勝殘去殺惡按亦可以字乃極言殘殺之難
 為那百年木亦可以如是語氣當如此看若

如饒氏云微寓不足之意便與末句神氣不合但須說得
 有分寸耳輯讀是從殘殺之世思望至治而不可得不
 得已而思及此誠哉神 ○尹氏曰勝殘去殺不為惡而
 味不盡猶聞太息之聲
 已善人之功如是若夫聖人則不待百年其化亦不止此

按此即暗
 含下章意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

王者謂聖人受命而興也三十年為一世仁謂教化浹也
 程子曰周自文武至於成王而後禮樂興即其效也語類
 身之仁而言之這箇道理浸灌透徹自天下言之舉一世
 之人皆是這箇道理浸灌透徹或問所謂仁者以其天
 理流行融液洞徹而無一物之不體也舉一世而言固無
 一人不然即一人而言又無一事之不然也求之詩書惟

成康之世為足以當之。紹聞編或問蓋以明德新民之極致而言。固有此理。然謂必如此而後可以言仁。則恐成康亦未易當也。故集註只云仁謂教化浹也。語自有斟酌。蓋論仁則固是天理流行。無一物不體論天下大勢。則教化既浹如一氣周流。斯天下之仁矣。按此只以大段言極得。○雙峯饒氏曰此仁字是教化浹洽無一人不貫徹底意。思與其他仁字不同。蓋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須漸民以仁。摩民以義。節民以禮。和民以樂。使其薰蒸透徹融液。周徧以至四海之內。無一人不歸於善。如人一身之問生意貫徹四肢百骸。無少痿痺相似。故謂之仁。且如堯舜之世。固是黎民於變比屋可封。然後東西朔南聲教無處不之。化未貫徹處必三苗既格。然後東西朔南聲教無處不貫。徹方是堯舜致治之仁。○南軒張氏曰使民皆由於仁。非仁心涵養之深。仁政薰陶之久。莫能然也。此則非善人所能及矣。○西書通勝殘去殺者如能去人之疾而使之不至於死者也。仁則如人元氣渾全而自無疾者也。天下無一人非天理之融徹無一處非天理之流通。故曰仁。○集解此仁字與醫書以手足痿痺為不仁之仁字同。元氣

周流旁皇周浹上下通為一心內外合為一體而融如春如更無不徹真所謂太和在宇宙間故無論世無王者無望於仁即世有王者亦必俟重熙累洽然後可語於仁如有字乃逆從仁字實地想出非懸空想望之詞。○或問三年必世遲速不同何也。程子曰三年有成謂法度紀綱有成而化行也。漸民以仁摩民以義使之浹於肌膚滲於骨髓而禮樂可興所謂仁也。此非積久何以能致。按有說得化行仁乃化浹此以見集註下字之精。

○子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精義楊氏曰有規矩而後方員不欺未有無規矩而能正其方員者也。或問晁氏以為此章專為臣而發。雙峯饒氏曰從政與為政不同為政是人君事從政是大夫事。夫子此言蓋為大夫發也。義府大人者正已而物正者。論語集注本義匯於卷十三子路。敦復堂。

言言身言不事... 三 課本

也上正其君下正其民皆是也此章言正人所該者廣前章言命所正者下人而已

○冉子退朝子曰何晏也對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雖

不吾以吾其與聞之朝音潮與去聲

冉有時為季氏宰朝季氏之私朝也蒙引家臣見大夫亦曰朝如公父文伯退

朝朝其母亦朝也家臣之與大夫自是主臣馮煥齋謂朝即僭禮之稱非是且此是記者之辭不是冉有語何可援

此作晏晚也蒙引謂遲也政國政事家事吳氏曰政事泛言之則大曰政小曰事公朝以用也禮大夫雖不治事猶

得與聞國政是時季氏專魯其於國政蓋有不與同列議

於公朝而獨與家臣謀於私室者故夫子為不知者而言

此必季氏之家事耳若是國政我嘗為大夫雖不見用猶

當與聞今既不聞則是非國政也或問或者以為此季氏

朝而不使諸大夫與焉故孔子為不知者而微詞以正之

如何曰此似於文義得矣然疑其頗若傷巧者姑存而考

之可也按此說似為朱子所不取後更訂集註時乃仍用

此說可見朱子之心甚虛學與時俱進今之足已而護前

者可愧也吳氏曰以夫子此語推之意古者大夫雖致

仕國有大政亦必與之共謀蓋詢黃髮之意冉有仕季氏

無能改於其德故夫子因其有政之語而深譏之可謂微

而顯婉而嚴矣夫子哀公十一年冬反魯年六十九明年

為告老之年左傳哀公十二年春用田賦康子使冉語意

有問曰子為國老待子而行蓋至是不復以告矣語意

與魏徵獻陵之對畧相似唐書魏徵傳太宗文德皇后既

引徵同升徵熱視曰臣昏耗不能見帝指示之徵曰臣以為陛下望獻陵昭陵則臣固見之矣帝泣為毀觀獻陵太

命吾其主不愛匪也 卷一三子路 三 敦復堂

宗母陵也。蒙引：夫子明知冉有所議是國政，乃陽為不知，而以為家事。魏徵明知太宗所望是昭陵，乃陽為不知，而以為獻陵。夫子欲冉有知國政不當私議於家，其所以正魏徵欲太宗不當望昭陵而望獻陵，大畧同也。其所以正名分抑季氏而教冉有之意深矣。說叢國政不當議於私，冉有亦恬然不以為怪，此恬然之意漸不可長，故夫子故意顯白言之，不獨警季氏，悟冉有亦欲使此義之不晦於天地間耳。集註正名分之意，便是作春秋心事。

○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

幾期也。詩曰：如幾如式。言一言之間未可以如此而必期其效。或問：詳味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及其善而莫之違以下，曲折見聖人之言，平正穩密，無毫髮偏重處。

○蒙引：定公問一言興邦，一言喪邦，夫邦之興喪亦必出積漸而後能，豈有一言便能興喪？故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然能因一言而知所謹，則可以興邦；因一言而恣所欲，則可以喪邦。雖於敬肆之分有無限，好事有無限，不好事積累將去，乃能興喪而實皆因一言以致之。故曰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憲按：定公以一言問，夫子以一言對，關鍵處正在兩邊首尾回環。

人之言曰為君難為臣不易。易去聲。

當時有此言也。按：人言只是君臣平舉着兩為字，見得惟為之斯難。夫子述之意自重，在為君然亦須至下節始見在本節，只微分主輔可耳。

如知為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

因此言而知為君之難，則必戰戰兢兢，臨深履薄，而無一

事之敢忽。然則此言也。豈不可以必期於興邦乎。楊氏曰。知

為君之難。必思所以圖其易。欲言而莫予違。則法家拂士遠而讒諂面諛之人至。邦之興喪。不其幾乎。大禹之告其君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舜之戒其臣曰。予違汝弼。汝無面從。亦為是而已。西山真氏曰。大禹言君臣之義。蔽之以克艱之一言。可謂至矣。蓋以為艱則存敬畏之心。以為易則啟驕逸之志。此治亂安危所自分也。孔子告定公之言。其與大禹若出一揆。萬世君臣之藥石也。○按上節人言君臣平舉。夫子却單撥為君難折醒。知字此正所謂一言也。集註戰兢臨履無一事敢忽。全是知字中實際。不是空空一知。凡一切典邦之事。與其可以興邦之理。莫非知難所致。然却因此一言而然。為定公言故不幾乎與不可幾相為旋繞。正對付定公處。不及臣也。

曰一言而喪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

言曰。予無樂乎。為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喪去聲。下同。樂音洛。

言他無所樂。惟樂此耳。翼註。惟言莫違。正自言為君可樂。處而上句乃云無樂乎。為君者看

註中一他字便明。條辨唯字與他字暗對。一唯字中有撇却無數可樂之事而不樂者。專其樂於予言莫違也。有包却無數可樂之事而獨樂者。極其樂於予言莫違也。

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

一言而喪邦乎。

范氏曰。如不善而莫之違。則忠言不至於耳。君曰驕而臣

日諂。未有不喪邦者也。需類。聖人說話無不子細磨棱。合

一言喪邦。其他入便只說予無樂乎。為君惟其言而莫予違也。便可以喪邦。只此一句。便了聖人則須是恁地子細

說方依如孟子說得便粗如今之樂猶古之樂公劉好貨
太王好色之類。○雙峯饒氏曰聖人說話只是平無些子
高低謂一言便能與邦喪邦固不可謂一言不可以與邦
喪邦亦不可又如唯其言而莫予違固不是然善而莫之
違猶自可故又分兩股說一輕一重之間斟酌劑量不令
分毫有偏。○說統以唯言莫違為樂只是一味喜臣下奉
承有不計其言之善否者故夫子把兩路相形出來跌重
在不善上如其善二句不過引起之詞不亦善乎語意如
云猶之可也愚按此特畧作縱步須識得是為樂莫予違
者說法則縱處皆擒。○吳氏曰定公之問亦可謂有意於
治矣使其能用夫子之言兢兢業業以媚已之人為可畏
三子之徒庶其少悛而魯其或興也惜乎女樂之事公既
欲之而桓子又助成之是亦言不善而莫之違之類是以
用夫子而不克終也嗟乎魯之衰也豈獨三子之過與
○謝氏曰知為君之難則必敬謹以持之惟其言而莫予
違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邦未必遽興喪也而興喪之源

分於此然此非識微之君子何足以知之。說統邦之興喪由於君心之敬

肆固矣然章內兩為君字是櫛栝兩人之言曰是眼目見得總之為君也或有言其難者或有言其樂者各持其說以聽人主之自擇而主心自見其難便是與邦底機括主心自恃其樂便是喪邦底機括其與其喪全在為之者何如耳與人言有何干涉兩不可若是其幾方有着落愚按兩不可若是其幾如此看固得但兩不幾乎却都是因人言作一轉關方是對定公一言之問正拋撇不得

○葉公問政

音義竝見第七篇

子曰近者說遠者來說音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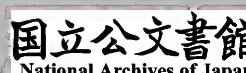
被其澤則說聞其風則來。二語本精義謝氏○語類問夫子答葉公之問政專言其效與



答季康子夏等不同如何曰此須有施為之次第葉公
老成必能曉解也○近者說而遠者來則大小強弱非所
論矣○勉齋黃氏曰此非有意於求其說且來也有意於
求其說且來則必有不說不來者矣行吾之所謂當行而
效如此乃所謂政也○蒙引有是效必有所以致是效者近
者之說非偶說也必有以致其說遠者之來非自來也必
有以致其來若所施為不合天理不順民心其能有是說
來之效耶○尹孔昭曰近說而遠不來恐涉於驩虞之私
遠來而近不說恐迹於虛聲之附舍遠
近皆載政而行合說來皆以政為驗 然必近者說而後
遠者來也精義范氏曰欲遠者來必自近始葉公之治止
於一縣諸侯治一國天子治天下其為政一也
詩曰惠此中國以綏四方近說遠來之道也或問云夫
子所以告葉公者當如謝氏之說范蓋其餘意耳○家語
荆之地廣而都狹民有離心莫安其居故葉公問政子曰
政在說近而來遠按此論於楚為切然只大槩說較渾

○子夏為莒父宰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
見小利則大事不成父音甫

莒父魯邑名欲事之速成則急遽無序而反不達見小者
之為利則所就者小而所失者大矣精義范氏曰子夏之
學患在於不及欲速
則求易成見小利則圖近功聖人久於其道故不欲速成
致天下之大利故不見小利乾之象曰君子以自強不息
升之象曰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進德修業未嘗有止
亦不可一日而成也如日月東西相從而已則無不達
矣見小利以為足終不可以入堯舜之道如天地之利萬
物無有不利於朝暮者必不能歲計之而有餘見小利則必
近功所功於朝暮者必不能歲計之而有餘見小利則必
無見大之理○南軒張氏曰欲速則急於成而所為者必
苟故反以不達見小利則徇目前而忘久遠之謀故反以
害大事不欲速不見小利則平心易氣正義明道為其可
繼而已矣以子夏之規模近小故夫子以此告之○勉齋
黃氏曰事之久速有自然之次第事之大小有自然之分
敦復堂



量循其自然之理而無容心可也。一有欲速見小利之心，則私心而非正理矣。宜其不達而大事不成也。存疑為政有許多事，又要時候到無容你速得。譬如十日之程，二日就要到，必做車墮馬傷，足而反不得到矣。故曰不達。註中急遽無序，句意尚在欲速內。為政須以遠大自期，待如養民必無一夫不遂，其生教民必無一夫不復其性。方是遠大。若見得民畧能免於餓莩，畧敢不大為惡，便說治已至了。則其治僅止小康，安能至於遠大。故曰大事不成。○條辨病根是欲字見字不好。若謂速則不達，豈當速者而亦遲之乎。若謂小利則大事不成，豈當小事而盡棄其利乎。惟一欲速則當緩者亦速，而急遽無序矣。一見小利則僅就區區之小，而大事不成矣。兩則字緊從欲字見字生來。○上是戒辭，下二句正推其當戒之故。援以上皆兩開平說。夫子語意是如此。○雙峯饒氏曰：見小與欲速相因，才要速成，便只是見得目前小小利便處，所以急要收效。若是胸中有遠大規模，自然是急不得。蒙引本此兩開說，非謂因是利其小者故欲速也。然嘗驗之天下之人，未有見小利而不欲速者，亦未有欲速而不見小利者。

○疑問欲速是躁心，見小利是隘心，是為政大病。痛豈惟為政凡人孰不犯此。一着才做一事，便要速成，便求小利，其究也。草率疎畧，中間不勝其抵牾，而無窮事業。○程子竟阻於尺寸尋常之小效，是不達不成之說也。

曰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子夏問政，子曰無

欲速，無見小利。子張常過高而未仁，子夏之病常在近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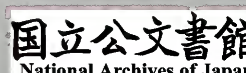
故各以切己之事告之。胡氏明仲曰：聖人之言雖救子夏

以來為政者皆未免欲速見小之病也。

○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語去

直躬，直身而行者。有因而盜，曰攘。按直躬謂直身而行，固

只此二字，便與下節相對。○呂氏春秋楚有直躬者，其父竊羊而謁之上，上執而將誅之。直躬者請代之，將誅矣。



告吏曰父竊羊而謁之不亦信乎父誅而代之不亦孝乎
信且孝而誅之國將有不誅者乎荆王聞之乃不誅也孔
子聞之曰異哉直躬之為信也一父而再取名
焉故直躬之信不若無信也此即葉公所云也

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

矣為去聲

父子相隱天理人情之至也故不求為直而直在其中

曰是日是是非非有曰有無曰無曰直直之常也父為子
隱子為父隱權也故曰直在其中非指隱以為直也如學
以自修而祿在其中亦然蓋直躬人之細行父子人之大
倫伸一己之細行傷人道之大倫非天理也父子主恩委
曲以全其恩雖不得正謂之直然亦理所當然順理而行
不失其為直也○吳氏曰直大也父子之親又天理之
大者也二者相礙則屈直以伸親非不貴乎直也當是時
心之青睞而直不直固有所不知也陳司敗以隱君之

惡為黨葉公以謚父之惡為直徒知直之為公黨之為私
而君臣之義父子之親乃有不察微夫子則一偏一曲之
說起而仁義塞矣○雙峯饒氏曰父子主恩於理當相隱
於情亦當相隱故以順天理合人情而直在其中若是父
子相證則天理人情兩有所乖何取其為直○困勉錄情
與理必相準天理內之人情乃是真人情內之天理
乃是真天理直躬證父此人情外之天理也霍光夫婦相
隱此天理外之人情也夫子所謂父子相隱乃為天理人
情之至○愚按直在其中集註先下不求為直句極有義
味彼以子證父者正坐求為直而不自知其悖理逆情之
甚也○邢疏孔子言此以拒葉公也今律大功以上得相
容隱告言父祖者入十惡則典禮亦爾而葉公以證父為
直者江熙云葉公見聖人之訓動有隱諱故舉直躬欲以
此言毀訾儒教抗衡中國夫子答之辭正而義切荆蠻之
豪喪其
○謝氏曰順理為直父不為子隱子不為父隱於

理順耶此層說理瞽瞍殺人舜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當是時

愛親之心勝其於直不直何暇計哉。此層說情。精義楊氏曰父子相隱人之情也若其情則直在其中矣子證其父豈人情人情也哉逆而為之曲孰甚焉又曰父子之真情豈欲相暴其惡哉行其真情乃所謂直反情以為直則失其所以為直矣侯氏曰父子相隱直也豈有反天理而為直哉或問楊氏之說木乎人情侯氏之說本乎理今試以身處之則所謂情者可體而易見所謂理者近於汎而不切然徒徇夫易見之近情而不要之以至正之公理則人情之或邪或正初無準則若之何其必順此而皆可以為直也耶苟順其情而皆可謂之直則霍光之夫婦相隱可以為直而周公之兄弟石碯之父子皆拂其情而陷於曲矣而可乎哉按此雖非正旨然得此辨駁愈見天理人情必須兼說乃為穩密

也 ○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

也

恭主容敬主事恭見於外敬主乎中。語類孔門教人多以數語能使人自存其心。如居處恭才恭則心不放也。如此之類。自誠身而言則恭較繁自行事而言則敬為切。又曰敬專言如修己以敬偏言之只是主事。按此敬字正主一無適之謂。又曰發於外者比主乎中較大。蓋必充積盛滿而後發於外。然主於中者却是本。按此處只宜開說平說不必串遞推原。精義伊川曰君子之遇事無巨細一於敬而已。簡細故以自崇非敬也。飾私智以為奇非敬也。要之無敢慢而足然則執事敬者固為仁之端也。推此心而誠之則篤恭而天下平矣。按此專論執事敬之與仁相關然之夷狄不可棄三項自是平說不必因此條專重主敬。

勉其固守而勿失也。精義范氏曰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坐如尸立如齋此居處之容也。夫子居不容者不為容止而已非惰也。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執事無不敬也。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此與人無不忠也。君子之道無有內外况夷狄乎正心誠意所以為道夷狄之國雖無禮

論語集注卷十三 子路

十三

敦復堂

義而道不可須臾離也。尹氏曰：三者固皆為仁之方。君子不可須臾離者也。豈以夷狄而弃之乎？
 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時私心更無着處。曰：若無私心當體便是道理。又曰：這箇道理須要到處皆在。使生意無少間斷。方好譬之木然。一枝一葉無非生意。才有一毫間斷便枝葉有不茂處。看來此三句動靜出處待人接物無所不該。便私意自無容處。問：雖之夷狄不可棄。口上三句散著下一句方纔同。捨得緊。又曰：道不可須臾離。可離非道。須是無間斷。方得若有間斷。此心便死了。在中國是這箇道理。在夷狄也是這箇道理。此段須反求諸己。方有工夫。須思居處恭時如何不恭時如何執事敬時如何不敬時如何與人忠時如何不忠時如何。方知須用恭敬與忠也。今人處於中國飽食煖衣。未至於夷狄。猶且與之相忘。而不知其不可弃。而况之夷狄。臨之以白刃。而能不自弃者乎？
 夔峯饒氏曰：無事時此心無所作爲。只可於容貌上着箇恭。及至事來。則此心便要應事。心若不在事上。爲事便鹵莽。所以着箇敬。至於接人。則此心須視人猶己。不可容些欺僞。所以着箇忠。○天體物而不遺。仁體事而無不在。於居處時容貌恭肅。則仁便在居處上。於執事時此心戰兢。惟恐失之。則仁便在應事上。於與人時能盡心而無所欺僞。則仁便在與人上。若能常常如此。雖之夷狄而不弃。此仁便無間斷。○輯語恭敬忠名目隨地而換會。通處只是一件。○程子曰：此是徹上徹下語。聖人初無二語也。充之則粹。面盎背推而達之。則篤恭而天下平矣。
 慶源輔氏曰：聖人之言貫徹上下。此數言自始學至成德。皆不過如此。近而粹益於一身。遠而治平乎天下。亦不外乎此。皆是徹上徹下。

胡氏曰：樊遲問仁者三。此最先。先難。次之。愛人。其最後乎。
 語類問胡氏說何以知其然。曰：雖無明證。看得來是如此。若未嘗告之以恭敬忠之說。則所謂先難者。將從何下手。至於愛人。則又以發於外者言之矣。

○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己有恥。使於四方。



不辱君命可謂士矣使去聲

此其志有所不為而其材足以有為者也精義謝氏曰行

為可賤之事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則其材可以任事能不

為而能為者也。語類問兩句似不連綴恐是行已有恥

則足以成其身推是心以及職分則不辱君命又可以成

其職分之所當為日行已有恥則不辱其身使於四方能

盡其職則不辱君命。慶源輔氏曰志存於隱而才見於

顯且志易肆而才難強故常人之志患在於無所不為而

其才則患在無所能為行已有恥則是其志有所不為也

使不辱命則是其才足以有為也惟其志有所不為然後

其才足以有為。紹聞編行已有恥者無為其所不為無

欲其所不欲也下又言其才之有為。按此自須作兩件看

見得有志又要才。輯語准士之已任重道遠無所不

備所以越要收束精嚴振作刻厲方挑得這大擔子起今

士人靡所不為寡廉鮮恥輒曰成大事者不顧小節已放

倒架子為無忌憚小人矣又何大事之有。或問行已有

恥為使不辱亦何足以為高而夫子以為士之上耶曰是

二者泛而觀之雖若僅免於羞辱然嘗反身而度之則能

充其實者正不易得程子所子貢能言故以使事告之蓋

謂篤實自得者正謂此也。紹聞編所以能不辱命者

為使之難不獨貴於能言而已。必有處事通變之才而不

曰敢問其次曰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弟去聲

此本立而材不足者故為其次朱子曰孝弟豈不是第一

上人而聖人未以為士之

上者僅能使其身無過而無益於人之國守一夫之私行

而不能廣其固有之良心也。雙峯饒氏曰行已有恥是

事事不苟且孝弟固是行之大者然只是士行中之一端

而又無其能故以為士之次。愚按孝弟之至通於神明

光於四海豈止為族黨所見稱今但見稱於族黨而已其於孝弟當尚未能做到至處所謂一鄉之善士也若涇涇小人則一介之士而已。紹聞編稱孝不曰父兄而曰宗族稱弟不曰宗族而曰鄉黨蓋孝可推於宗族弟可推於鄉黨也又要見孝於親而宗族稱之弟於長而鄉黨稱之是孝弟之實積於中而信於外乃實德之徵也故可以次於士。

曰敢問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涇涇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為

次矣行去聲涇苦耕反

果必行也涇小石之堅確者小人言其識量之淺狹也此其本末皆無足觀然亦不害其為自守也故聖人猶有取焉下此則市井之人不復可為士矣精義明道曰言不

在大人之事言必信行必果涇涇然小人之事小人對大人為小非為惡之小人也故亦可以為士。或問涇涇小人而亦可為士何也曰彼其識量雖淺而非惡也至其所守則雖規規於信果之小節然與夫誕謾苟賤之人則不可同年而語矣。語類子貢問士都是退後說子貢看見都不是易事又問其次子貢是著實見得那說底也難故所以再問其次這便是伊川所謂子貢欲為皎皎之行夫子告之皆篤實自得之事底意。厚齋馮氏曰孟子之所謂大人惟義所在而不拘執所應者廣也夫子之所謂小人確於自守而不可轉移所成者狹也。義府大人不見信果只見義小人不見義只見信果。蒙引言必信行必果所信所果者雖不管是不是然猶知有信果也下此則言誕矣行縱矣市井之人而已矣。四書通須看本末二字蓋士之所以為士者行其本也才其末也志有所不為而才足以有為是本末俱有可觀其次則但取其本立又其次則本末皆無足取而猶不失為自守。按此只取其能自守本末皆無足觀意自在本文外若太粘便覺涇涇小入下接不上抑亦可以為次矣須從識量淺狹中。正說出



他不害其為自守處此其所以遠於市井而猶得次於土地

曰今之從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筭之人何足算也筭所交反

反悉亂

今之從政者蓋如魯三家之屬按當時列國各卿大夫如

可取今概目以斗筭之人噫心不平聲斗量名容十升筭故許以為魯三家之屬

竹器容斗二升斗筭之人言鄙細也算數也蒙引下文集

市井之人不復可為士則此斗筭之人便當作市井之人言誕行縱者何足備士之數乎

下故夫子以是警之○程子曰子貢之意蓋欲為皎皎之

行聞於人者夫子告之皆篤實自得之事語類文振舉程

皎皎之行云云謂子貢發問節次正如此日子貢平日雖

有此意思然這一章却是大段平實了蓋渠見行已有恥

使於四方不辱君命不是些小事故又問其次至宗族稱

孝鄉黨稱弟他亦未敢自信故又問其次凡此節次皆是

他要放平實去做上去故每問皆下到下面問今之從政

者何如却是問錯了聖人便云何足算也乃是為他截斷

了也此處更宜細看○紹聞編程子以為皆篤實自得之

事大抵廉恥士人之本孝弟百行之首言行自守之要有

恥則百行修孝弟則大本立信果則亦不害為自守○輯

語此章隨問隨答各不相蒙夫子無他心通法預知其必

問而先備之也行已有恥一句中安有包括通章之理○愚

按答問之體固無發口時便預為設伏然一路相承說

○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狷音

不為也狷音

言

敦復堂

行道也。謂中道上行者。狂者志極高而行不掩。氏曰非

全然行不顧言如說得十分。只行得六七分便蓋不過。狷者知未及而守有餘蓋聖

人本欲得中道之人而教之。然既不可得而徒得謹厚之

人。述朱如語類所謂鄉愿及善人是也。愚按只合指善人

說故語類云若鄉愿則未必能自振拔而有為也。故不若

得此狂狷之人猶可因其志節而激厲裁抑之以進於道

非與其終於此而已也。精義謝氏曰狂者有躐等進取之

狷者過於不為不善若不受謝於嗟來其狷者之所為乎

或問楊氏侯氏以狷為不及非也狂者過於識狷者過

於行謝氏之說得之。語類謹厚者雖是好人無益於事

故有取於狂狷然狂狷者又各墮一偏中道之人有狂者

之志。此所為精密有狷者之節又不至於過激此極難得

人都忘地衰做事都做不力使做惡也做不得那大惡所

以事事不成故夫子歎不得中行必也狂狷人須有些狂

狷方可望。問舊註云善人胡為亦不及狷者曰善人只

循循自守據見定不會勇猛精進循規蹈矩則有餘責之

以在道則不足狷者雖非中道然這般人終是有筋骨其

志孤介知善之可為而為之知不善之不可為而不為直

是有節操狂者志氣激肆聖人本欲得中道而與之晚年

磨來磨去難得這般恰好底人如狂狷尚可因其有為之

資裁而歸之中道且如孔門只一箇顏子如此純粹到曾

子便過於剛與孟子相似世衰道微人欲橫流若不是剛

介有根脚底人定立不住。聖人說必也狂狷以狂狷者

尚可為若鄉愿則無說矣今之人說這人不識時之類

便須有些好處才說這人真熟識體之類便無可觀矣按

此條乃舉其與狂狷相反者以破世俗之疑若誤認作必

也襯托將鄉愿與註中謹厚之人一例看此正犯聖人惡

似而非矣謹厚之人自是謹慎忠厚之人善人之流亞也

敦復堂

○新安陳氏曰：進取進而為以取於善也。狂者知之過而不及，狷者行之過而不及，得聖人裁抑之，激厲之，使狂者力行以踐之，而其見不荒，狷者致知以明之，而其守不狹，則中道庶乎可得矣。○蒙引：狂者致知以明之，而其似不若謹厚者之無過，然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有恣般好處，可成就，彼謹厚者特怕事底人，雖無過，可樂其實不足，以有為，故聖人畧之，而獨有取於狂者。人每將註中徒得謹厚之人二句，意忽畧，看不知此自虛，他不得要子細看，按必也二字，神聖正須得此托出。○進取有所不為，是言其所以有取於狂者之意，非謂進取是知之過，有所不為，是行之過也。進取即志極高，有所不為，即守行餘，只言其好處，而不好處，自見於言外。愚按：即激厲裁抑，意亦自在言外，見得註中所云行不掩知，未及乃止，言其所以必須激厲裁抑之故也。夫子與他本面，自在志極高，守有餘處。○紹聞編集註，因其志節而激厲裁抑之，志屬狂節，屬狷者，裁抑其過，激厲其不及，兼二者皆有之，不可專為激厲狷者，裁抑狂者，愚按：激厲裁抑，自是相離，不得朱子云：狂者知之過，狷者行之過，而裁抑處，便自有一面。

激厲在此，自泥看不得。○解語：不是贊賞狂者，見聖人望人任道之切，而所以為道意亦在其中。四顧無人，茫茫安屬，禪子尚云：尋取一箇半箇，勿令斷絕，半箇之說，亦復如是。○原旨：狂者有氣魄，狷者有筋骨，狂者如神人之凌虛御空，可望而不可即，狷者如風急天寒之夜，而當門定脚，不仆，狂者如大鵬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狷者如鶴鷺之標致，高逸風格，絕塵然論其規模，則狷者終在狂者範圍之內。○孟子曰：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如琴張、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也。其志嚶嚶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潔之士而與之，是狷也。是又其次也。○勉齋黃氏曰：孔門從遊之士，皆極天下之選，夫子猶歎中行之難，思得狂狷者而與之，蓋進道之難如此。狂狷雖不同，而其力量皆足以



進於道者也。今持不逮之資而悠
悠以進於學，是皆夫子之所弃也。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恆，不可以作巫醫。善夫。恆，胡登反。夫，音扶。

南人，南國之人。恆，常久也。巫，所以交鬼神。醫，所以寄死生。

故雖賤役，而尤不可以無常。孔子稱其言而善之。或問：小

無常久之心也。恆字古作恆，其說象一隻船，兩頭靠岸，可
見徹頭徹尾。○聖人善夫，南人之言則所以警夫人者，至

矣。○慶源輔氏曰：無常之人，則在我者無定守矣。何所則
而可？巫醫雖賤役，然必有常，乃可為之。蓋交鬼神而無常，

則鬼神不之享，治疾病而無常，則人何敢寄以生死哉？孔
子稱其言而善之，所以警人者深矣。○按：聖人就南人之

言以心無恆之無一而呼，即南人亦不必專為巫醫起見。
聖心一包括一亦更不待言。但就巫醫言，自有不可以無

常處故註內特與分
明然非書旨所重

不恆其德或承之羞

此易恆卦九三爻辭，承進也。恆九三不恆其德或承之羞

也。朱子本義或者不知其何人之辭，承奉也。言人皆得奉
而進之也。如送羞辱與他，不知其所自來也。○語類承如

奉承之承，如人送羞辱與之也。○說統此與方言互相發
明，喫緊在羞字上。以此點動人良心。○或字有其來無方

意令人
凜然

子曰不占而已矣

復加子曰，以別易文也。其義未詳。楊氏曰：君子於易苟玩

其占，則知無常之取羞矣。其為無常也，蓋亦不占而已矣。



意亦畧通。語類不占而已。此只是不讀書之意。唐荆川
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所謂占者。豈是
揲著布卦。乃為占哉。恒心之存主處。為居恒心之應用處。
為動神明在我。知幾而動。是無時無處。不是占也。不占則
神明失矣。幾微昧矣。二三其德。取羞而已。而尚有可
為乎。說統不占。只重取羞。上蓋可羞之事。即至愚不能
甘故提一占字。打動他。以見苟知無恒之必取羞。雖欲不
恒而不可得矣。不是教人如何去占也。按占字。承上在
不即不離之問。不必認煞。占得此爻辭也。只是常常須將
此二語玩味。當自惕然。知警。朱子所以云。只是不讀書之
意。新安陳氏曰。此章謂無恒者。雖賤役不可為。且羞辱
不可免。以見人決
不可以無恒也。

子曰君子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和者無乖戾之心。同者有阿比之意。存疑和與同相似其
實不同。和全在義理。

上同全是私意。和是以道相濟。道理所在。我以為是。彼亦
以為是。是其心全在於道。此倡彼和。不相違背。故曰無乖戾
之心。同是以意相徇。吾意所是。彼亦以為是。更不論道理
是與不是。但欲以私意相阿奉。畧不敢違異。故曰有阿比
之意。要知和中。有不能相合。意道理若不是。雖我有所比
以為非。是一非若不相妨。蓋君子之心。本在於義理。其
以為是者。特一時所見之偏。不以為是者。雖與不同。其心
同也。卒亦未嘗不和矣。故曰無乖戾之心。註下箇心字。極
有分曉。蓋事不能盡同。心則無不同也。同日有阿比之意。
意字亦不苟言。但以私意相阿奉耳。精義呂氏曰。和則
可否相濟。同則隨彼。可否謂羹者。五味相得。為和。以水濟
水為同。或問呂氏。蓋祖晏子之意。然晏子之言。乃就事
而言。而此章之意。則直指君子小人之情狀而言。似不可
引以為証也。蓋此所論君子之和小者。乃以其守正循理。而
無乖爭忌克之意。其不同者。乃以其守正循理。而無阿諛
黨比之風。若小人則反是焉。此二者外。雖相似而內實相
反。乃君子小人情狀之隱微。自古及今。如出一軌。非聖人
不能究極而發明之也。且以本朝諸公論之。韓富范公上



前議論不同或至失色而未嘗失和氣王呂章曾蔡氏父子兄弟同惡相濟而其際也無所不至焉此亦足以驗聖言之不可易矣如此說則君子之心無同異可否之私而惟欲必歸於是若晏子之說則是必於立異然後可以為和而不也豈非矯枉過直之論哉然其為齊景公梁邱據發之則亦切中其病耳。語類問諸說皆以和如和羹為義如何曰不必專指對人說只君子平常自處亦和自然不同大抵君子小人只在公私之間和是公底同同是私底和如周而不比亦然周是公底比比是私底周同論不相下之類不知小人同而不同如溫公與范蜀公議吉甫王荆公是也蓋君子之心是大家都如誰之類曰如出常底道理故常和而不可以苟同小人是做箇私意故雖相與阿比然兩人相聚也便分箇彼已了故有些小利害便至紛爭而不和也。南軒張氏曰和者和於理同者同其私和於理則不苟同同其私則不能和愚按從源頭上看和同自是相反竟以則字代而字亦得然味本文語勢却自有一折。輯語不同正所以員足君子之和分則何

正面反面合之只成一件非和之外另有箇不同亦非外和而內不同亦非常居時和而論辨時不同看成兩件便有弊病。和自是不同不同正是和處此而字直下意也然和自有和之義不同自有不同義此而字分辨意也。愚按論君子只一和字便足與小人對舉方有同字一而然竟說和自不同於理固爾却嫌似下三字為贅語故必從對而互勘方得本面員足非以和尚疑其為同正以不同乃益見其和也此本文而字所以定須還他有一折不宜如南軒竟以則字易之但本源自必與提清耳。四書讀君子於君子亦且和於小人亦且能同於君子亦且不和於君子亦且不自和於小人亦且能同於君子亦且子小人情勢都勘盡然非胸有全史不能領會。紹聞編宋杜韓范富四大賢一時並用於仁宗之朝自漢以來罕睹歐陽文忠嘗論四公為國計事公言廷諍而不苟同然小人乃誣以為黨何哉蓋號為君子平昔持論固不苟合至於正理所在則又不約而同抑僥倖必同絕請謁固小人之所不便也彼見其所執之同也則目以為黨雖



然豈特小人哉彼君子者固不肯苟同於君君心非無欲也固不能盡同於君子朋黨之疑浸漸而生矣自漢而唐而宋黨禍每每皆然故君子莫先於自正莫急於辨君子小人聖人比周和同之二言君子小人黑白薰蕕相知之大分也使人君知其說以臨照於用人之間則可以無漢唐宋衰代之惑矣愚讀論語至此二章以為不獨切於學者立心制行取舍之決而歎其亦有益於天下國家治亂得失之鑑也

故有不同小人尚利安得而和慶源輔曰義有可否故

和勉齋黃氏曰和之與同公私而已公則視人猶已何不和之有惟理是視何同之有私則私則喜狎昵所以常同樂忌克所以不和條辨君子同道相濟職全無彼此之分然亦但可謂之和而不可謂之同小人協謀其濟時藹然一堂之上然亦但可謂之同而不可謂之和義利是和同底根子尹氏故有安得四字乃推原之辭

○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

聲

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好惡

一鄉之人宜有公論矣然其閒亦各以類自為好惡也故

善者好之而惡者不惡則必其有苟合之行惡者惡之而

善者不好則必其無可好之實精義謝氏曰鄉人不容皆

人不容皆小人故皆惡之未可也善不善各從其類故善者好之知其可也以善人好善人其不善者惡之知其可也

也以不善人惡善人若鄉人皆善人也則皆好之何善鄉人皆不善人也則皆惡之何善或問小註子貢語病在

一皆字名曰鄉人其中善不善都在內夫子下箇未可字見一鄉未必皆善人一鄉未必皆不善人鄉人皆好一

問子貢已隱入鄉愿窠日中矣皆好不可求之皆惡非本意也夫子以鄉人之善不善答之鄉愿便無立脚處愚

按子貢亦未必遽入鄉愿窠口但以古者取士於鄉則以皆好為賢自是子貢本意只因夫子未可遂遷其說於皆惡渠意中亦以為皆好未可豈皆惡反可則未可之答當亦逆料其然到得夫子指出善者之好參以不善者之惡則皆好皆惡兩疑俱可釋然矣看來前後兩番問答自平對不得慶源輔氏曰鄉人皆好恐是同流合汙之人鄉人皆惡恐是詭世戾俗之人故皆以為未可惟鄉人之善者以其同乎已而好之則有可好之實矣不善者以其異乎已而惡之則無苟合之行矣方可必其人之賢也厚齋馮氏曰夫人自幼至長知之悉者莫鄉人若也好惡無異辭則賢否宜可決矣然鄉人不能皆善則好惡不能皆當惟善不善各以類合求之於此一好一惡而賢否定矣

○愚按不如從上兩未可作轉語未句着一其字分明是兩途合併以此參彼語極真意極密集註交互說來最得其指徐自溟曰好出於善是順而觀之之法惡出不善是逆而參之之法然鄉人之善惡又將何以定之此又在吾心先清好惡之源○西山真氏曰此論觀人於一鄉者當如是也推之於國於天下亦然夫人之善惡不同而好

惡亦異故善者不善者之所仇而不善者亦善者之所弗與也若人無善否翕然好之則是雷同于譽者之所為孟子所謂鄉愿者也若人無善否翕然惡之雖未見所以致之由然其人亦可知矣故必善者好之不善者惡之是其制行之美有以取信於君子而立心之直又不苟同於小人則其為賢者必矣陳蕃李膺之徒天下稱其賢而中常侍目之曰鉤黨裴度之為人天下仰其勲德而入關十然好者雖多其言未必上徹惡者雖少其論常諱於人主之前所以誣善之言易行而忠邪每至於易位也為人君者將奈何曰明四目達四聰使天下公論皆得上聞而姦邪不得以壅蔽則是非好惡之實庶乎其不謬矣○覺軒蔡氏曰善者好不善者惡夫子特以答皆好皆惡之問耳非謂必欲不善者惡之也如明道先生狡偽者獻其誠暴慢者致其恭雖小人趨向之異亦必以先生為君子則不善者曷嘗惡之耶按此又參一觀人活法然不宜與本指相溷



○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說也說之不以道不說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難事而易說也說之雖不以道說也及其使人

也求備焉易去聲說音悅

器之謂隨其材器而使之也君子之心公而恕小人之

私而刻天理人欲之閒每相反而已矣需類君子無許多

便愛些便宜人便從那罅縫處去取奉他故易悅○南軒

張氏曰易事者平恕之心也難說者正大之情也其所說

者義理而已而非欲人之說已也故說之不以其道則不

說與人為善而取人不求備故使人器之若小人則徇於

一己之私而已故順己則喜而不察其非道也勝己則忌

而惟欲責其全也此公私之分也○慶源輔氏曰君子持

己之道甚嚴而待人之心甚恕小人持己之方甚寬而責

人之意甚刻君子說人之順順小人說人之順已君子貴

重人林隨材器使而天下無不可用之人條辨輔氏以難說貼持

故求全責備而卒至無可用之人條辨輔氏以難說貼持

已易事貼待人但持已亦只就交接上見之○紹聞編常

人易事者必易悅難悅者又難事蓋有一種平易寬簡底

人固易事然其心未到無一毫私意處則人便從那罅縫

處求取奉他說之以非道而說者有之矣有一種資性嚴

毅底人固難說然其心未到坦然平恕之地則又每責備

於人而難事惟君子之心公而恕故非道不說而及其使

命語三十七 又後重卷 卷十三子路 三 敦復堂

○集解本文事說相形顛倒互換首句而字下截也字及其字兩邊都說得極曲折看來而字本是折轉之辭君子易事則宜乎易說而君子却又難說下文說之不以道不說及其使人器之倒轉說亦只是申明此意總是反覆見得君子公而又怨怨而又公有一語所能盡者實則不以道不說即解上難說器使即解上易事也字及其字即解上而字但有上虛下實之別耳至於公怨原不相離易事難說是二是一此理自當於言外領取然正不可畧過○不以道三字在君子一面要說得極微細君子心中只有道在其所說者除非以道相投若一不以道便自格格不相入至小人一面句中着一雖字須說得極不堪見得小人本自易說任你四方八面投以所好無不如意雖極非道亦所不拒兩邊移步換形處各有意理須認清至器之是怨本於公求備是私流為刻其為天理人欲之相反益判然矣

○子曰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

君子循理故安舒而不矜肆小人逞欲故反是

精義楊氏曰心廣體

胖故不驕虛僑盛氣故不泰或問諸說楊氏得之但其立言傷巧不若直以心廣體胖明泰之狀虛僑盛氣釋驕之形則讀者對互以求其有以得之矣○語類泰是從容自在底意思驕便有私意欺負他無欺負他理會不得是靠我這些子皆驕之謂也如漢高祖有箇粗底泰而不驕他雖如此胡亂罵人却無許多私意唐太宗好作聰明與人辨便有驕底意思○胡氏曰循理者泰之本逞欲者驕之根君子惟理是循富貴貧賤安於所遇無入而不自得故常舒泰小人惟欲之逞貪求苟取意得志滿常以自誇故常驕矜○蒙引君子之泰非有意於泰也君子循理內省不疚則自然心廣體胖所謂坦蕩蕩也故泰小人一下得志便縱欲逞氣而驕矣豈泰耶全是理欲之分故泰公而驕私○存疑泰訓安舒安者從容自在無倉皇之態舒者寬舒自得無急迫之態驕訓矜肆矜者妄自尊大是負才能勢位氣象肆者放恣是盜乎禮法之外○義府周比和同以處人言驕泰以處己言驕泰皆有充然自得之意然

君子循理得則謙故心廣而體胖泰也非驕也小人狗
 欲欲滿則溢故志盈而氣盛驕也非泰也人固有以君子
 之泰而疑其為驕亦有以小人之驕而疑其為泰者故夫
 子辨之○精言泰自得也驕傲物也心廣體胖泰也而敬
 畏之志常存未嘗敢以傲物故不驕志得意滿驕也而踴
 躍之意終在那有一毫自得故不泰○泰驕氣象皆從不
 知不覺中流露出來所謂有諸內必形諸外也○紹聞編
 此以泰與驕對言則泰者驕之反本乎循理而安舒大學
 以驕與泰合言則泰亦驕之類根乎
 逞欲而侈肆各隨其旨觀之可也

○子曰剛毅木訥近仁

程子曰木者質樸訥者遲鈍四者質之近乎仁者也

精義

曰剛毅木訥何求而曰近仁只為輕浮巧利於仁甚遠故以此為近仁此正與巧言令色相反○交集巧言令色剛毅木訥兩條正是聖人教人實下工夫處防患立心之

聖人之意非是教人於此體仁乃是言如此之人於求仁
 為近耳雖有此質正須實下工夫乃可實見近處未能如
 此即須矯揉到此地位然後於仁為近可下工夫若只守
 却剛毅木訥四字要像出仁體來則無是理也○語類
 問剛與毅如何分別曰剛是體質堅強如一箇硬物一般
 不軟不屈毅却是奮發作興底氣象○仁之為物難說
 只是箇惻隱羞惡未發處這箇物事能為惻隱羞惡能為
 恭敬是非剛毅木訥只是質朴厚重守得此物故曰近仁
 ○存疑剛是堅強不屈就體上說毅是強忍就用上說木
 是質樸就容貌上說訥是遲鈍就言語上說○蒙引訥者
 遲鈍不專謂言之鈍也
 是似不能言者模樣
 楊氏曰剛毅則不屈於物欲木訥
 則不至於外馳故近仁
 胡氏曰剛毅則有堅強不已之意
 木訥則無巧令外飾之資故於仁

為近然非論其學問工夫即其資稟而言也資稟之近若
 合於仁矣未可以為仁也蓋仁雖出於天性之本然惟上
 智之資氣命於理自然合於中和而不墮於一偏其不屈
 於物欲固剛毅矣然待人接物未嘗不溫然而和順也其

論語集註卷之十一
論語集註卷之十一
論語集註卷之十一
論語集註卷之十一

不至於外馳固木訥矣然威儀文辭未嘗不粲然而宜明也若資質之美則拘於一偏而已大約由資質言之固於仁為近由學問言之必庶幾其全體可也存疑無私欲而有其德仁也剛毅則不屈於私欲於無私欲而有其德為近心存而不放仁也木訥則不至於外馳於心存而不放為近此全是天資聖人言此示人當因是而加學問也
○新安陳氏曰反觀之則柔脆華辯之遠於仁可知矣

○子路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切切偲偲怡怡如也

可謂士矣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

胡氏曰切切懇到也偲偲詳勉也精義明道曰切切如體之相磨偲偲則以意

語類問如何是懇到詳勉底意思曰懇到有苦切之意然一向如此苦切而無浸灌意思亦不可又須詳細相勉方有相親怡怡和悅也皆子路所不足故告之又恐其混於之意

所施則兄弟有賊恩之禍朋友有善柔之損故又別而言

之或問切切者教告懇惻而不揚其過偲偲者勸勉詳盡而不強其從二者皆有忠愛之誠而無勁訐之害子路

剛直故夫子以此告之也語類聖人見子路有粗暴底氣象故告之以切偲怡怡又恐子路一向和悅去了又告

之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聖人之言是恉地密勉齋黃氏曰所謂士者涵泳於詩書禮樂之澤必有溫良和厚

之氣此士之正也至於發強剛毅則亦隨事而著見耳子路負行行之氣而不能以自克則切偲怡怡之意常少夫

子所以箴之雙峯饒氏曰切切偲偲怡怡如也這是一句總言士之為士其氣象當如此下文又分別其義紹

聞編切切偲偲怡怡分看則切偲是一意怡怡是一意合看則切切者教告懇惻而不揚其過視行行者固不同然

已是露其直了特發於忠愛而不覺其有訐絞之病爾至偲偲勸勉詳盡而不強其從比切切已稍有婉轉之意至

怡怡則純於和矣此三言之序也此三言皆子路所不足蓋子路氣稟過剛其於當直義處或不能切切偲偲以盡

論語集註卷之十一 子路 聖 敦復堂

其義之委曲其於當恩意處恐尤不能怡怡以致其恩意之浹洽故夫子以如是斯可謂士告之欲其省察於平日而後知所以變化其氣質也然恐其混於所施故又別言之朋友主義切偲為宜若兄弟亦然恐有賊恩之禍兄弟主懇怡怡為宜若朋友如是難免善柔之損觀子路平日事夫子言志而率爾侍側而行行正名而謂之迂常不足於懇惻詳盡雍容和婉之意事師如此則其處朋友兄弟所不足者可以想而知矣夫子答諸弟子之問常因其所長與其氣質之所過不及而造就之非汎論也○愚按首一句六字三疊如字總承分看合看蟬聯看摹寫有道人中句氣象真乃巧構形似之言須知此氣象原非可猝急裝演須是平時積之厚養之純中有實得自然氣象渾成一如字令人歎想不盡下二句原已在兩蓋中如尚未見得所施各當故又以兄弟朋友別言之實則士到養成後性情中和之至亦復何所不宜斷無混於所施之理夫子既統言之復別言之分明為未到此境地人說法乃對付子路而言其指點形容正須善會耳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

教民者教之以孝弟忠信之行務農講武之法即就也戎

兵也民知親其上死其長故可以即戎吳氏曰白虎通曰

老而有道德者為右師教里中之子弟以道藝孝弟行義朝則坐於闔門弟子皆出就農復罷亦如之若既成歲皆入教學立春而就事故無不教之民非謂教之戰也然而三時務農一時講武則金鼓旗物之用坐作進退之節亦有所教矣○語類問集註先只云教民者教之以孝弟忠信後又添入務農講武之法古人政事大率本末具舉○新安陳氏曰善人有忠愛惻怛之心而其教民又盡本末兼誘之法孝弟忠信本也務農亦本也講武之法末也本末兼盡且必七年而後可即戎其可易言哉○仁山金氏曰教使其心志習於孝弟忠信親上死長之義耳目習於金鼓車旗身習於甲胄手足習於弓矢干戈坐作馳驅之節○紹聞編教民者制田里設學校立宮師教之以孝

弟忠信至於三時務農一時講武皆教也有勇而知方故
 可以即戎言即戎者見教成之效非專為即戎而教也言
 善人者見為之有本無誠心愛民不能行也若桓文之節
 制乃是為戰而教豈真知所謂教者哉。論語述古者寓
 兵於農比閭族黨之規即伍兩軍師之制故教民於平時
 便可即戎於有警而非善人在上以忠信禮義日磨淬其
 民至於七年之久則即戎固未可輕語也若夫以不教之
 民而驅之戰鬪直棄之而已矣。輯證若說善人意小先
 有即戎意在即是句踐之生聚教訓吳起之吮癰砥毒皆
 殘忍之所為若說善人全無即戎意則又徐偃宋襄之致
 亡也兩邊打破。○程子曰七年云者聖人度其時可矣如
 方見亦可道理。○程子曰七年云者聖人度其時可矣如

云期月三年百年一世大國五年小國七年之類皆常思

其作為如何乃有益精義楊氏曰善人教民七年之久則

如何恰限七年口如此等他須有箇分明界限如古人謂

年果可以有九年之食處料得七年之類亦如此。問晉

文公自始入國至僖公二十七年教民以信以義以禮僅

得四年遂能一戰而霸此豈文公加善人一等耶曰大抵

霸者尚權譎要功利此與善人教民不同若善人教民必

須是七年。厚齋馮氏曰古者教士七年謂之小成教民

雖不如士之詳而七年亦教成之節也。按此說亦近似然

未可

深泥

○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

以用也言用不教之民以戰必有敗亡之禍是棄其民也

南軒張氏曰所謂教者教之以君臣父子長幼之義使皆

有親上死長之心而又教之以節制如司馬法是也若未

教而驅之戰則是奔之死地而已矣。王遵巖曰孔子不

言軍旅之事而惡大以不教之民戰者古之所以教民其

具雖詳其要可得而知也。明其禮分等殺於君臣長幼之

間而厚其恩愛於所以為父子兄弟夫婦者是矣。為教如

命吾三子路

敦復堂

此豈為欲用之於戰而戰有時而不可已則非素教之民
不可得而用故以善人為邦不至七年猶未可以其民
戎也是雖君臣長幼父子兄弟夫婦之道得而五兵之
六伐七伐之法不使耳目手足素閑而習操之而輒用之
於戰亦何以異於弃是民哉又曰王道缺教民之本壞
而不修而澤竭政熄盜寇攘竊之禍滋起用民之戰亦益
多民之死於不教之戰循習以
為固然而不知為上之弃我也

論語集註本義匯叅卷十三

論語集註本義匯叅卷之十四

憲問第十四

胡氏曰此篇疑原憲所記凡四十七章

憲問恥子曰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

憲原思名穀祿也邦有道不能為邦無道不能獨善而

但知食祿皆可恥也語類穀之一字要人玩味穀有食祿

明豈不可深恥口口義原憲之性狷介他說人當無求於
世但世間之穀皆不可食這箇有恥便是道分明求道於
迹不求道於心見道之一偏不見道之全體夫子逆知其
意故答他說穀不是恥不管有道無道而但知食祿乃恥
如此說道體方完全蓋以徒祿為恥在我者便有一箇求
諸已不求諸人觀變通融底意思而狷介之性可以渾化
敦復堂

論語集註本義匯叅卷之十四 憲問 一

而歸於中道矣。○按以上依本文語憲之狷介其於邦無

道穀之可恥固知之矣至於邦有道穀之可恥則未必知

也故夫子因其問而并言之以廣其志使知所以自勉而

進於有為也。或問原憲安貧守道其志卓然能有不為者

恥矣特欲質諸夫子以言其志耳夫子深知其然而亦知

其學之未足以有為也則恐其或當有道之時雖無枉道

之羞未免素餐之愧故以是并告之使因其所知而推

之以及其所未知者庶乎有以廣其業而益充其所為耳

○語類邦有道之時不能為只小廉曲謹濟得甚事○

蒙引上君子立身天地間只有一有守有為然本有不自有

守而能有為者在原憲則難於有為在衆人則難於有守

自當時原憲聞之當以有為為重自後世學者觀之則當

以有守為重按此又推出一層為學者說法非正指○精

言只一穀字為盡千古庸人鄙夫貪位嗜祿碌碌無能情

狀不能自為不能獨善

兩般情事一樣心腸

○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為仁矣

此亦原憲以其所能而問也克好勝伐自矜怨忿恨欲貪

欲慶源輔氏曰克只訓勝如克敵克己之為勝敵勝己是

也然單言之則為好勝如伎克克伐是也伐者傷殘之

意自矜乃所以自殘也忿見於外恨藏於中內恨外忿則

怨欲有公私貪欲則欲之私也○明氏曰分言則四事對

舉互言則克伐者因己所有而生氣盈也怨欲者因己所

無而生氣歉也推本言之又皆由有己而生也○雙峯饒

氏曰克伐二者只是一病怨欲二者亦只是一病四件是

兩件又只是一件病根在一欲字有所欲則貪多而求勝

遂其所欲則誇伐不遂其所欲則怨恨按此歸根於欲盡

可然本義只是四平開說○語類克伐怨欲須從根上除

治不行只是過殺得在此問原憲是合下見得如此還是

他氣昏力弱沒奈何如此曰是他從來只把這箇做好了

敦復堂

敦復堂

只要得不行便了。此所以學者須要窮理。只緣他見得道理未盡。只把這箇做仁。然較之世之沉迷私欲者。他一切不行。已是多少好。惟聖道廣大。只恁地不濟事。須着進向上去。克伐怨欲。須要無始。得若藏蓄在這裏。只是做病。

子曰可以為難矣。仁則吾不知也。

有是四者而能制之。使不得行。可謂難矣。仁則天理渾然。

自無四者之累。不行不足以言之也。精義楊氏曰克伐怨

難制有而不行。可以為難矣。若夫仁則又奚克伐怨欲之有哉。語類問可以為難矣。曰這箇也是他去做工夫。只

是用工淺在。問不行曰不行只是過在胸中不行耳。畢竟是有這物在裏才說無便是合下掃去不容他在裏。

如一棵草。割去而留其根。與連其根。割去此箇意思如何。而令人於身上有不好處。須是合下便割去。若只是在人

而前不行。而此箇根苗常在裏。便不得又問而今覺得身上病。痛。別時白謂都無才。感物時便自發出。如何除得。

曰閒時如何會發。只是感物便發。當其發時。便割除去。會發便了。又問而今欲到無欲田地。莫只是割除熟後自

常割去之。否曰也。只是割除熟處。而今人於身上不好處。只是

如面前有一事。相觸。雖能過其怒。畢竟胸中有怒。在所以

未得為仁。此譬如停賊在家。豈不為害。若便趕將出去。則禍根絕矣。今人非是不能克去。此害却有與他打做一

片者。按此制使不行之所以為難。若見得本來道理。只

自家身上。是勝箇甚麼。是伐箇甚麼。是怨欲箇甚麼。所

以夫子告顏子。只是教他克己復禮。能恁地則許多病痛

一齊退聽。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這是防賊工夫。克己復禮。這是殺賊工夫。翼註仁則吾不知不待四者

竊發而後非仁。只此遂念強制便。程子曰人而無克伐與那渾然天理。自無私累者不同。○程子曰人而無克伐怨欲。惟仁者能之。有之而能制其情。使不行。斯亦難能也。謂之仁則未也。此聖人開示之深。惜乎憲之不能再問也。

精義伊川又曰人無克伐怨欲便是仁也只是原憲着箇不行不免有此心但不行耳子曰可以為難矣此孔子着意告原憲處欲他有所啟發他承當不得不能再發問也或問使憲也而再問夫子告之宜奈何曰聖人未發之夫孰能測之然以程子之意而言則四者之不行亦制其末而不行於外耳若其本則固著之於心而不能去也譬之木焉不去其根則萌蘖之生自不能已制而不行目力亦不給矣且雖或能制之終身不見於外而其體屈不平之意乃日鬪進於胸中則夫所謂仁者亦且殫殘蔽害而不能以自存矣必也絕其萌芽蹙其本根不使少有毫髮留於心念之間則於仁也其庶幾乎或語類程子說原憲承當不得所以不復問他非獨是這句尖問如邢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失問邦無道固不當受或曰四者不行祿若有道如何也不可受祿也須着較量

固不得為仁矣然亦豈非所謂克己之事求仁之方乎曰克去己私以復乎禮則私欲不留而天理之本然者得矣

若但制而不行則是未有拔去病根之意而容其潛藏隱

伏於胸中也豈克己求仁之謂哉學者察於二者之別則

其所以求仁之功益親切而無滲漏矣謂類克己底是一

怨欲了克伐怨欲不行底則是忍着在內但不放出耳○

也克己復禮便和那要行之心都除却此克己與克伐怨

欲不行所以氣象迥別也○克己者一似家中捉出箇賊

打殺了便沒事若有克伐怨欲而但禁制之使不發出

猶閉關所謂賊者在家中只是不放外頭作過畢竟窩

藏○克己是拔去病根不行是捺在這裏且教莫出然這

病根自在如自家饑見芻豢在前心中要喫却忍得不喫

雖強忍住然其欲喫之心未嘗忘克己底則和那欲喫之

心亦打疊殺了○須是克己涵養用敬於其方萌即絕之

若但欲不行只是遏得住一旦決裂大可憂○拔去病根尚是

餘意本病只在隱伏潛藏○雙峯饒氏曰拔去病根尚是

復堂

說。一是積漸消磨。是猛勇決去。平居莊敬。涵養此積漸。消磨法也。臨事省察。克己此猛勇決去法也。胡氏曰。不行與四勿相似。而實不同。四勿者。分辨於天理人欲之間。而一循乎天理。不行者。禁制於人欲。已發之後。而不狃乎人欲。不用力於初分之際。易用力於已發之後。者。難此所以雖不許其初。而亦許其難也。愚按。此說亦未甚透徹。用力於已發之後。若果能徹底澄清。雖難而亦未嘗不可進。於仁。奈憲之意。只爭行止。不爭有無。則其所為難者。亦徒難而已。看集註於難。則曰。存是四者。於仁。則曰。自無四者之累。此為上下句界限分明。處輯語云。聖人不許不行。為仁止乎淨盡。與不淨盡。不是安勉之分。又曰。克己者。內盡不行者。外鞫直是分明。斬截。

○子曰士而懷居不足以為士矣

居謂意所便安處也。精義張子曰。安土不懷居也。有為而重遷者。有慕乎彼也。然夫子之意。則亦謂夫有為而重遷者。而之曰。有為而重遷者。有所繫而不去乎此也。無為而輕遷者。無所繫而有所慕乎彼也。有繫乎此者。固懷居也。有慕乎彼者。亦懷居也。然夫子之意。則亦謂夫有為而重遷者。而張子蓋推言之也。○慶源輔氏曰。懷吾意所便安者。戀戀而不

利心為士者。正義而不謀利。若於意所便安者。戀戀而不能忘。則於義所當為者。必不能知所從矣。內則損德。外則廢業。是尚足以為士哉。條辨損德廢業。尚是後一層語。只便安處。戀戀不忘。此心當下已全。是一團私意。已自不足為士了。愚按。一團私意。乃正其所以損德廢業處。意雖畧有先後。然實是合下一齊。都到必通徹言之。則不足為之義。乃足。○四書通懷居與小人懷土相似。與聖人安土樂天相反。安土者。隨其身之所處。而安無所執。著所謂安土敦乎仁。其樂也。天懷居者。戀其身之所便。以為安有所執。著其累也。人。○紹聞編懷土土字實懷居居字活。然只是安處。以是一意。君子當安而能遷。私意戀着。是苟安也。按居字較說得濶。故集註以意言之。○義府係於情昵之私者。人之常也。斷於理義之正者。士之常也。狗情害義。繫於此而不能去。去之而不能忘。則猶眾人也。何以為士。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

行孫皆去聲

危高峻也孫卑順也

或問小註問高峻卑順如何曰高峻不是大言炎炎只是侃直居多卑順

若含容巽順之意○洪氏曰危非矯激也直道而已孫非阿諛也遠害而已○吳氏曰言孫者亦非失其正也特少

致其委曲如夫子之對陽貨云爾○陳氏曰高峻者廉隅之稱非詭險也卑順者加謙恭之意非阿諛也○南軒張

氏曰危高特之意君子非固欲危其言行介然守道不徇於世自世人視之則見其高特耳

尹氏曰君子之持身不可變也至於言則有時而不敢盡以避禍也

精義侯氏曰邦有道則諫行言聽以身殉道也故危言危行邦無道諫不行言不聽獨善其身可也故危行言孫遠

禍而已○慶源輔氏曰行以持身則終身無可變之理言以應物則或有當孫之時○新安陳氏曰制行無時而可

變持身之道也出言有時而不敢盡保身之道也○雙峯饒氏曰行無時而不危所謂國有道不變塞焉國無道至

死不變言有時而或孫所謂國有道其言足以輔國無道其默足以容○論語述君子以道義律躬其言其行一本

正直不為詭隨理當如是也然若唐虞之際禹臯稷契都俞吁咈於一堂之上畧無嫌忌言行一轍而孔子當春秋

之時雖行不可以少貶而言不可以不孫如與陽貨王孫賈問答渾融委曲却又是相時之宜其在後世有道之時

常少無道之時常多危行言孫信是君子所以居身之珍也否則行或卑汙而言多亢激其不至於取羞而賈禍者

鮮矣○精言此是教人因時制宜之然則為國者使士言道為處無道而發尹氏義自是正肯

孫豈不殆哉○精義范氏曰行不可以少貶也言則有時而而已使士而言孫

其國豈不殆哉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

不必有仁



有德者和順積中英華發外能言者或便佞口給而已義精

謝氏曰日本深而未茂器大而聲閉有德者所以必有言也

楊氏曰有得於中則其發於外也必中故必有言○蒙引

和順積中二語本樂記試觀天下之人凡言語之能入人

者無不自和順中來○紹聞編有德者必有言一則涵養

深厚而心氣和平故言不妄發發必當理一則孟子知言

謂心通乎道善言德行謂於此理身有之則其言之親切

如道已事所謂仁者心無私累見義必為勇者或血氣之

有德之言是也

強而已精義侯氏曰仁者必有勇如文王武王一怒而安

惡敢當我哉匹夫之勇是也○宋子曰有德者未必以能

言稱然因事而言則言之中理可必也仁者未必以勇著

然義所當為則為之必力可必也故皆曰必有○論語述

聖人未嘗不貴言貴有德之言耳聖人未嘗不貴勇貴仁

者之勇耳有德之言斷非便佞口給者可到仁者之勇自

與剛強悍戾者殊故君子務實而不務華尚理而不尚

氣也○問仁與德如何夔峯饒氏曰隨所得淺深皆以

以為德皆可見於言仁則德之全也心無私累故能見義

必為德未到此田地未必其能有勇也義理

固如是然木義只兩開說不必分別等差

德者必有言徒能言者未必有德也仁者志必勇徒能勇

者未必有仁也蒙引圈內註子細一則或便佞口給一則

箇徒能言者徒能勇者便失了孔子意夫謂之徒能言者

則必無德矣豈但未必有德乎○精言本文劃然下四箇

者字明明是四樣人此有德彼有言此是仁彼是勇不可

混合為一必有是斷然可信處不必有是確然難信處但

聖人語意虛活不肯說煞故不曰必不有而曰不必有實

則判然分開正見本可該未末不能該本示人當知所重

尹註兩徒字正得本意愚按此於理亦得但本文語氣畢竟內註為密細

○南宮适問於孔子曰羿善射稷盪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

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答南宮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

哉若人

适古活反羿音詣寡五報反盪上浪反

南宮适即南容也羿有窮之君善射滅夏后相而篡其位

其臣寒浞又殺羿而代之寡春秋傳作澆浞之子也力能

陸地行舟後為夏后少康所誅事見左傳禹平水土暨稷

播種身親稼穡之事禹受舜禪而有天下稷之後至周武

王亦有天下适之意蓋以羿寡比當世之有權力者而以

禹稷比孔子也故孔子不答然适之言如此可謂君子之

人而有尚德之心矣不可以不與故俟其出而贊美之

范氏曰南宮适賤力而貴德知德之可尚則進於德矣禹稷有天下故夫子不答答弗敢當也既出而稱之者志

其言之善也謝氏曰南宮适知以躬行為事是以謂之君子知言之要非尚德者不能

在當時發問問必有目擊而道存首肯之意非直不答也

按或問以謝氏說為過高不實然當時相對情景正可思适之所以出想亦當有微會

處語類南宮适大意是說德之可貴而力之不足恃也問夫子不答南宮适之問似有深意曰如何曰禹稷之有

天下羿寡不得其死固是如此亦有德如禹稷而不有天下者孔子終身為旅人是也亦有惡如羿寡而得其終者

盜跖老死於牖下是也凡事應之必然有時而或不然惟夫子之聖所以能不答君子之心亦為其所當為而不計

其效之在彼曰此意思較好文集問為善則福報為惡則禍報其應一不差者是其理必如此抑氣類相感自

如此耶曰善惡各以氣類相感而得其應便是理合如此適雖非問然其言可取則亦不應全然不答疑其實有

貶當世而尊夫子之意夫子不欲承當故不答爾按此是集註本義或問此亦夫子罕言命之意爾或祇從

子范尹之說亦善按程尹大意與范氏同罕言命又別
意故或問亦作兩岐說○南軒張氏曰方是時天下以力
相高而不知貴德南宮适之言謂強力不可恃而德之為
尊也夫子不答者以其有禹稷之言答之則是已當之也
而以其言之善則從而美之使學者知尚德之意也言禹
稷之德而獨稱其躬稼者舉其見於行事之實也南宮适
亦知言哉○慶源輔氏曰适素號能謹言而以此質於夫
子其所以閔世悼俗尊尚聖人之意備見於言外夫子不
答於出而美之可見聖人處事之密而取善之周矣○葉
氏少蘊曰是時田恒之篡齊六卿之分晉三家之專魯孰
非欲為葬與葬者按此概論自可如饒氏專指三家恐亦
非南宮之意○義府讀書須玩古人語脉如此章若匆匆
以崇德細力蓋過去連聖人一贊全無意味了看他說羿
言其躬稼此正精神兩相注射處夫自古以詐力取天下
者多倚他人為爪牙且或以長世而葬身自負絕世之技
力無論保天下以之自保有餘矣而乃不得其死躬稼者
雖糞多力勤尚不免水旱之憂即謀一身且不足豈膺符

受籙之具哉而乃至於有天下此可見成敗利鈍一毫不
由人安排惟有反身修德而已然此意却在言外妙處在
說不了故夫子亦付之不答然又恐不解者橫生疑心故
因其出而贊之說破尚德二字點醒世上這種爭權尚力
之人夫子之婆心切矣○醒語聖賢只是道理到至處更
多着言語不得却正要人思議又曰夫子南宮适同一見
解然夫子自有夫子見解南宮适自有南宮适見解愚按
未二句贊歎之情夫子與南宮适畢竟是同一見解此等處
正不必游移
方見把握

○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夫音扶

謝氏曰君子志於仁矣然毫忽之間心不在焉則未免為
不仁也語類君子譬如純白底物事雖有一點黑是照管
不得白也或問仁與不仁當以心為說而范氏以君子
之行爲言則於聖人之意有不盡矣按此集註所以取謝

言言身言本義注疏 卷之四 憲問 敦復堂

氏之說○雙峯饒氏曰仁是純乎天理而無一毫人欲之
 私少有間斷便是不仁君子之心雖純是義理然或少有
 間斷故曰不仁者有矣夫小人間有些天理形見終為物
 欲所蔽故曰未有小人而仁者也○潛室陳氏曰此君子
 小人指心術邪正言君子存心雖正猶有私意間發之時
 小人本心既無縱有隙光暫見決不勝其虺蛇之毒深惜
 小人之喪失本心也○義府仁人心也幾微毫忽之間稍
 有不存便是仁故賢如顏子而三月之後猶不能無違
 焉則君子而不仁者有矣若小人則私欲錮蔽本心若亡
 即乍見君子將入於非無怵惕隱之心然善念乍動
 而納交要譽之私已紛然而起故雖行好事而盡是私心
 吾未見其有一息之仁也○仁指心言非全體之仁也君
 子或一念一事不在於仁亦只是一念一事之不仁不是
 全體都不仁小人則喪失其所以為心求其一念一事之
 仁不可得也○愚按但說君子仁小人仁尚是顛倒語
 讀此章書須識得說君子之仁偏從不仁剝入說小人之
 不仁偏從仁勘出一邊是不應有而有一邊是自以為有
 而實未有曰有矣夫警之亦勉之也所以望君子者至曰
 未有絕之正惜之也
 所以痛小人者深

○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

蘇氏曰愛而勿勞禽犢之愛也語類愛之而弗勞是姑息

姑息如近有學者持服而來便自合令他歸去却念他涉
 千里之遠難為使他徒來而徒去便不欲却他此便是某
 姑息處乃非忠而勿誨婦寺之忠也詩曰匪教匪誨時惟婦寺
 所以為愛也忠而勿誨婦寺之忠也誨時惟婦寺愛而知

勞之則其為愛也深矣忠而知誨之則其為忠也大矣義精

楊氏曰愛之不以姑息則不能勿勞忠焉必善道之則不
 能勿誨尹氏曰愛其人而欲成之必勉之以事業忠其人
 而欲曉之必反覆其辭說或問蘇楊尹氏之說皆善然聖
 人之意正所以明夫愛而不勞者之不足為愛忠而不誨
 者之不足為忠則三說者皆未及也述朱玩朱子意要於
 能字勿字乎字虛處着神見聖人為反跌語氣凡慈父忠
 敦復堂

臣有忠愛之心者雖欲勿出於勞誨而不能語意方喫緊不徒以正說平演也○或問小註勞誨乃愛忠自然之極理能勿二字若連讀勞誨二字便呆須將勿勞勿誨連讀能乎字便活便醒○慶源輔氏曰愛焉而自不能不勞以成之忠焉而自不能不誨以益之此天理人情之至莫之為而為者也觀慈父之於子忠臣之於君可見矣蘇氏發兩知字尤有意味○厚齋馮氏曰人之常情勞之之事難從而勞於前者逸於後豈非愛之深者乎誨之之語難受而長其善以救其失豈非忠之大者乎○緝語人不患無忠愛之心特患不學無術誤認以不勞為愛不誨為忠不知壞却多少事夫子所以發明此義欲使人去其私心之蔽得其天理之公因忠之愛之之心以講求所以勞之誨之之術才是有關世教議論若云愛則自勞忠則自誨則是合下如此更何煩聖人之灌灌乎○愚按禽犢之愛非愛婦寺之忠非忠只要愛忠字認得真便自有愛則必勞忠則必誨之理勞誨即在忠愛內講求亦即從忠愛中自然流出非另有一番作用也蒙引云味能勿字便見理勢之必然處條辨云聖人提醒人正以理勢之必然而醒世之不然者此最與或問意合而集註蘇氏之說亦彙括其中

○子曰為命裨諶草創之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脩飾之東

里子產潤色之

裨婢之反 諶時林反

裨諶以下四人皆鄭大夫草畧也創造也謂造為草藁也

世叔游吉也春秋傳作子太叔討尋究也論講議也探討其故

典而以義理論斷之○困勉行人掌使之官周禮大行人掌大賓之禮

及大客之儀子羽公孫揮也脩飾謂增損之修者去其繁

以親諸侯要飾者益其簡或累辨而不窮○東里地名子產所居

也潤色謂加以文采也鄭國之為辭命必更此四賢之手

而成詳審精密各盡所長是以應對諸侯鮮有敗事左傳襄公

三十一年北宮文子相衛襄公以如楚過鄭文子入聘子羽為行人馮簡子與子太叔逆客事畢而出言於衛侯曰

鄭有禮其數世之福也其無大國之討乎子產之從政也擇能而使之馮簡子能斷大事子太叔美秀而文公孫揮

能知四國之為而辨於其大夫之族姓班位貴賤能而能又善為辭令裨謀能謀於野則獲謀於邑則否鄭國將

有諸侯之事子產乃問四國之為於子羽且使多為辭令與裨謀乘以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使斷之事成乃

授子太叔使行之以應對賓客是以鮮有敗事北宮文子所謂有禮也○集解草創起藁也規模問架都是此特立

然未必皆合於典故當於義理討論則事理俱得矣然詞語未必不或煩或簡煩者修之簡者飾之則大槩得宜矣

然於文采或未足易其句讀更其字而推孔子言此蓋善陳出新化俚歸雅則文采斐然可觀矣

之也精義范氏曰鄭小國也其為命合必更此四賢然後可不慎賢人不可不眾多其若無人則是小國之不如也

謝氏曰當春秋時諸侯之使辭令之善足以解紛紜難息暴國之患况鄭小國也謀之可不慎乎○語類春秋之辭

命猶是說道理及戰國之談說只是說利害說到利害的當處便轉○紹開編左之賢者求辭命之善爾未嘗有已

也故世叔討論而裨謀不以為歉子產潤色而子羽不以為差惟不自用而各盡所長此辭命之所以善也則夫事

有大於是者又可知矣○或問子產為政擇能而使之則能使本文平說是正指○或問子產為政擇能而使之則能使

眾賢各盡其用此子產之功也○雙峯饒氏曰裨謀想是素善造謀故使之草創世叔熟於典故故使之討論子羽

行人之官熟於應對故使之修飾當時子產當國事皆由之然不自用已見直待三子都了却潤色之合四子之長

則全美矣○按此從或問側重子產說○精言此與左氏所載不同彼以子產為政擇能而使為主此以鄭國為命詳審精密為主開首揭為命下四項平列無側重子產意○愚按本文及集註義固宜爾但是時子產為政而總命之與諸賢和衷共事俾鄭四十餘年不被兵革者子產也○敦復堂

或問本左傳以立言自不可畧

○或問子產子曰惠人也

子產之政不專於寬然其心則一以愛人為主故孔子以

為惠人蓋舉其重而言也語類子產心主於寬雖說道政尚嚴猛其實乃是要用以濟寬

耳所以為惠人○紹聞編子產告子太叔曰惟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可見其政不專於寬然其實欲用以濟寬故夫子指其心而言之○胡氏曰鄭小國也介乎晉楚子產為政黜汰侈崇

恭儉作封洫鑄刑書惜幣爭承皆以豐財足國禁奸保民

其用法雖深為政雖嚴而卒歸於愛故夫子以惠人蔽之

及其卒也聞之出涕而曰古之遺愛也然孟子以為惠而不知為政禮記以為能食民而不能教者蓋先王之政之

教子產誠有所未及也按此只帶言非本語

問子西曰彼哉彼哉

子西楚公子申能遜楚國立昭王事見左傳昭公二十六年而收紀其

政事見左傳定公六年亦賢大夫也仁山金氏曰天子在時子西未紀其政事多可取當時賢士大夫稱之故或

者舉之與子產管仲同問惟夫子不取耳然不能革其

僭王之號昭王欲用孔子又沮止之新安陳氏曰夫子非以私外之集註提此

見其不知人不能為國進大聖耳其後卒召白公以致禍亂事見左傳哀公十六年

孔子卒之後故集註曰其後又曰其人可知蓋引其終以證夫子之言也則其為人可知矣彼

哉者外之之辭說統彼對此言只置之不屑道耳重言彼哉若初不知子西之事而無服論之者然

為其人不足寄褒貶也○條辨夫子於子產即其心而為之為惠於管仲即其功而明其服人若子西則心與功

論語集注卷之四 三 憲問 三 敦復堂

無足取故置之於不論焉不能革僭王之號見他大綱便
錯了沮昭王用孔子則又蔽賢此皆心術不正處其後
召白公以致亂則功不足以償其罪矣是他本末皆無
觀按此亦就集註申論之若本文只合渾還一箇外之
辭便了

問管仲曰人也奪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沒齒無怨言

人也猶言此人也語類問人也范楊皆以為盡人道集註以為猶云此人也如何曰古本如此說

猶詩所謂伊人莊子所謂之人也若作盡人道說除管仲是箇人他人便都不是人更管仲也未盡得人道在管仲也只是喚伯氏齊大夫駢邑地名齒年也蓋桓公奪伯氏

之邑以與管仲伯氏自知已罪而心服管仲之功故窮約

以終身而無怨言荀卿所謂與之書社三百而富人莫之

敢拒者即此事也語類問孔子所稱管仲奪伯氏邑沒齒無怨言此最難恐不但是威力做得曰

固是雖然亦只是霸者事問武侯於廖立李平是如何曰
看武侯事迹儘有駁雜去處然事雖未純却是王者之心
管仲連那心都不好按此亦帶說非本指東坡論語解
管仲勳烈之在人者多矣而獨言此者奪邑而人不怨功
之至者也吾嘗以為北伐山戎南服強楚易而服伯氏之
心難管仲之於伯氏諸葛孔明之於李平廖立蓋古今二
人而已條辨不重伯氏自知其罪亦不重伯氏能安貧
舉三百以見富之難忘舉飯疏食以見極於窮約舉沒齒
以極之終身而總歸無怨言以見仲之功足令人心服聖
人因仲之功難以枚舉故特舉此事把難服者來說以該
之愚按此書家反托法極言伯氏之無怨正極形管仲之
功故只用人也二字喚起陡接奪伯氏邑更不消說管仲
如何而嘉歎之或問管仲子產孰優曰管仲之德不勝
情自溢於言表其才子產之才不勝其德然於聖人之學則槩乎其未有



聞也。陳氏曰：二子皆無大學規模，須是有大學規模，乃為王佐才。而伊、傅、周、召，其人也。○雙峯饒氏曰：子產才不及仲，然却正當過之。如有君子之道，四之類是也。○困勉錄：聖人論人大抵才德俱全者也。才不勝德者，其次也。德不勝才，又其次也。才與德兩無取焉，斯為下矣。此章關紐如此。愚按：三段只是隨問隨答，亦不必定與紐合。

○子曰：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

易去聲

處貧難，處富易，人之常情。然人當勉其難而不可忽其易也。

精義：楊氏曰：富而無驕，自好者能之；貧而無怨，非安於義分不能也。○語類：貧則無衣可着，無飯可喫，存活不得，所以無怨難。富則自有衣着，自有飯喫，但畧知義理，稍能守本分，便是無驕。所以易者，其勢如此。○貧而無怨，不及貧而樂者，又勝似無諂者。○南軒張氏曰：富而無驕，不矜於外物者能之；至於貧而無怨，非內有所守者不能也。或謂世固有處貧賤而無失，至於一旦處富貴之地，則失其本心，然則難易之論，有時而不然耶？此蓋未知夫無怨之味也。所謂處貧賤而無失者，特未見其失於外耳。又烏能保其中之無怨耶？蓋一毫有所不平於中，皆為怨也。故貧而無諂，易；貧而無怨，難。無怨則幾於樂矣。○胡氏曰：貧之境，逆而多不足之心，富之境，順而多有餘之意。然處不足而心無不足者，非無愧怍而真自得，則不能。故難處有餘而心未嘗有餘者，苟自知收斂，於誇不萌者，能之。故易。聖人因人情事勢而別其難易，如此非謂但當勉其難而易者，不必言。故集註又申明不可忽之意。按：難易本專就人情說，而人情却從事勢上來。故胡氏兼言之。然不可平看。○邱毛伯曰：春秋時富貴者皆驕，驕則擬上逼貴，何所不至。夫子傷之，乃曰：貧而無怨，小為難耳。若夫富而無驕，即稍知節制者能之，此亦無甚難者。而何世之富者盡驕耶？意在語外。按：此於當年風厲，不俗之旨，神吻間似較有義味，不得以其異於而說而抹之。

○子曰：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為滕薛大夫。

公綽，魯大夫。趙、魏，晉卿之家。老家，臣之長。大家，勢重而無



諸侯之事家老望尊而無官守之責優有餘也滕薛二國

名大夫任國政者滕薛國小政繁大夫位高責重然則公

綽蓋廉靜寡欲而短於才者也爾雅謝氏曰老有德之稱大以才治事者范氏曰

人才各有所宜公綽不欲故優於趙魏而不宜滕薛君子

使人也器之則天下無廢才矣胡氏曰趙魏雖晉卿執國之政而家大如此故勢尊為冢曰之長者苟能正已則

居其位有餘矣滕薛雖諸侯孟子言滕絕長補短將五十

里則其國之小可知征伐朝聘之事所不容已大夫當國

非才智過人則不足以勝其任問辨錄家之大者無如趙魏國之小者無如滕薛人各有不能公綽廉靜而

短於才若使他做家老就是趙魏大家尚優况小於趙魏

者乎若使他做大夫即滕薛且不可况大於滕薛者乎以

其優於家老也而即使之為大夫則必至於廢事以其不

可為大夫也而亦不使為家老則必至於廢人誠魯之意

於魯之大夫矣分明是說他不稱職然意甚婉轉且見

他好處此所以為聖人之言新安陳氏曰合下章公綽之不欲觀之廉則潔清而不貪靜則恬淡而不躁惟其寡

欲所以優為趙魏老惟其短於才所以不可為滕薛大夫

○困勉錄廉靜自廉靜短於才自短於才非廉靜便是短

於才也世之所謂短於才者只是指廉靜耳所謂才者只

是指不廉不靜耳可歎楊氏曰知之弗豫枉其才而用之則為棄人矣用違其才之所長而納之於所短此君子所以患不

知人也言此則孔子之用人可知矣

○子路問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下莊子之

勇再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知去聲

論語集註本義滙考

卷十四

七

敦復堂

成人猶言全人

近溪子集古人言人哲人子路獨問

人品有曰大人聖人賢

知去聲

言也。今世有相惡者曰某則不成。箇人人能終身免。此句方做得箇人成。可見子路此問。然十分緊切。武仲

魯大夫名紇。文仲之孫。宣叔之子。短小多智。時號為聖人。事多載左傳。莊子魯下邑大

夫。性好勇。嘗刺虎。齊人欲伐魯。忌莊子不敢過。下言兼此四子之長。則知足以窮

理。廉足以養心。勇足以力行。藝足以泛應。而又節之以禮

和之以樂。使德成於內。而文見乎外。則材全德備。渾然不

見一善成名之迹。中正和樂粹然。無復偏倚駁雜之蔽。以

禮則中正而無偏倚。和而無駁雜。而其為人。也亦成矣。或問必兼四

必文之以禮樂。然後可以為成人。何也。曰。四子各有所長。而

於輕死藝者。至於聚斂而不欲者。又或不能為小國之大

夫也。亦難以為成人矣。故孔子言必兼此四子之能。而又

文之以禮樂。則集其所長。去其所短。而後可以為成人也。

洪氏以為特以四子為言者。四子皆魯人。而莊子與子路

皆下人。冉求又朋友也。舉其近而易知者。爾。胡氏以為言

下莊子蓋以况子路耳。言有是一能而不能兼眾人之長

與成於禮樂焉。則亦不足為成人矣。恐亦有此意也。語

類問曰。知曰不欲。曰勇曰藝。有是四德。而文之以禮樂。固

可以為成人。然聖人却只舉四子。恐是就子路之所及而

言曰也。不是揀低底說。是舉這四人要見得四項。今有人

知足以致知。又無貪欲。又勇足以決。又有才能。這箇亦自

是甚麼。樣人了。何况又文之以禮樂。豈不足為成人。有

知而不能不欲。則無以守其知。能不欲而不能勇。則無以

決其為知。不欲且勇矣。而於藝不足。則於天下之事。有不

能者矣。然有是四者。而又文之以禮樂。始能取四子之所長。而

也。問文之以禮樂。曰此一句最重。上面四子之所長。而去四

做箇樸素子。惟文之以禮樂。始能取四子之所長。而去四

子之所短。然此聖人方以為樂。始能取四子之所長。而去四

形之域也。又問公綽不欲等。可以事証否。曰亦不必証

此只是集眾善而為之。兼體用本末而言。愚按開端一若

敦復堂

字只是就四子約畧舉似四子原非知廉勇藝之極則也
 註中知足以窮理只就知而言非謂武仲能以之窮理也
 若字甚活謂若此等樣人歷歷指數語勢直趨文之以禮
 樂下亦字亦正與若字相呼應所以必借四子來做箇樣
 子者乃正為文之地耳朱子所謂兼體用本末而言須通
 身融看乃得其解故無庸向四子索証○胡氏曰四子之
 長各有所偏故必兼四子之長四者相資猶未足以合乎
 道又必須文之以禮樂禮以節之則其偏倚邪僻者去矣
 樂以和之則其乖戾矯激者消矣此所以材全德備中正
 和樂粹然渾然而至於成人也按材全德備在未文之以
 前四者只說得材既文之以以後則四者使成箇德故材全
 德備四字承上節以禮和以樂使德成於內以後而言不
 必如舊說瑣瑣分析且材與才自別亦不必與下節註中
 才知字牽合也○松陽講義知廉勇藝皆是學者所不可
 少底若無這樣材德空空說箇中和亦不濟事這四項也
 有從天資上來底也有從學力上來底但未到中和地位
 則不免有病痛所以既要兼此四者又要文以禮樂文以
 禮樂俱兼本末說內盡其

中和之實外極其聲容度數之美氣稟學問中有此類處
 以此消融之氣稟學問中有得力處以此涵養之所謂文
 之也文非假飾於外亦非寂守於內徹內徹外皆中正而
 無偏倚和樂而無駁雜至此則不見有知廉勇藝亦至此
 方成其為知廉勇藝下聖人一等便是這等人矣○輯語
 文字中有分有合各成其為知廉勇藝分之說也渾化其
 為知廉勇藝合之說也愚按到得德成於內而文見乎外
 則知廉勇藝合之固渾然無迹分之亦粹然無疵功深養
 到時措咸宜而人道然亦之為言非其至者蓋就子路之
 於是乎渾成大備矣然亦之為言非其至者蓋就子路之
 所可及而語之也若論其至則非聖人之盡人道不足以
 語此○精義謝氏曰成人雖未至於聖人然不可以一事名
 論故也○語類問若聖人之盡人道則何以加此曰聖人
 天理渾全不待如此逐項說矣○新安陳氏曰此就亦字
 上推夫子言外之意

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為成人矣

復加曰字者既答而復言也按本節只當照此并作夫子之言為是圈外胡氏說及或

問語類俱未有授命言不愛其生持以與人也久要舊約

也平生平日也有是忠信之實雙峯饒氏曰忠指授命信指久要似遺了思義一句

蓋取與不苟亦非忠信者不能○翼註兩見字一不忘字要玩利害未見人多義命自安一當其前不覺貪畏始要

之日人多慷慨期許久之不覺頓忘此皆念頭不真則雖

實之故按此三者所以皆為忠信之實不必分拆則雖其才知禮樂有所未備亦可以為成人之次也精義范氏曰今之成人者臨財無苟得臨難無苟免與朋友交言而有信有此

之成人所以勉子路進於禮樂也○蒙引見利思義則亦公綽之廉矣見危授命則亦卞莊子之勇矣雖才知禮樂

有所未備而其忠信之實亦似未易能也故亦可以為成人按才知對上武仲冉求二項而言然思義授命亦不必

泥定公綽卞莊只渾說為得○輯語註於上節亦可以句謂非其至者就子路之可及而語之則次節之為子路所

已及可知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自是薄之之詞要之聖人何故又作此每况愈下語此中便有抑折子路得意處

有激發子路進取處○愚按所以既答而復言者提出今之成人只向世俗一種濡忍狙詐底人較量高低見此輩

尚有人心不致墮落但學道人如何便可歇腳味其語意以為痛切今人可以為隱激子路亦可○蒙引云上文亦

可以為成人對聖人而言也下文亦可為成人對上文而言也愚謂語意尚不止此明末高蘇生文於上節重在

成字蓋不成人不可以為成人有如騁瑰異之材特孤行之性以禮樂充實者底於光輝雖未至於聖人亦可以為成人

矣下節則重在人字蓋非人更無可言成有如揣摩於形

憲問 七 敦復堂

迹彷彿乎中庸言乎成則似矣言乎人則非也故必利無苟得害無苟避而又久要不忘幾希者不至漸滅第別於不成其為人亦可以為成人矣此兩結○程子曰知之明句不同之微指而古今等分乃極分明

信之篤行之果天下之達德也若孔子所謂成人亦不出此三者武仲知也公綽仁也下莊子勇也冉求藝也須是

合此四人之能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然而論其大成則不止於此若今之成人有忠信而不及於禮樂則

又其次者也又曰臧武仲之知非正也若文之以禮樂則無不正矣慶源輔氏曰此亦舉武仲要君一事以例其餘耳人之資稟雖善然亦不能無偏須學以成之

聖人然後可以踐形如此方可以稱成人之名胡氏曰今

之成人以下乃子路之言蓋不復聞斯行之之勇而有終身誦之之固矣未詳是否或問今之成人以下或以為子路之言何如曰未可知也然姑

存之以備參考可也○語類問今之成人以下是孔子言抑子路言曰做子路說方順此言似子路模樣然子路因甚如此說畢竟亦未見得按此見朱子皆不以為定論只依前註為是

○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

公叔文子衛大夫公孫枝也公明姓賈名亦衛人文子為人其詳不可知然必廉靜之士故當時以三者稱之新安陳氏

曰不言笑見其靜不取見其廉○或問公叔文子何以得不言不笑不取之名也曰蘇氏得之矣蘇氏曰凡事之因



物而中理者人不知其有是也飲食未嘗無五味也而人不知者以其適宜而中度也飲食而知其有五味必其過者也此文子所以不得不言不笑不取之名也

公明賈對曰以告者過也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子曰其然豈其然乎

厭者苦其多而惡之之辭事適其可則人不厭而不覺其有是矣是以稱之或過而以爲不言不笑不取也

語類時然後言

者合說底不差過他時節○惟其時然後言所以人不厭惟其人不厭所以有不言不笑不取之稱也蓋其言合節拍所以雖言而人不厭之雖言而實若不言也○精然此言三然後是破解三不字却正是說三不字來歷

言也非禮義充溢於中得時措之宜者不能文子雖賢疑未及此但君子與人爲善不欲正言其非也故曰其然豈

其然乎蓋疑之也

或問夫子疑之者何也曰吳氏得之矣吳氏曰文子請身靈公也史鮪曰子富

君貪禍必及矣觀此則文子之言豈能皆當而其取豈能皆善乎○語類問公叔文子一段當時亦未必是誇曰若不是誇便是錯說了只當時人稱之已過當及夫子問之而賈所言又愈甚故夫子不信○如不言不笑不取似乎難却小若真能如此只是一偏之行然公明賈却說以告者過也時然後言樂然後笑義然後取似乎易却說得大了蓋能如此則是時中之行也○南軒張氏曰如賈所言非和順積中發而中節者莫能然不直謂不然而爲之疑辭曰其然豈其然乎聖人辭氣含洪忠厚如此○集解其然二字一頓是承賈言而意端之下添豈字乎字方是轉出疑意來不合總作疑辭解亦不必如舊說分上爲微疑下爲深疑與集註與人爲善不欲正言其非語意不肖

○子曰臧武仲以防求為後於魯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要平聲

防地名武仲所封邑也。要有挾而求也。武仲得罪奔邾，自

邾如防，使請立後而避邑，以示若不得請，則將據邑以叛。

是要君也。左傳襄公二十三年季武子無適子公彌長而

愛悼子欲立之，訪於臧紇。臧紇為立之。季氏以公鉏節公彌為馬正。孟孫惠臧孫季孫愛之。孟莊子疾，其

御豐點謂公鉏苟立，竭請魯臧氏孟孫卒。公鉏奉竭立之。臧孫入哭甚哀，出孟氏閉門告於季孫曰：臧氏將為亂，不

使我燕季孫不信。臧孫聞之，戒孟氏將辟藉。除於臧氏，臧孫使正夫助之，除於東門甲從已而視之。孟氏又告季孫，

怒命攻臧氏，臧紇斬鹿門之關以出奔邾。臧賈為山在鑄，臧武仲使告臧賈，且致大蔡焉。曰：紇不佞，失守宗祧，敢告不弔，紇之罪不及不祀，子以大蔡納請，具可賈再拜受。

龜使為以納請，遂自為也。臧孫如防，使來告。曰：紇非能害也，知不足也，非敢私請。苟守先祀，無廢二勳。以不辟邑，乃

立臧為臧紇，致防而奔齊。仲尼曰：智之難也。曰：臧武仲之智，而不容於魯國，抑有由也。作不順而施不忠也。或問

小註：武仲得罪，出奔，請後可也。據邑請後，不以其據邑。以請者，以示若不得請，則將據邑以叛也。要全在以宗

上見，全是要君以不得不從之勢。當時之人，但曉得卑詞請後，而不知其意之有所挾。夫子此言，以明臣子之於君

父不可干以不順。所范氏曰：要君者無上。語本罪之大者，以正天下之大法也。

也。武仲之邑受之於君，得罪出奔，則立後在君，非已所得

專也。而據邑以請，由其好智而不好學也。楊氏曰：武仲卑

辭請後其跡，非要君者，而意實要之。夫子之言，亦春秋誅

意之法也。精義尹氏曰：武仲出奔邾，自邾如防，使來告曰：苟守先祀，無廢二勳，敢不辟邑。於是魯立臧為

焉夫據邑而請立非要君而何不知義者將以武仲之存
 先祀為賢也故夫子正之。雙峯饒氏曰武仲只當請後
 不當據邑。夫子不罪其請罪其據邑也。使武仲請後果以
 防為言則要君之迹彰而易見惟不以防為言則要君之
 心隱而難知。既用智以要君又欲逃罪以欺
 世此夫子之言所以為春秋誅意之法也。

○子曰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譎古

晉文公名重耳齊桓公名小白譎詭也二公皆諸侯盟主

攘夷狄以尊周室者也雖其以力假仁心皆不正然桓公

伐楚仗義執言此召陵之盟載左傳僖公四年不出詭道猶為彼善於此

文公則伐衛以致楚而陰謀以取勝此城濮之戰載左傳僖公十七年其

譎甚矣二君他事亦多類此上引二事以推其餘故夫子

言此以發其隱語類桓公是較本分得此子文公所為事

王狩河陽一事而已。○問晉文譎而不正諸家多把召王

為通日晉文舉事多是恁地不肯就正做去。若伯恭博議

論此一段甚好。又曰桓公雖譎却是直拔行將去其譎易

知如晉文都是藏頭沒尾。○或問小註此夫子發桓文之

隱也。正譎人不知處即是隱人知二公霸諸侯之事同而

不知其處事之有正譎故發之。正譎俱就其行事言不以

心術言若其心術則皆不得為正。○蒙引齊桓公正而不

譎對晉文而言也。集註所謂心皆不正對王者而言也。○

慶源輔氏曰桓公責楚以包茅不貢及昭王南征不復二

事進次而不遂戰統服而與之盟是仗義執言不由詭道

也。文公始則伐曹衛以致楚師之救終則復曹衛以携二

國之交是伐衛以致楚而陰謀以取勝也就霸者之中論

桓文之事莫大於會盟會盟之舉莫大於葵丘踐土然葵

丘踐土然葵丘踐土然葵丘踐土然葵丘踐土然葵丘踐土然葵

敦復堂

丘之會定太子以安王室公義也故曰齊桓公正而不譎
 踐土之會挾天子以定諸侯私情也故曰晉文公譎而不
 正此尤二公事之大者按此亦括於他事類此之中○吳
 因之曰權以濟事曰譎晉文創制於桓公之後此時緣人
 心已識破霸者機關不可再哄故其取威定霸多譎而不
 正若齊桓初做這箇事業緣人心尚思王道仁義二字還
 鼓動得他起故以正出之而人心即服夫子言此正見霸
 道不足尚即晉文已不及齊桓况欲學二公而差者乎○
 條辨霸自齊桓始今却先說晉文後說齊桓從譎而不正
 倒遡正而不譎便見晉霸益變於桓而桓霸尚未大遠於
 王處援夫子此言非必于桓蓋隱傷世變之益深也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

黜反召音邵

按春秋傳齊襄公無道鮑叔牙奉公子小白奔莒及無知

弒襄公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奔魯魯人納之未克而小

白入是為桓公使魯殺子糾而請管召召忽死之管仲請

囚鮑叔牙言於桓公以為相左傳莊公八年初襄公立無

常鮑叔牙曰君使民慢亂將

作矣奉公子小白奔莒亂作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來奔

九年春雍廩殺無知夏公伐齊納子糾桓公自莒先入秋

師及齊師戰於乾時我師敗績鮑叔帥師來言曰子糾親

也請君討之管召忽也請受而甘心焉乃殺子糾於生竇

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受之及堂阜而脫之歸

而以告曰管夷吾治於高溪使相可也公從之

管仲忘君事讐忍心害理不得為仁也慶源輔氏曰忘君

謂相桓忍心謂心所當為而忍之使不為害理謂理所當

然而弗之使不然忘君事讐即忍心害理也○條辨相桓

多少事都從不死生來在子路却認定見危授命一段

道理則管仲縱不事讐只當死不認死已自是忍心害理

論語集註本義卷之十一 憲問 三 敦復堂

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九春秋傳作糾督也古字通用不以兵車言不假威力也

或問九之為糾何也曰春秋傳展喜犒師之辭云爾而糾

合宗族之類若此者亦甚衆也說者不考其然乃直以為

九會諸侯至數桓公之會不止於九則又因不以兵車之

文而為之說曰衣裳之會九爾其餘則兵車之會也自公

穀以來皆為是說亦可謂鑿之甚矣如其仁言誰如其仁者又再言以深許

之蓋管仲雖未得為仁人而其利澤及人則有仁之功矣

語類周衰王道不振管仲乃能九合諸侯不以兵車功被

當時澤流後世誰得如他之仁如其仁夫子許其有仁之

事功也問管仲之心既已不仁何處有仁者之功曰如

漢高祖唐太宗未可謂之仁人然周室之衰更春秋戰國

以至暴秦其禍極矣高祖一旦出來平定天下至文帝時

幾致刑措自東漢以下更六朝五代以至崇禎雖曰繼一

然煬帝繼之殘虐尤甚太宗一旦掃除以致貞觀之治此

二君者豈非是仁者之功耶若以其心言之本自做不得

這箇功業然謂之非仁者之功可乎管仲之功亦猶是也

○問如其仁說作管仲之仁如召忽是是否曰聖人於上面

豈曾許召忽仁來聖人分明直許管仲誰得似他這仁上

面既說得管仲如此大了後面如何只恁地小結煞得

○問南軒解子路子貢問管仲疑其未仁非仁故舉其功

以告之若二子問管仲仁乎則所以告之者與此說如何

先生良久曰此說却當○又集仁之一字以其德而言則

必心無私而事當理乃能當之若其功則惟利澤及人有

恩有惠便可稱之初不計其德之如何也又曰仲之仁是

粗處至精處則顏子三月之後或違之○精義伊川曰問

孔子未嘗許人以仁稱管仲以仁何也曰此聖人闡幽之

道只為子路以子糾死管仲不死為未仁此其小却管仲

故孔子言其有仁之功此聖人言語抑揚處要當自會得

○存疑子路疑未仁以心之德言也夫子稱其仁以愛之

施言也子路所疑是心術夫子所許是事功○蒙引不以

論語集注

卷十四

四

敦復堂

秋考之自伐楚之後只有伐鄭伐北戎二三舉而已其餘皆盟會也桓公之伐楚伐北戎之類固以兵車而其糾合諸侯何嘗以兵車全是以大義驅之大信一之如此則尊周攘夷之功使人不被左衽之化者果誰歸耶非管仲之善為謀不能及此○精言此章要緊固在不以兵車上然當日荆熾於南狄橫於北戎又介居江淮之間中國虛無人焉管仲出來惟能九合諸侯因此一匡天下使他凶談不得逞衣冠之天下不至淪於被髮左衽真是中流一柱此與漢祖唐宗削平禍亂功烈一般相似却又信義服人不事威力所以為難若九合無甚關係先已不消九合子更誰問他兵車以不以來故知此節不得輕看九合兩如其才有精神愚按此論極暢然在本章畢竟重在不以兵車下章意不必預奪本章言其全生民之命下章言其嚴華夏之防義固相通而言各有上

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與

子貢意不死猶可相之則已甚矣慶源輔氏曰子路勇者

而以管仲之不死為未仁子貢智者也故以仲之不死為猶可而以其相桓為已甚而非仁○蒙引看來二子亦儘有意見當時人只為管仲功高取之萬口雷同而二子獨疑之便見聖門意思○按子貢意跌重相桓似不死猶可為仲恕不知仲之所以可不死者却在相桓故夫子緊接相桓極言其功末節仍收合所以不死見不死與又相原不是兩概

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微管

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被皮寄反衽而審反

霸與伯同長也黃氏曰抄集註云爾愚意天下之主謂之

以德方興而為天下所歸則王聲轉而為玉王政不綱而諸侯之長自整齊其諸侯則伯聲轉而為霸皆有為之稱

論語注卷之六 憲問 三 敦復堂

也。正音為靜字。匡正也。尊周室。攘夷狄。皆所以正天下也。

按尊周攘夷皆一匡內事而攘夷正所以尊周微無也。在

衣衿也。被髮左衽。夷狄之俗也。又集管仲之功自不可不

功蓋當是之時。楚之勢駸駸可畏。治之少緩。則中國皆為

夷狄。故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厚齋馮氏曰。劉定

公稱禹之功曰微禹。吾其魚乎。吾與子弁冕端委以治。其

臨諸侯。禹之功也。必推至此。然後見禹之有大功。夫子稱

仲之仁。至於被髮左衽。則仲之功大矣。○吳因之曰。夫子

稱管仲之功。正叙處。只在一匡。天下向不。又承上。一匡意

而益致鋪張。到今受賜。極言後世之被澤。其在當時。益可

知。不得以一匡受賜。作天下後世兩干對說。○朱氏公遷

曰。子路疑管仲之未仁。在不死。夫子許其仁。則可以無死

之意。在其中。子貢疑管仲非仁者。雖輕在不死。而重在又

相之。畢竟兩有疑焉。故夫子稱其功。以明相桓之有益。不

貴其死。以明不死之無害。是兩釋子貢之疑。而重誅管仲

也。之仁也。

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

諒。小信也。經。縊也。莫之知。人不知也。後漢書引此文。莫字

上有人字。後漢應劭奏議曰。昔召忽親死。子糾之難。而孔

之為諒。坐煞召忽。恐亦不盡。然聖人當日。只極稱管仲之

功。以明其可以無死耳。未嘗謂召忽之不宜死也。末節只

桓公兄也。子糾弟也。仲私於所事。輔之以爭國。非義也。桓

公殺之。雖過。而糾之死。實當。仲始與之同謀。遂與之同死。

可也。知輔之爭。為不義。將自免。以圖後功。亦可也。故聖人

論語集注卷十四 憲問 三 敦復堂

不責其死而稱其功。若使桓弟而糾兄，管仲所輔者正，桓奪其國而殺之，則管仲之與桓不可同世之讐也。若計其後功而與其事，桓聖人之言，無乃害義之甚，啓萬世反覆不忠之亂乎？如唐之王珪、魏徵不死，建成之難而從太宗，可謂害於義矣。後雖有功，何足贖哉？唐書王珪傳：建成爲遷中允，禮遇甚厚。太子與秦王有隙，帝責珪不能輔導，流

嵩州太子已誅，太宗卽秦王召爲諫議大夫。魏徵傳：太子引爲洗馬，徵見秦王功高陰勸太子早爲誅，太子敗，王責徵曰：爾闖吾兄弟，奈何？答曰：太子早從，徵言不至今日之禍。王器其直，無恨意。卽位拜爲諫議大夫。

愚謂管仲有功而無罪，故聖人獨稱其功。王魏先有罪而後有功，則不以相掩可也。或問：管仲不死之說

曰：程子至矣，但以薄昭之言証桓公之爲兄，則苟卿嘗謂桓公殺兄以爭國，而其言固出於薄昭之前矣。蓋未可以此証其必然，但以公穀春秋所書之文爲據而參以此章之言於管仲，但稱其功不言其罪，則可見不死之無害於義。而桓公子糾之長少亦從以明矣。至於程子又謂若使管仲所事者正而不死，其難則後雖有大功，聖人豈復稱之則愚。愚記者之失，蓋曰不與其事，桓公則可曰不稱其功，則不可也。曰管仲生，死之是非決於一時之義，爾程子又謂管仲不死而無功，則是貪生惜死而不若匹夫匹婦之爲諒。若未免於先功而後義，且管仲又何以自必其後之有功也？曰召忽之失在於輔子糾以爭國，而不在於死。管仲之得在於九合之失在於不在於不死，後功固不可期。而其在我者固自可必，但其得就此功而免於匹夫匹婦之諒，則亦幸而已矣。後之君子有不幸而處此者，苟自度其無管仲之才，是殆不若爲召忽之不幸而處此者。苟自度子言外之意，讀者不可以不察也。曰諸說如何？曰：范以九合爲仁之大，以死節爲義之小，是謀利計功之言，其害理甚大。若聖人之心，果出於此，則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



天下亦何憚而不為之乎謝氏以管仲於子糾君臣之義未正故可以不死亦非也夫仲之所以不死者正以小自兄而子糾弟耳若使糾兄而當立則齊國之士君臣之義無所逃矣况如管仲策名委贄親北面而君之安得幸其未得入國而死乃託於君臣之義未正而不死其難哉楊氏以忽之死為傷勇仲之不死為徒義而夫子與仲之不死過仲之非聖人意也夫子特以忽之功無足褒爾固非予仲之生而忽之不死也○精義伊川曰春秋書齊小白入於齊以國繫者明當立也書公伐齊納糾去子明不當立也至齊人取子糾殺之此復稱子者罪齊大夫既盟而殺之也○述朱按程子為管仲出脫處皆以桓兄糾弟之故或問亦主其說究竟兄弟之辨無論本文未有明徵即據春秋為憑亦就書法上揣摩而得主此立論未免節外生枝大抵兩賢之意就心術上論仁夫子則就事功上論心術上論則九合一匡之功重而不死又相一匡之罪輕而就事功上論不死之說則置而不答後章反說死為小節可見仲一身

不死而天下被其功後世受其澤正見論人當識其大體論仁亦當取其大功不必區區小節責備也如此說自渾全無庸添設矣朱子作或問時亦主程說後更定集註置之圈外原不以為正皆觀後文集之說益明○文集問程子以薄昭言證桓公之為兄而前此荀卿謂桓公殺兄以爭國蓋亦未有以知其必然但孔子之於管仲不復論其所處之義而獨稱其所就之功耳蓋管仲之為人以為義責之則有不可勝責者亦不可以復立於名教之中以功取之則其功可以及人者未可以遽貶而絕之也是以置其所不勝責者而獨以其不可貶者稱之稱之固若與之而其所置而不論者又若將有時而論之也夫若將有時而論之則其所以為存萬世之防者亦不可不謂之切至爾矣蓋聖人之心至公至明人之功罪得失固無所逃於其間而其抑揚取舍之際亦未嘗有所偏勝而相揜也非可與權者其孰能知之曰然則程子非與曰彼於聖人之所存而不論者曲加意焉其所以微顯闡幽建立民彝之意至深遠矣學者當熟考而深求之未可以率然議也○韞語聖人論管仲只許其功並未嘗有一言及於糾白之是敦復堂

憲問

三

敦復堂

非也故程子曰管仲不死觀其九合諸侯不以兵車乃知其仁若無此則貪生惜死雖匹夫匹婦之諫亦無矣朱子曰仲之意未必不出於求生然其時義尚有可生之道未至於害仁耳又曰召忽之功無足稱而其死不為過仲之不死未甚害義而其功有足褒觀此則所謂豈若匹夫匹婦之諫亦以其後之功較之而云然耳非指當時原不可死死即匹夫匹婦之諫也論者於此指未徹多欲曲為不死死即程子兄弟之諫愚猶以為多此一節然其義猶正大至有云為傳從亡與委贄之臣不同又云是倚公公家之臣非公子之臣故原可不死則尤為害理如此則王珪魏徵高祖尚在亦君臣未定高祖改命太宗為太子即王魏知有唐而已又何為以有罪律之乎○語類問聖人分明是大管仲之功而孟子硬以為卑如何曰孟子是不肯做他底是見他做得那規模來低因云若仲輔其君使佐周室以令天下俾諸侯朝聘貢賦皆歸王室而盡正名分致周之命令復行已乃退朝濟臣之列如此乃是今作糾合諸侯雖也是尊王室然朝聘貢賦皆歸已而命令皆由已出我要如此便如此初不稟命於天子只要自成

霸業而已此便不是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與文子同升諸公僎十免反

臣家臣公公朝謂薦之與已同進為公朝之臣也愚按本

與僎同升却說僎與文子同升書法之妙壹似當年直不知自文子薦之者正使聖人微顯闡幽之心躍躍不能自

禁○輯語萊公被薦而不知師德及門而終抑宰相須具此器識記同升而不記其薦賢正見文子大臣作用大臣

度風

子聞之曰可以為文矣

文者順理而成章之謂諡法亦有所謂錫民爵位曰文者

精義尹氏曰臧文仲知展禽之賢而不舉孔子謂之竊也公叔文子舉其家臣與之並列孔子許其文孟子曰不詳

論語集註本義滙參 卷十四 憲問 三 敦復堂

之實蔽賢者當之亦猶是也。或問聖人之於文子取其
 惟賢是舉而無今昔貴賤之嫌。所謂交者正以其倫理明
 順粲然而可觀耳。○通朱順理成章四字不平如或問之
 說為是謂若僕之賢理所當薦而薦之是為順理成章即
 在順理上見。○蒙引謚法亦有所謂錫民爵位曰文者孔
 子意不在此只是順理而成章之意看註中亦字。○厚齋
 馮氏曰交子卒其子請謚謚以貞惠文子事載檀弓蓋以
 修其班制以與四隣交衛國之社稷不辱故謚以交初不
 為薦其臣僕同升諸朝而謂之交也特夫子稱其可以為
 文有以見文子之不愧其謚耳。○說統交子得謚為文衛
 人曾無議及此者夫子特為拈出言只此一事便無愧於
 文蓋極取其非解謚法。○冥因之曰人臣之病有二一
 種忌後來之賢恐此後功名由我之上。一種自尊舉人不
 肯與若輩並列此皆曖昧私情文子休休有大臣風度光
 明俊偉故曰可以為交。○按此章是專美薦賢不比孔文
 子章是論謚法然亦因交子之謚為交偶觸此一事而流
 連歎慕一似他人俱置若罔聞而夫子獨聞且前此不聞
 而今此始聞無恨深情亦正從一謚中溢於言表但不得

實拈前案更定謚。○洪氏曰家臣之賤而引之使與已並
 議則轉欲少味耳。

有三善焉知人一也忘已二也事君三也。或問小註三件
 合看來總不出

順理二字。○慶源輔氏曰知人智也忘已公也事君忠也
 有是三者則理順章成而粲然可觀矣安得不謂之文哉

○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喪。夫音扶
 喪夫音扶

喪失位也。蒙引無道大槩謂其發倫不叙綱紀不張此句
 是總括語其中云云最多故康子承之曰夫如

是夫如是三字有所
 指不止是云無道

孔子曰仲叔圉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是
 奚其喪

仲叔圉即孔文子也三人皆衛臣雖未必賢而其才可用



靈公用之。又各當其才。精義謝氏曰仲叔圍祝鮀王孫賈其德未必優而其才可使也靈公能用其所長雖未可以致治然事亦無廢滯矣侯氏曰官得其人則政事舉君雖無道紀綱存焉奚其喪。雙峯饒氏曰治賓客得其人則朝聘往來之際無失禮鄰國而不至於啟釁召禍治軍旅得其人則緩急有備而敵國不敢窺治宗廟得其人則邊豆靜嘉牲牲犯而神人胥悅三者皆國之要務故得其人亦可以無喪。胡氏曰如賈之竊權鮀之善佞治世之罪人也然事神治軍各有所長而用之使各得以盡其所長耳。東陽許氏曰夫子平日語此三人皆所不許而此章之言乃若此可見聖人不以其所短弃其所長至公之心也用人當以此為法但欲當其才耳。蒙引三句主衛靈公用人言不主三人之才言。輯語此只就衛靈之宜喪而推論及其能用才尚有此一着足以不亡耳非謂人君所重在用才而不妨無道也衛多君子靈公若能知之豈止不喪哉僅能用不賢之才而不能用君子正坐無道不。尹氏曰衛靈公之無道宜喪能修身躬行以知人耳。

也。而能用此三人猶足以保其國。而况有道之君能用天下之賢才者乎。詩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詩大雅抑之篇競強也音

莫強於用人。則四方其以為訓矣。○南軒張氏曰以衛靈公之無道然所用得其才猶足以無喪雖然僅能維持使之勿喪而已若身正於上而用得其人則孰能禦焉。○同

馬溫公曰衛靈無道得仲叔圍鮀賈三子而孔子以為夫如是奚其喪齊文宣荒淫狂悖甚於桀紂然而知楊楨之賢悉以政事委之時人以為主昏於上政清於下况以聖君而用賢臣是猶王良之御六驥孟賁之揮干將何適而不達何擊而不斷哉

○子曰其言之不怍則為之也難

大言不慙則無必為之志而不自度其能否矣欲踐其言

豈不難哉。精義楊氏曰其言之不怍而行必欲揜焉則難矣此古者所以言之不出也。或問言之為之

豈指一事乃其口所謂善而力不能為者○南軒張氏曰
 易其言者實必不至若聽其言而不怍則知其為之也難
 矣故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而仁者之言必訥○蒙
 引此如人之負擔者必自度其力之強弱而量其所負之
 重輕然後舉可勝而行可至若先不自揣量而誇大其言
 曰我欲舉百鈞我欲舉千鈞則無必舉之志而舉之必不
 能勝矣○輯語不待其為只在言時已知其必難理固如
 是然此是對面人說話在其人身上講原自有踐不怍之
 言之難處若也只在言時說竟道理便有不足也○按則
 字語脈甚緊無必為之志只就當下勘定然夫子不說他
 不為却只說為之也難一似不欲遽絕之者故註中又剖
 出欲踐其言一層實則踐言之難原也只就當下勘定何
 者恥心既亡結底終無成就原不
 是待他徐徐為之然後知其難也

○陳成子弑簡公

成子齊大夫名恒簡公齊君名壬悼公陽事在春秋哀公

十四年

左傳齊簡公之在魯也闕止有寵焉及即位使為
 政陳成子憚之驟顛諸朝五月壬申成子殺子我

節闕止庚辰執公於舒州甲午弑之孔丘三日齊而請伐
 齊三公曰魯為齊弱久矣子之伐之將若之何對曰陳恒
 弑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公曰
 子告季孫孔子辭退而告人曰吾以從大夫之後也故不
 敢不

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恒弑其君請討之

朝音潮

是時孔子致仕居魯沐浴齊戒以告君重其事而不敢忽
 也臣弑其君人倫之大變天理所不容人人得而誅之况
 鄰國乎故夫子雖已告老而猶請哀公討之又集春秋之
 時三綱淪矣
 孔子請討弑逆此天下之大幾也斯事一正三綱可整天
 下事可次第舉矣沐浴而朝敬其事以下天意也○蒙引
 敦復堂

憲問

天子討而不伐此云討者
正所謂人人得而誅之也

公曰告夫三子

二告夫
音扶

三子三家也時政在三家哀公不得自專故使孔子告之

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

孔子出而自言如此意謂弑君之賊法所必討大夫謀國

義所當告君乃不能自命三子而使我告之邪

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

以君命往告而三子魯之強臣素有無君之心實與陳氏

聲勢相倚故沮其謀而夫子復以此應之其所以警之者

深矣

或問當是之時魯之兵柄分屬三家哀公雖欲從夫
子之言然不告三子則兵不可出而孔子之意乃不

欲往告何哉曰哀公誠能聽孔子以討齊亂則亦召夫三
家而以大義詔之耳理明義正雖或不從而孰敢違之哉

今無成命而反使孔子往而告之則是可否之權決於三
子而不決於公也兄魯之三子齊之陳氏其不欲討必

矣是則不惟各義之不正而事亦豈可得而成哉然夫子
以君命之重不得已而一往焉尚與其萬一之或從也而

三子果以為不可則復正言之以明從違在彼雖不敢必
而君臣大倫所係之重雖欲不告而不敢以已其所以警

夫三子者亦深矣。語類問三子有無君之心夫子所以
警之日須先看待聖人本意夫子初告時真箇是欲討陳

恒後人却看得聖人此言可以警三子然非是聖人託討
陳恒以警三子聖人之心不如此迂曲。輯語弑君人倫

之大變法所必討魯之於齊尤親近當討夫子嘗為司寇
雖告老分當告君以討雖微三家義必告也警強臣無君

之心兼及之意耳若謂專為三家而發小看了聖人此告
矣。厚齋馮氏曰是年西狩獲麟春秋絕筆焉而不復書

論語集註本義滙參

三

敦復堂

陳恒之事蓋有所傷感焉而魯事不可為矣 ○程子曰左氏記孔子之言曰陳

恒弑其君民之不予者半以魯之眾加齊之半可克也此

非孔子之言誠若此言是以力不以義也若孔子之志必

將正名其罪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而率與國以討之至於

所以勝齊者孔子之餘事也豈計魯人之眾寡哉當是時

天下之亂極矣因是足以正之周室其復興乎魯之君臣

終不從之可勝惜哉精義伊川又曰孔子之仕於魯欲以

孔子請討之一事正則百事自已不得傳言以魯之眾伐

齊之半此非孔請討之計如是則孔子只待去較力借

使言行則亦上有天子下有方伯須謀而後行又曰孔子

處置或問程子以左氏所記以魯之眾加齊之半為非夫

子之言然則夫子之戰將不復較其力之強弱而獨以大

義驅之耶曰程子之言固有是矣然其所謂必有處置謀

而後行者則亦非不量力而浪戰也但其意以為夫子之

告魯君必明君臣之大義以見弑逆之大惡天下所不容

人人得而誅之况在隣國而可以不討之乎而其為計則

必請其君以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舉天下之兵以誅之也

當區區獨較齊魯之強弱而以天下之公義為一國之私

而左氏所記蓋當時傳聞之謬以眾人之腹為聖人之心

者之疑耳○語類問程子云誠若左氏之言是以力不以

義也曰聖人舉事也不會只理會義理都不問些利害事

也須是可行方得但云以魯之眾加齊之半須是先得魯

之眾方可用齊之半蓋齊之半雖未必難執而魯之眾却

未便得他從然此事聖人亦必曾入思慮但却不專主此

也按此則左傳之說朱子亦未嘗盡抹又曰哀公若委之

孔子孔子須有計畫以處之必不空言而但已也意孔子

敦復堂

若哀公委之以權必有道理以制三子但有些罅
縫事便可成即舉國不從而三子內一箇動便得
春秋之法弑君之賊人得而討之仲尼此舉先發後聞可

也或問程子以為必告之天子而胡氏乃有先發後聞之說何耶曰考之春秋先王之時疑必自有此法凡弑君

告與不告又在乎時義之如何使其地近於天子而可告事未迫遽而得以告或力之不足以敵而不得不告則告

之而俟命以行甚則或不俟命而遂行皆可也使其地之相去也遠其事機之來也不可以少緩而吾之力又自足

以制之而乃區區焉循請命之小節忘弑逆之大罪使彼得以植其根固其黨或遂奔逸而不可以復得則任其事

者亦無以免乎春秋之責矣夫以魯之弱而欲討齊其請於天子理勢固有所當然者但楊氏以討之一字而決其必

請命焉則亦太拘滯矣○四書通程子所謂上告天子者經也胡氏所謂先發後聞者權也然先發後聞謂魯非謂

孔子也胡氏語未為達意○按外註程胡二公之說在當年時勢似均有難行然大義自不外此故朱子備論

之愚亦備錄以見朱子之析義更精無容偏滯一說

○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

犯謂犯顏諫爭語類犯只是有犯無隱之犯如○范氏曰

犯非子路之所難也而以不欺為難故夫子教以先勿欺

而後犯也語類問子路豈欺君者莫只是他勇便解恁地否曰是恁地子路性勇凡言於人者要他聽或

至於說得太過則近於欺如唐人諫敬宗遊驪山謂驪山不可行若行必有大禍夫驪山固是不可行然以為有大

禍則近於欺矣要之其實雖不失為愛君而其言則欺矣○問如何是欺曰有意瞞人便是欺曰看得子路不是瞞

人底曰無臣而為有臣乃欺也○南軒張氏曰盡誠而不欺犯顏而納忠事君之義大要盡是矣然勿欺其本也勿

欺矣則誠信充積必不得已有時而犯之則有以感動也若忠信有所不足則於事君之道為未盡而徒以犯顏為

事亦鮮味矣如內交要譽惡其聲之類一毫之萌皆為欺也。以子路之剛強懼其果於犯焉故告之以勿欺為主。○雙峯饒氏曰事君以不欺為本然不欺甚難須是平日於慎獨上實下工夫表裏如一方能如此。○今人自家好貨好色却諫其君勿好貨好色這便是欺。○蒙引子路多強其所不知以為知如使門人為臣一節則勿欺固子路之所不足至於犯疑若非子路所難者然季氏伐顛與夫子責其不能正救則犯亦非易矣故六字作一句讀者非范氏說置在國外者以此看來朱子取范氏註只在先後二字非打併說也。然先後二字亦要看得平正。○愚按本文一戒一勸自是兩面平說而語脈一串上截也。字微頓下截而字側遞相生相足意理在離即之間時解每提起犯之似勿欺專為犯而然此蒙引所以微不滿於范氏語也。但下截自是緣上截說以勿欺固在平時而欺與不欺在臨犯時尤宜辨取輕看犯字不得脫却勿欺尤不得蓋既已勿欺到得應犯時非其欲犯自不可不犯耳。南軒說最精但云懼其果於犯雖對針子路猶似稍偏。

○子曰君子一達小人下達

君子循天理故日進乎高明小人徇人欲故日究乎汙下。

精義伊川曰君子為善只有上達小人為不善只有下達。楊氏曰君子小人之分善利而已。小人為不善只有下達。達與改改為利至於為跡非下達。○語類君子上達一日長進似一日小人下達一日沉湎似一日。○問日究汙下究字之義如何曰究者究竟之義言究竟至於極也。小人徇人欲只管被他墜下去只見沉湎了如人墜水相似。因又言究竟之義初間只是差些子少間究竟將去越見差得多。今人做錯一件事說錯一句話不肯當下覺悟便改却只管去救其失少間救得過失越久無不是如此。○此只是初間用心分毫之差耳。下達者只因這分毫有差使一日昏蔽似一日如人人爛泥中行相似只見一步深似一步便渾身陷沒不能得出也。君子之學既無所差則工夫日進日見高明便一日高似一日。○上達是曉得透徹到那總頭處不特知到這裏行也到這裏。○蒙引天理本論吾集注下長卷卷一



自高明也君子循仁義禮智之天理故曰進於極仁極義
 極禮極智高明之地矣人欲本自汗下也小人狗乎聲色
 貨利之人欲故曰究於淫聲惡色私貨邪利汗下之地矣
 高明汗下則本文上下字日進日究貼本文達字○兩達
 字中皆有積漸至極之意○論語述君子循天理亦尋常
 事耳而不知其日進乎高明小人狗人欲亦尋常事耳而
 不知其日究乎汗下以終身成就上達下達之殊如霄壤
 懸絕而其初只在循理狗欲兩端○人苟有不甘於汗下之
 志烏可不惕然猛省翻然改圖也○輯語不上即下不君
 子即小人並無中立之地故凡說中立者必下達必小人
 也○譬之一條山嶺大路上者在竟上者喫力而下者勢
 中閒立住不上不下之人要之畢者乃擗挫不上之人巧
 賸故下多而上少其有中立在脚心其勢已入於下到底
 為變下之計才不上必趨下蓋其心其勢已入於下到底
 山嶺中間無棲泊處也

○子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

程子曰為己欲得之於己也為人欲見知於人也氏曰為

己者自信而已遜世不見知而不悔為人者人不用則不
 學人不知則不修○語類為己為人只是初間用心分毫
 之差○這須要自看如一日之問小事大事只道我合當
 如此便如此做這便是無所為如讀書只道自家合當如
 此讀合當如此理會身已才說要人知便是有所為如世
 上人才讀書便安排這箇好做時文此乃為人之甚者○
 學者須是為己譬如喫飯寧可逐些喫令飽為是乎寧可
 鋪攤放門外報人道我家有許多飯為是乎近來學者多
 是以自家合做底事報與人知○或問小註須實實從學
 字中看出兩邊心中所為不同處來程註兩欲字是學底
 主意今須先正路頭明辨為己為人別直見得透却旋
 旋下工夫則意思自通知識自明踐履自正積日累月漸
 漸熟若見不透路頭錯了則讀書雖多為文日工終做事
 不得○居業錄學不為己根本已失讀書窮理皆非自己
 之物○雙峯饒氏曰此章當看者字言同此一箇學但學
 之者用心不同古之學此者其心欲得之於己今之學此

者其心要求知於人如三年學已自是了但志在於穀則
 非為己之學也若如後世刑名術數記誦詞章之學則所
 學已與古人背馳何必更論其用心之同異孔子之時世
 教雖衰其學之陋尚未至此○新安陳氏曰同一學也為
 己為人之間古今之不同如此分焉學者當審其幾於用
 心之初可也○愚按心術異而世運隨之蓋即同為學者
 而古今人不相及如是夫子於此不勝慨焉伊川又曰古
 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古之仕者為人今之仕者為
 己即仕學一轉換間○程子曰古之學者為己其終至於
 而所慨愈無窮矣

成物今之學者為人其終至於喪己或問其曰成物則固非為人之謂曰喪已
 則其為人也亦非謂其有濟人利物之心也○語類問伊
 川此言與前說不同何也曰此只是欲見知於人而已
 底為人後段是好底為人前為人是欲見知於人而已
 後為人却是真箇要為人然不曾先去自家身上做得工
 夫非惟為那人不得末後和己喪了○按兩說固似微
 有差別然或問於其喪已勸勉人亦非有濟人利物之

心可見他真箇要為人亦只是欲見知於人耳故當以前說為正
 愚按聖賢論學者用心得失之際其說多矣然未有如此言之切而要者於此明
 辨而日省之則庶乎其不昧於所從矣按所學師而所以學者不同一念之

差古今之辨故朱子復以用心得失之際為學者錚于申之

○蘧伯玉使人於孔子使去聲下同

蘧伯玉衛大夫名瑗孔子居衛嘗主於其家既而反魯故伯玉使人來也

孔子與之坐而問焉曰夫子何為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
 能也使者出子曰使乎使乎



與之坐敬其主以及其使也。夫子指伯玉也。言其但欲寡過而猶未能則其省身克已常若不及之意可見矣。或問

玉使者之言極有味。學者所宜熟玩而深省焉。者。○紹聞編非向裏為已之人必無心於欲寡其過非篤志精進而省身克已常如不及之人則必自謂其過之已寡。今伯玉以欲寡其過為心則見其所以戒警於先而不使至於有過懲切於後而不復容其貳過者。固已隨事用其力矣。而其心則常若有不及改之過有未能遷之善此其省身克已常若不及之意何如哉。或曰如是則伯玉之過已寡而能自視則若未能乎。曰非然也。言其欲寡之心誠切而常之非可見矣。○翼註留心克治底人始覺過易滋而難化。但只要寡少還是難底註。但字猶字宜深味。按此亦就本文語氣咀吮得之須看一語中有無限曲折欲字兩字也。字至今猶有絃外之音若竟與分明說破便覺言少味。

見功九按此使者之言愈自卑約而其主之賢益彰亦可以謂深知君子之心而善於辭令者矣。故夫子再言使乎以

重美之。精義楊氏曰欲寡其過非克已能如是乎。使者對世蓋有欲言人之賢而未知所以言者。使者以此稱伯玉亦可謂知言矣。故夫子與之。○兩軒張氏曰伯玉之使其言雖謙而意義永事情稱也。夫欲寡過而未能非篤於進德修業者莫知此味。則伯玉之賢可知矣。而其使之才亦可知矣。○慶源輔氏曰使者不以伯玉之德著見於外者言而以伯玉之心克治於內者告。且曰欲而未嘗不獨其言謙抑卑下而又深有所得於聖賢為已之學常如不及之意。可謂知德而能言者矣。○新安陳氏曰欲寡過則不自是。不謂己能寡過則不自是。此檢身常若不及之心也。進善其有窮乎。非伯玉之賢不能如此存心。非使者之賢不能知伯玉此心。宜夫子有味其言而深賞之。○蒙引人但知使者之善於辭令而不知其惟深知君子之心所以為

敦復堂

可取也假令伯玉未能如此按莊周稱伯玉行年五十而

而使者云然夫子未必許他本出淮南子註又曰伯玉行年六十而

知四十九年之非云莊子則陽篇○語類蓋其進德之功老而

六十化此則本莊子則陽篇○語類蓋其進德之功老而

不倦是以踐履篤實光輝宣著不惟使者知之而夫子亦

信之也徐辨使乎一贊口中咏歎使者意中實深契伯玉

此使者使能道得如此此其所以可美也○伯玉使來夫

子坐問使者傳言都要看得是一線上事方見聖賢以道

相遇之妙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重出

此艮卦之象辭也。易艮卦大象傳辭曰兼山曾子蓋嘗稱

之。或問小註此是泛論其理直從曾子身上體貼出來方

止其所心之所思亦止其所也。輯語此是曾子省身思

誠之學於艮象有會故舉來做箇話頭以自警策又曰曾

子嘗稱此言已離却兼山講矣不必復糾葛一陽二陰之

說○位無思則失官思出位則無物不出位者正位中無

不盡也當然有理隨時記者因上章之語而類記之也。按

有義舍此盡浮游謬妄問精義俱合上章互說今既以上章為

其所而天下之理得矣故君子所思不出其位而君臣上

下大小皆得其職也。此二句亦微牽合上章語意不必泥

○商軒張氏曰位非獨職位大而君

教復堂

可憲問

且

臣父子微而一事一物當其時與其地所思止而不越皆不出其位也非有主於中其能然乎○勉齋黃氏曰位身所處之地也為君則思君道為臣則思臣道此位也當食則思食當寢則思寢此亦位也越所處而思則為出其位矣○輯語位者所處之分萬事各有其所良象所謂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原都在事物上看就身所處而言○讀書錄止則靜而精明不止則紛擾而雜暗○按良象曰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可以想良止之妙○

○子曰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行去聲

恥者不敢盡之意須看不敢字意字直從君子心過者欲有餘之辭須看欲字欲有餘耳非真能有餘也然過字不過恭喪過哀之過謂力行也愚按此與行過恭喪過哀亦似微有別體味集註自明○或問如精義諸說當作恥其言之過其行乃與意合按本文恐其常為兩事也恥其言者常若有過而不及其行也過其行者常若勉強而使其有餘於言也○厚齋馮氏曰恥之者恐其言之浮於行也過之者欲其行之浮於言也○愚按此亦與或問互說義同然鄙意以為既當為兩事恥不必說到恥躬之不逮只就其言時徑情率意便有可恥過亦不必說到行過於言只就其行時勇往向前便自欲過如此看覺與語意似與警切又按夫子常時說訥言敏行尚只是平等說此處不惟曰訥而直曰恥不惟曰敏而直曰過較常說又鞭上一重君子矯輕警惰之心更十分出力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知者不懼

知去聲

自責以勉人也精義問道者一心也有曰仁者不憂有曰知者不惑有曰勇者不懼何也明道曰此明其德耳其理則一也得此道而不憂者仁之事也因其不憂故曰此仁也知勇亦然迺朱不憂惑懼從仁知勇看出仁知勇又從君子之道看出方與上論別此條向誤列彼處為正之○朱子曰道體無窮聖人未嘗見其有餘也

亦有勉進學者之意。述朱實實講出望道未見之意。則自責意透而勉人意自見於言外。要知此三者是盡性事。必期其能而非易能。又不可安於不能。則自責正無了期也。與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般。○翼註仁者知者勇者。總是一君子。勿作三樣人。愚按三者字。總是想像君子之道。不憂不惑不懼。亦總從君子之道想。像出來而我無能。意自隱然流露於言外。○輯語到聖人地。頭看憂惑懼愈微。正是知仁勇極際。說我無能焉。正然見體象。按下文子貢夫子自道句。恰好會心。

子貢曰夫子自道也

道言也。自道猶云謙辭。或問小註這一章。要看聖人謙分量之無窮。而有歉然不自足之心。非自見其能而故為謙辭也。謙辭正是聖人造詣高深至此。不覺直道其衷。道字當不得謙字。而謙意實在自道之中。按集註不直訓為謙辭。而曰猶云謙辭。實將子貢之智足知聖與聖人望道未見之心融會看出。則謙字既有地步。而猶云之義亦得矣。○語東萊說聖人無謙本無限量。不曾滿此說也有此意思。都把聖人做絕無此也不得聖人常有此般心。在如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分明是有功有勞。却不會伐。愚按東萊之說。於夫子境地。○尹氏曰成德以仁為先進。尤合朱子乃是子貢意中語。

學以知為先。故夫子之言其序有不同者。以此。按此在夫有心排列先後。但一是就知仁勇而言。一是從君子之道。我無能焉。想像而出。兩章神理自是不同。若從先後較量。無論夫子當日無此成心。即子貢亦豈必因此之為成德。別於前篇而謂夫子自道。尹氏亦只據義理言之。明其序之所以不同耳。又按困勉錄云。本章重在上半年。截當云仁者自能不憂。上論則當云必不憂。然後為仁者。以此區別。細思亦不盡然。看彼處集註亦何嘗不重上字。截耶。但一為實語。一是虛慕。此則確乎有辨耳。

子貢方人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扶

夫音



方比也乎哉疑辭比方人物而較其短長雖亦窮理之事然專務為此則心馳於外而所以自治者疎矣故褒之而疑其辭復自貶以深抑之精義呂氏曰方人非不謂之學則近道矣○語類夫我則不暇學者須思量不暇箇甚麼須於自己體察可見○子貢方人而孔子自謂不暇蓋以學問之道為有急于此者故也○齊氏曰孔子之於道也未得之則發憤忘食既得之則樂以忘憂而何暇於方人○厚齋馮氏曰子貢自視與夫子孰賢而能為夫子之所不暇為耶○吳康齋曰日夜痛自檢點且不懈豈有工夫檢點他人責人密自治疎矣可不戒哉○條辨須知不是方人便是病只這專務方人之心是病也患不知人將此心收拾轉來便成為己之學今專務為此便是一心向外才向外則不是自治為己之功集註專務二字最要好看○則字甚緊切自治○謝氏曰聖人責人辭不迫切而意則動全在此字中見

已獨至如此條辨乎哉只訓疑辭若作詰問之辭則語意語並夫我不暇亦只是自貶非貶賜也深抑之意即在自貶之中按此所以為辭不迫切而意已獨至

子曰不患人之不已知患其不能也

凡章指同而文不異者一言而重出也文小異者屢言而各出也此章凡四見而文皆有異條辨患不知人章重在立分說單對干譽此與病無能章語有倒順而意亦少異彼是表君子之心病無能而不病莫知此言凡學者不當患人不已知則聖人於此一事蓋屢言之其丁寧之意亦而當患不能則聖人於此一事蓋屢言之其丁寧之意亦可見矣胡氏曰失於務外學者之通患聖人每欲其反已

典雖聖人不自以為能盡也而况於學者其不能之患何有極乎而何所願乎外也若有一毫患人不已知之心萌



於中則其害甚矣。○義府學之而成謂之能既已能之而人莫之知則其能亦無自而展矣。然能不能在已。知不知在人在人者非吾所能預而在已者當自勉也。○鄒東郭曰學而求能乃為已之實功。若謂求能以為人知地則猶然是患人不知之心也。

○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

逆未至而迎之也。億未見而意之也。詐謂人欺已。不信謂

人疑已。抑反語辭。文集如云求之與抑與之與經經然小

之意也。又曰凡抑字皆是挑轉言語。言雖不逆不億而於

我此見本章主一直說下者非是。言雖不逆不億而於

人之情偽自然先覺乃為賢也。謂人之詐不知其詐不

不億度人之不信也。雖然君子豈容物之見欺。燭子事幾

之先不亦詐與不信如平也。或問論之曰其云燭子事幾

乎已則失之矣。君子之先覺也。亦燭理之明自然而覺如

謝氏之說耳。若如呂氏之云則與逆詐億不信者亦奚遠

哉。謝氏曰賢者於事能見之於微。謂之先覺。如履霜可以

知堅冰也。不知者遂妄欲逆詐。億不信則過矣。蓋未知先

覺之所為先覺也。伊川曰人以料事為明。便疑疑入逆詐

億不信去也。○語類雖是不逆詐不億不信然也。須要

能先覺方是賢。蓋逆詐億不信是才見那人便逆度之。先

覺却是在他詐與不信底情態已露見了。自家這裏便要

裏做什麼理會。甚事便是昏昧。呆底相似。此章固是要人

不得先去逆度。亦是要人自着些精采看方得。○問不逆

詐不億不信如何。又以先覺為賢。曰聰明底人便自覺得

如目動言肆便見得是將誘我。燕王告霍光反。漢昭帝便

知得霍光不反。燕在遠如何。知得便是他聰明見得。豈非

賢乎。若當時便將霍光殺了。安得為賢。○人有詐不信吾

之明足以知之。是之謂先覺。彼未必詐而逆以詐待之。彼

未必不信而先億度其不信。此則不可。周子曰明則不疑

論語集注本義匯編 卷十四 憲問 聖 敦復堂

凡事之多疑皆生於不明如以察為明皆至暗也唐高宗
之流是也○文集逆詐僥不信恐惹起自家機械之心胡
明仲云逆僥在心是自詐自不信也○又曰抑亦先覺者是
賢乎理地明自則私智無所用之矣○逆詐是那人不曾
詐我先揣摩道那人必是詐我僥不信是那人未有不信
底便道那人必是不信我先覺則分明是見那人已詐已
不信○馮氏曰逆僥如人在室外而料室中之虛實先覺
如明鏡照物而物無遁形此非格物致知洞然明白者不
能也○四書通逆僥是以意見推之先覺是以義理照之
○紹聞編詐不信難以意度而人之情偽可以理知君子
無他術以先覺理明而已○蒙引天下之人防範過密者
多逆僥之私其不僥逆者多墜於小人之詐今也不逆不
僥然却於人之我欺我疑者未嘗不先覺則既先事而
預料人之好而亦不臨事而墜小人之計斯其為賢矣乎
○按逆僥之人亦未嘗不自謂先覺故註中特下自然字
見此之先覺與逆僥不同亦字印對逆僥而言而抑字却
與之畧反則此間自微有一折作兩層看是字固統承上
交而語氣却與抑亦字尤緊相呼應體味內註自極分明

○楊氏曰君子一於誠而已然未有誠而不明者故雖不

逆詐不僥不信而常先覺也精義元本云君子一於誠而

詐不僥不信而常先覺也或問駭之曰至誠前知中庸自
誠而言耳至於此則初不為至誠而發也蓋言人不當預
設猜防但又不不可為人偏於聽而失之若如其說其以抑
字更端亦可見其非是也與○語類問楊氏誠則明矣之
說曰此說大了與本文不相干蓋此章人於日用間便要
如此按誠明之說或問語類皆關之時解宗之非是又蒙
引云范氏謂未有誠而不明者則是誠生明之意非本意
矣故在圈外○輯語以語勢言之則以不逆不僥却必先
覺也以道理論之惟其不逆不僥所以先覺也愚按不逆
不僥所以先覺就道理懸空推論一層亦得此集註所以
存楊氏說也但本義只合就語勢若夫不逆不僥而卒為
挑撥層折分明意理方為真穩

小人所罔焉斯亦不足觀也已援楊氏此三語又未嘗不
與內註相脗合不必因上
敦復堂

三語
騎牆

○微生畝謂孔子曰丘何為是栖栖者與無乃為佞乎與平聲

微生姓畝名也畝各呼夫子而辭甚倨蓋有齒德而慝者

栖栖依依也為佞言其務為口給以悅人也語類微生畝蓋晨門之徒

當時多有此般人如棘子成亦此類○集解栖栖指聖人行踪為佞有干時求用意兩為字相呼應無乃從何字轉

出言若非為佞何為為是栖栖有令人不可解者與字乎字疊用是詰問之辭故朱子謂其辭甚倨

孔子曰非敢為佞也疾固也

疾惡也固執一而不通也或問微生蓋自以隱遁忘世為高謂夫子之委曲憂世為佞是以夫子即其意而反之使知其所謂高者是乃所謂固而

為高見孔子歷聘疑其以口給取悅殊不知聖人以萬物為一體以天下得所為極致仕止久速如天地四時之變

化而常以生物為心豈若小丈夫之執一而不通耶○蒙引惡是聖人自惡執一不通之事非惡執一不通之人也

然曰非敢為佞則夫子固非佞矣曰疾固則微生自為固矣聖人之於達尊禮恭而言

直如此其警之亦深矣胡氏曰不恭則失長幼之序不直則失義理之正○集解上文與字

乎字是詰詞夫子答他兩也字正解其所以栖栖之故首句先撇却佞字注下疾固皆夫子自謂非有意譏畝然固

字亦正對畝病症蓋聖人從世道起見自不可不有以箴之不獨以其與已異趣也

○子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

驥善馬之名德謂調良也胡氏曰調者習熟而易控御也良者馴服而不蹄齧也

尹氏曰驥雖有力其稱在德人有才而無德則亦奚足尚



哉語類問有德者必有才者不必有德後世分才德
為二者恐失之曰世固有有才而無德者亦有德而
短於才者夫子亦自以德與才分言矣○精義謝氏曰有德然後可以語才無德而有才不免為小人自古英雄何嘗不以才稱惟其無德是以必為天下禍侯氏曰所謂君子者德也才奚與焉或問駁之曰聖人之意特以驥騮有力而所稱者則以其德而不以其力耳若君子則非無用於才也周公之多才藝夫子之多能豈非才乎特以為周公孔子者則不以才稱而以德稱耳侯氏謂力奚與焉則所謂驥者亦奚以異於駑駘哉○胡氏曰驥之任重致遠非力不可然有力不足言必言其調良也故觀人者不當言其才而當以德為主也按人當以德為主是正意觀人者不當言其才而當以德為主也本文是為驥之所以得稱而論非為稱驥者言乃責成語非婉惜語與松栢章二例凡稱字作事外感慨者非○雙峯饒氏曰驥者良馬之稱馬中之驥如人中之君子驥非無力然其所以得驥之名者以德不以力又曰驥所謂德者亦其所以得君子之名者以德不以力便足德若單指調良則凡馬所有在力處見之善用其力便足稱矣○新安陳氏曰此與歲寒松栢章皆如詩六又不足稱矣○新安陳氏曰此與歲寒松栢章皆如詩六義之比憑按正意自在言外當年開示人微指但長哦本句自有會心

○或曰以德報怨何如

或人所稱今見老子書德謂恩惠也老子道德經恩始章曰大小多少報怨以

德圖難於其易為大於其細

子曰何以報德

言於其所怨既以德報之矣則人之有德於我者又將何以報之乎語類以德報怨不是不好但上面更無一件可
是當然或有人盜我千金而吾亦以千金與之却是何理
視與千金者更無輕重斷然是行不得也○按夫子不與
復堂

據言報怨之宜何以且先折他報德之更無以所謂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當頭一語其說立窮

以直報怨以德報德

於其所怨者愛憎取舍一以至公而無私所謂直也於其所德者則必以德報之不可忘也

報德豈是人情以直報怨則於彼合為則為是無怨也禮記云以德報怨寬身之仁也言如此亦是寬身終不是中道

句見報怨宜以直不宜以德也下一句見德乃所以報德非所以報怨也俱緊

對或人兩面駁盡 ○或人之言可謂厚矣然以聖人之言觀之則見其出於有意之私而怨德之報皆不得其平也必如夫子之言然後二者之報各得其所然怨有不讐

而德無不報則又未嘗不厚也

哉曰是亦私意之所為非天理之正也夫有怨有德人情之所不能無而所以報之各有其當亦天理之不能已也顧德有大小皆所當報而怨則有公私曲直之不同故聖人之教使人以直報怨不以曲勝直當報則報不當報則止一視夫理之當然而不以己之私意與焉是則雖曰報怨而豈害其為公平忠厚哉然而聖人終不使人忘怨而沒其報復之名者亦以見天君父之讐有不得不報者而伸夫忠臣孝子之心爾若或人之言則以報怨為薄而必矯焉以避其名故於其所怨而反報之以德是則誠若忠且厚矣而於其所德而將何以報之以德之上無復可加若但如所以報怨者而已則是所以報德者僅適其平而所以報怨者反厚於德且雖君父之讐亦將有時而忘之也是豈不反為逆人情乎曰周禮有之殺人而義者令勿讐讐之則死此不當報者也春秋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讐可也此當報者也

敦復堂

小憲問

是

者

也

者

也

者

也

者

也

者

也

而報不當報而止是即所
合符節於此可以見聖人
委曲如庾公之斯者如何
天下之事有公義有私恩
為私可也而私恩伸於下
行於上而私恩伸於下然
下之公焉則亦君此章之
子之所不敢為也

復如造化之簡易易知而

問註謂指意曲折反復微
氏語以德報怨於怨者厚
不亦薄乎以德報德蓋他
所謂公義行於上私恩伸
當罰則罰之當生則生之
家與他有怨便增損於其
怨却與之郡職那裏人多

謂直也周公之法孔子之言若
之心矣曰然則楊氏所謂小加
曰此意善矣而亦有未盡也蓋
二者常相得焉則盡其道而不
相妨則權輕重而處之使公義
後可爾若小加委曲而害於天
言明白簡約而其指意曲折反
微妙無窮學者所宜詳玩也類

妙無窮何也曰以德報怨本老
矣而無物可以報德則於德者
有德於我自是着饒潤他些子
於下也以直報怨當賞則賞之
當殺則殺之怨無與焉不說自
問呂申公為相曾與賈種民有
少被其害賈素無行元豐中在
被誣構及公為相而賈得罪公

復為請乞寬其罪恐渠以
此以德報怨也然於大義
可以已意行乎其間以直
怨今果賢耶則引之薦之
嘗有怨矣老氏之言死定
都得設若不肖者後能改
元本二條互有同異茲併
報怨顧道理何如耳理當
有怨於我而不愛之不取
惡之舍之亦不以其有怨
只看道理如何一似未曾
愛憎取舍雖有加厚意然
道上去不得處不可厚亦
然則報德亦顧道理如何
斲室四方上下俱屬筍接
處好看不知他處不合者

○子曰莫我知也夫

扶夫音

為臣與有私怨賈竟得減其罪
都皆了蓋賞罰出朝廷之公豈
報怨則不然如此人舊與吾有
果不肖耶則奔之絕之是蓋未
了孔子之言意思活移來移去
而賢則吾又引薦之矣援語類
輯為一從紹聞編○象引以直
愛當取則愛之取之初不以其
之也如理在所惡在所舍從而
於我而避嫌故不惡不舍之也
有怨一般所謂直也以德報德
君子亦未嘗以私情害公義公
難強要厚必不把法度都賣了
○霸語聖人應事接物如匠之
縫乃可或人之論只是一
多則此一處原未的當也

夫子自歎以發子貢之問也。語類問子貢又不曾問夫子告之必有深意莫是警子貢

否曰論語中自有如此等處如告子路知德者鮮告曾子

一以貫之皆是此類此是大節目要當自得這却是箇有

思量底事要在不思量處得又曰此語乃是提擻子貢

子貢曰何為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

知我者其天乎

不得於天而不怨天不合於人而不尤人但知下學而自

然上達此但自言其反已自脩循序漸進耳無以甚異於

人而致其知也然深味其語意則見其中自有有人不及知

而天獨知之之妙語類莫我知也夫夫子忽然說這一句

孔子別人也知道是聖人今夫子却恁地說如子貢之聰

明想見也大故知聖人但尚有知未盡處故如此說子貢

曰何為其莫知子也子貢說是他不為不知夫子所以怪

而問之夫子於是說出三句大抵都是退後底說話這箇

不喚不響在這裏但說是不怨天於天無所怨不尤人於

人無所怍下學而上達自在這裏做自聖會得如水無石

如木無風貼貼地在這裏人亦無絲知得而冷人所以知

於人者都是兩邊做得來張目弩眼大驚小怪知我者其

天平便是人不及知也自有天知而已以其與天相合也此

與對付葉公之語畧相似都是放退一步說。問不尤人

易不怨天難何以能不怨天曰未論恁地且先看孔子此

段本意蓋孔子當初歎無有知我者子貢因問何為莫知

子夫子所答辭只是解何為莫知子一句大凡不得於天

則怨天不得於人則尤人或不得乎天亦不怨天不得乎

人所共又無奇特徐勣人處及其上達天理之妙忽然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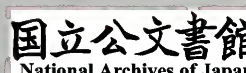
達去人又捉摸不着如何能知得我者畢竟只是天

理與我默契耳以此見孔子渾是天理。不怨天不尤人

敦復堂

聖人都不與已相干。聖人只是理會下學而自然上達。下學是立脚。只在這裏。上達是見識。自然超詣。到得後來。上達便只是這下學。元不相離。下學者。下學此事。上達者。上達此理。方其學時。雖聖人亦須下學。如孔子問禮。問官。各未識。須問問了也。須記及到遠處。雖下愚也會達。便不愚了。某以學者多不肯下學。故下此語。問何謂達。曰。只是下學了。意思見識便透。過上面去。學之至。即能上達。但看着力不着力。十五而志於學。下學也能立。則上達矣。又自立而學。能不惑。則上達矣。層層級級。達將去。自然日進乎高明。未到上達。只有下學。下學上達。雖是二事。只是一理。若下學得透。上達便在這裏。問下學上達。聖人恐不自下學中來。曰。不要說高了。聖人高了。學者如何企及。越說得聖人低。越有意思。問有一節之上。達有全體之上。達曰。不是。只是這一件。理會得透。那一件。又理會得透。積累多。須是這一件。理會得透。那一件。又下學。便要求玄妙。則不可灑掃應對。從此可到形而上者。謂之便。是形而上。愚按此條。最說得四平八穩。形而上者。謂之

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道因不離乎器。然必須於形下中。見道。形而上處。方為上達。此際一而二。二而一。只在「一而字中」。討分曉。而字作縮上。可作折下。亦可然。味聖人語。意都是縮上分數。居多。下學是低心下意。做到那做。得超越。便是上達。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這三句。與發憤忘食。三句。以為夫子自譽。則又似自貶。以為自貶。則又似自譽。問知我者。其天乎。只是孔子自知。否曰。固然。只是這一箇道理。按此正是解莫我知之意。道理自實。神氣自虛。粘滯不得。或問小註。天知只是自知。自知只是下學。須要與莫知對針。或問。不怨天。不尤人。下學上達。何以人莫之知。而天偏知之也。曰。其不怨天。不尤人。則不責之。人而責之。已其下學人事也。則又不求之遠。而求之近。此固無與於人。而不駭於俗矣。人亦何自而知之耶。及其上達。而與天為一焉。則又非人之所及。知者而獨於天理相關耳。此所以人莫之知。而天獨知之也。蒙引。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三句。意不斷。下學二字。就套在不怨天。不尤人。下學。即自修之實也。大凡怨天尤人者。必不知反己。反己。自脩者。自然無怨尤。但反己自脩。則理在事中。事亦非理外。便



自然漸進矣。此皆朴實，為心而非有所歆動於人處。固非所以致其知，抑亦非人所得而知也。夫註此但言其度已自脩，循序漸進，無以甚異於人，而致其知，直解到知我者，其天乎住。按無以甚異於人，兼上達亦在內。蓋夫子語意本是說上達，便只在下學。故均之無以甚異於人，而致其知，或問及語類中有作兩層挑別者，如所云兩頭躡過，乃自後人看得如此，於理固然。然在夫子口中，須照集註本義看下面，然深味其語意，亦是朱子推論云然。在本文言氣外，○松陽講義，聖人一生只做得下學工夫，所以先言不怨尤者，下學須從不怨尤始。吾人一開口，一舉念便涉怨尤，如何能下學。○說統不怨尤，蓋在孔門，惟子貢正是聖人下學，盡道於天人之間處。

之智，幾足以及此，故特語以發之，惜乎其猶有所未達也。語類聖門自顏曾以下，惟子貢儘曉得聖人多是將這般話與他說，他若未曉，聖人豈肯說與他，他只知箇頭耳。惜乎見夫子說只如此住了，如子欲無言，予一以貫之也。只如此住，他若有所默契，須發露出來，不但已也。如曾子聞

一貫語，便曰：『聖人下學，上達，自是言語形。』程子曰：『不怨天，不尤人，在理當如此。又曰：下學上達，意在言表。』

容不得，又曰：『因其言以知其意，便是下學上達。』又曰：『學曰：此亦無可說，說那下學上達，便是意在言表了。』又曰：『學者須守下學上達之語，乃學之要。蓋凡下學人事，便是上達天理。』

或問下學而上達者，言始也。下學而卒之上達云爾。今程子以為下學人事，便是上達天理，何也。曰：學者學夫人事，形而下者也。而其事之理，則固天之理也。形而上者，焉非達天理而何哉。○語類：下學上達，雖是兩件，而上者焉非達天理而何哉。○語類：下學上達，雖是兩件，理會得透徹，則合只一件。下學是事，上達是理，理在事中，事不在理外。一物之中，皆具一理，就那物中見得箇理，便是上達。如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離乎人倫日用之中，但恐人不能盡所謂學耳。果能學安有不能上達者。○蒙引：聖人不能盡所謂學耳。果能學

漸進如程子說忒緊了。程子只恐人上達在下學外故云若孔子本意却是謂我只管下學而自然至於上達不

只是上達不在下學外耳。然習而不察則亦不能以上達矣。語類須是下學方能上達。然人亦有下學而不能上達者。只緣下學得不是當若下學得是當。未嘗不能上達。釋氏只說上達更不理會下學。然不理會下學如何上達。按習而不察。畢竟是不會下學。

○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惑志

於公伯寮吾力猶能肆諸市朝。朝音潮。

公伯寮魯人子服氏景謚伯字魯大夫子服何也夫子指

季孫言其有疑於寮之言也肆陳尸也言欲誅寮。吳氏曰

過連言之左傳晉殺三卻尸諸朝殺棄安于尸諸市廢者在市也。

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

命何。與平聲。

謝氏曰雖寮之愬行亦命也其實寮無如之何愚謂言此以曉景伯安子路而警伯寮耳聖人於利害之際則不待

決於命而後泰然也。或問子路非王佐之才家臣非卿相

道之廢興係焉何也曰此墮三都出賊甲之時也道之興廢故於是乎在焉曰侯氏以命為大理何也曰命者天理

流行賦於萬物之謂也然其形而上者謂之理形而下者謂之氣自其理之體而言之則元亨利貞之德具於一時

而萬古不易自其氣之運而言之則消息盈虛之變如循

環之無端而不可窮也萬物受命於天以生而得其理之體故仁義禮智之德根於心而為性其既生也則隨其氣

之運故廢興厚薄之命惟所遇而莫此章之所謂命蓋

指氣之所運為言而侯氏以天理釋之則於二者之分亦不察矣。○語類這命字猶人君命人做裏面自有等差。○事天之命人亦是教你去做這箇但做裏面言也到無可或問小註聖人不言命凡言命者皆為衆人言也到無可奈何處始言命如此章命也是為景伯說如曰有命是為彌子瑕說聖人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未嘗到無可奈何處何須說命如下一等人不知有命又等人知有命猶自去計較中人以上便安於命到得聖人更不消得言命。○齊氏曰魯為公室之靈者莫如季氏孔子為政於魯大率欲裁其僭而勇於承命以出藏甲墮郈費者子路也公伯察愬子路固將假以沮孔子也故孔子不為子路禍福計而為吾道興廢計然景伯欲肆察於市朝而孔子以為察如命何蓋以吾道行與不行係於天之祐與不祐而不係於察之愬與不愬也故景伯尤諸人而孔子委之天。○慶源輔氏曰聖人純是義理義所當行則行義所當止則止處利害之際惟其義而巳更不問命之如何此言命者以曉景伯警伯察耳。○條辨不是聖人見道不行故作此激

是聖人實認得真處打穿後壁以示人故命字對景伯伯察說便淺在聖人分上說便深

○子曰賢者辟世辟去聲

天下無道而隱若伯夷太公是也。○語類凡古之賢者非

可以一律看有可以其時之所遇而觀之者有可以其才德之高下而觀之者若長且桀弱之徒似有長往而不返之意然設使天下有道而出計亦無甚施設只是獨善其身如老莊之徒而已大抵天下有道不必待十分太平然後出無道亦不必待十分大亂然後隱有道如天將曉雖未甚明然自此只向明去不可不出為之用無道如天將夜雖未甚暗然自此只向暗去知其後來必不可支持故須見幾而作

其次辟地

○語類凡古之賢者非可以一律看有可以其時之所遇而觀之者有可以其才德之高下而觀之者若長且桀弱之徒似有長往而不返之意然設使天下有道而出計亦無甚施設只是獨善其身如老莊之徒而已大抵天下有道不必待十分太平然後出無道亦不必待十分大亂然後隱有道如天將曉雖未甚明然自此只向明去不可不出為之用無道如天將夜雖未甚暗然自此只向暗去知其後來必不可支持故須見幾而作

去亂國適治邦。如百里去虞之秦。○蒙引三箇次字只就世地色言上說來。

其次辟色

禮貌衰而去。如衛靈公顧蜚雁而色不在孔子遂去之。

其次辟言

有違言而後去也。如衛靈公問陳而孔子遂行。 ○程子曰四者雖以大

小次第言之然非有優劣也。所遇不同耳。門四者固非有優劣然賢者之

處世豈不能超然高舉見幾而作乃至發見於言色而後辟之耶勉齋黃氏曰出處之義自非一端隨其所遇之時

而酌其所處之宜可也。衛靈顧蜚雁則辟色矣。問陳則辟言矣。豈夫子於此為劣乎此所以不可以優劣言也。○四書通天下為大邦國為小辟世辟地是辟其國辟地是辟其國辟地是辟其國辟地是辟其國

劣也。按辟世值舉世無非不當與辟地同論。○吳氏曰世與地以地勢廣狹言色與言以人事淺深言若夫子則辟地辟色辟言而終不忍於辟世觀其論沮溺可見矣。○按此章見君子見幾而作隨其所遇以審去就之宜而世道衰賢人隱自隱然寄慨於言外。

○子曰作者七人矣

李氏曰作起也言起而隱去者今七人矣不可知其誰何

必求其人以實之則鑿矣。蒙引此孔子憂世之言作乃見幾而作之作作者已七人了味

其語意有天地閉賢人隱之傷。○或問小註聖人這一語却存多少悲憫心腸說不出底光景。○愚按深情無限全在一矣字領

取絃外之音

○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

可而為之者與與平聲

石門地名晨門掌晨啓門蓋賢人隱於抱關者也自從也

問其何所從來也胡氏曰晨門知世之不可而不為故以

是譏孔子然不知聖人之視天下無不可為之時也精義

曰晨門知其不可而已而不知孔子所謂無不可也或問

申之曰晨門所謂知其不可者時之不可而孔子所謂無

不可者已之無不可也夫以夫子之聖雖極亂之世君苟

用之則易危為安轉禍為福亦反覆手爾豈有知其不可

而冒昧以苟為之哉○南軒張氏曰聖人非不知道之不

子曰果哉末之難矣

果哉歎其果於忘世也末無也聖人心同天地視天下猶

一家中國猶一人不能一日忘也故聞荷蕢之言而歎其

果於忘世且言人之出處若但如此則亦無所難矣或問

難字須從已字中婉轉發來蓋聖人視天下無不可為之

事無不可化之人豈是好為其難直有一時欲已不得光

景○新安陳氏曰聖人之心不能一日忘天下亦如天地

之心不能一日忘萬物天地生物之心不以閉塞成冬之

時而息聖人道濟天下之心不荷蕢初聞其磬聲而知之然觀

其既而曰以下之言則非深知聖人之心者要之果於忘

世之人豈能深知聖人所以不能忘世之心哉○紹聞編

聖賢出處關時運之盛衰故難荷蕢所見全一已之進退

則易○人情孰不好易而惡難人趨其身則孰肯為其敦復堂

難者於已則便矣天下其何賴焉故夫子之不能忘天下乃萬物一體之心荷賞之果於忘世是私自便之見○徐辨果哉二字一斷是歎荷蕢末之難矣是聖人自言如此亦不為難言外使有不肯如此之意○荷蕢方以聖人為難於果聖人却說果亦何難聖人甘為其難而不肯為其果此中有多少苦心在

○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

高宗商王武丁也諒陰天子居喪之名未詳其義或問諒於禮記讀作梁闇言居倚廬大抵古者天子居喪之各○蔡氏曰書云王宅憂諒陰言居喪於梁闇也○徐辨何謂也是問所以得三年不言之故故下以百官聽冢宰告之

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已以聽於冢宰三年

年

言君薨則諸侯亦然總已謂總攝已職冢宰大宰也百官

聽於冢宰故君得以三年不言也或問小註總已以聽如錢穀兵刑之類各檢束

前政聽冢宰處分處分之後仍命百官分理而冢宰考其成非冢宰兼百官之事也○新安陳氏曰居喪而冢宰攝

政則嗣君雖不言亦無失政矣○精義侯氏曰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一也人君當不言之時百官總已以聽

於冢宰自古已然君臣一體伊尹之於殷周公之於周用是道也又何疑焉後世君不君臣不臣故高宗之事雖學

者亦以○胡氏曰位有貴賤而生於父母無以異者故三為疑

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子張非疑此也始以為人君三

年不言則臣下無所稟令禍亂或由以起也孔子告以聽

於冢宰則禍亂非所憂矣問以聽冢宰當主少國疑之際得人如伊周霍葛則可不幸如

前書卷之十四 卷之十四 憲問 敦復堂

莽操之姦豈不大可憂耶夔峯饒氏曰使嗣君剛明而冢宰有莽操之姦則必能易而置之如其不能雖不總已以聽亦何益哉且天下事有常有變聖人只論其常耳

○子曰上好禮則民易使也好易皆去聲

謝氏曰禮達而分定故民易使精義侯氏曰禮者所以辨上下之分正而易使慶源輔氏曰達語類謂達於下也上好禮則品節分明而誠意退遜故觀感於下者亦皆安已之分聽上之命而易使夔峯饒氏曰禮何以使之達官府之政學校之教皆所以達之蒙引上好禮則自其身之動靜以至事為之設施無一步離乎禮如此則禮行於上矣行於上則達於下達於下則下各安其分若自家不好禮而但以禮驅人則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矣好禮該本末言○按禮達分定在上截夾縫間○義府禮而曰好全是精神心術上感化得上下一體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故曰易使按精神心術亦離不得品節等級情

深文明此其所以必兼本末輔氏言觀感饒氏言政教本是一串事偏舉不得蓋禮自統上下而言而好之却自上始故易字緣由只在好字中透出不然為人上者亦誰不謂以禮使民却未見其使之果易也

○子路問君子子曰脩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安百姓脩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

脩己以敬夫子之言至矣盡矣而子路少之故再以其充積之盛自然及物者告之無他道也人者對己而言百姓則盡乎人矣堯舜猶病言不可以有加於此以抑子路使反求諸近也或問脩己以敬語雖至約而所以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本舉積於此子路不喻而少其言

論語集註本義卷之十四 十一 課本 敦復堂



於是以告以安人安百姓之說蓋言脩己以敬而極其至則
心平氣和靜虛動直而所施為無不自然各得其理是以
其治之所及者羣黎百姓莫不各得其安也是皆本於脩
己以敬之一言然所謂敬者非若四端之善始然始達而
可擴由敬而安人安百姓非有待於節節推之舉斯心以
加諸彼也亦謂其功效之自然及物者為然耳曰然則夫
子之言豈其畧無大小遠近之差乎曰脩己以敬貫徹上
下包舉遠近而統言之也安人安百姓則因子路之問而
以其功效之及物者言也然曰安人則脩己之餘而敬之
至也安百姓則脩己之極而安人之盡也是雖若有大小
遠近之差然皆不離於脩己以敬之一言而非有待於擴
之而後大推之而後遠也曰程子所謂學至堯舜則自有
堯舜之事何也曰是以為脩己以安人而及於百姓必有
政事之施焉而夫子之言若此則疑若脩己於此而徑可
及人者蓋舉其本而繫其末以為施為之廣狹皆隨其根
本之淺深而初無所待於外也○或問小註這章書脩己
以敬一語已了君子因子路不喻而少其言故生山安人
安百姓兩層來曰安人則脩己之餘而敬之至也至於安

百姓則是充積之極自然及物及物有廣狹充積無虧次
也况脩己以敬一言至矣盡矣非安人一樣安百姓又
樣也若如此則子路見少原是聖言有闕矣要曉得到百
姓安後聖人仍不忘主敬涵養故註云無他道也未一句
不重堯舜重不可復加意按此正與如斯而已乎兩問對
針○勉齋黃氏曰非謂脩己以敬之外又有充積之功也
脩己以敬而可謂君子則是以充積之盛在其中矣特言其
功效之遠則指夫自充積之盛者而山耳子路疑脩己以
敬一言不足盡君子故夫子指其效驗之大者而言以見
夫非君子不足以當之也○紹聞編洪範曰敬用五事人
之脩身不過五事曰貌言視聽思五事之則曰恭從明聰
睿有物必有則惟敬則得之不敬則失之故曰敬用五事
即脩己以敬之旨也考諸弟子問答問君子是子路一生
切問脩己以敬一語是夫子提策子路最切要語而子路
不悟再問而再不足於其說夫子不復及前言而但言修
己以安人脩己以安百姓欲子路知前言之無以加而深
思之則所以反諸身者必有進而惜乎其不能也○語類
敬者非但是外面恭敬而已須是要裏面無一毫不直處
敦復堂

言言集言不事

亦是所謂敬。以直內者是也。敬字不可只把做一箇敬字說。過須於日用間體認。是如何。此心常卓然公正。無有私意。便是敬。有些子計較。有些子放慢意思。便是不敬。○按以敬須實實於脩己上。體認已有大體。修乎其內。則敬以直之。而中。正仁義之體。以立己。有小體。修乎其外。則敬以用之。而恭。從明聽之用。以行。如此看方。不是空空說敬。○胡氏曰。可願莫如善敬。立則百善從宜。遠莫如邪敬。立則百邪息。敬也者。存心之要法。檢身之切務也。○居業錄。學者之所患。最是惰與輕。惰則自治廢。輕則物欲恣。只一敬字。可以治之。○語類問。修己如何得安。人曰。且以一家言之。一人不脩己。看一家。人安不安。○問脩己以敬。脩己以安人。脩己以安百姓。曰。須看敬以直內。氣象敬時。內面一齊直徹上。徹下更無些子私曲。若不敬。則內面百般計較。做出來。皆是私心欲利。甲必害乙。欲利乙必害丙。如何得安。○蒙引。人惟能敬。則百事皆當不敬。則百事皆不當。此脩己以敬。所以有安人安百姓之理。○翼註。三箇以字。不同。脩己以敬。以字有工夫。言把敬脩己也。下二以字。不脩己。而以字看。脩己。即以安人也。脩己。即以安百姓也。

按。下兩言脩己。俱藏敬字在內。安人安。蓋聖人之心。無窮百姓。亦非是無事。但只是舉此而指之。世雖極治。然豈能必知四海之內。果無一物不得其所哉。

故堯舜猶以安百姓為病。若曰吾治已足。則非所以為聖人矣。

按。集註將末句申說一番。非重視安百姓。乃止見得病之心。仍然是脩己以敬之心。對針兩如斯而已。乎透過一重收足首句。方見得君子分量。只此一語。自十分真滿。

○程子曰。君子脩己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唯上下一

於恭敬。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氣無不和。而四靈畢至矣。

禮運四靈。以為畜麟。此體信達順之道。聰明睿知。皆由是

鳳龜龍謂之四靈。出以此事。天饗帝。以感發興起之。聖人之敬。薰天炙地。不



是獨脩於九重而天下之人侮慢自若也如漢廣之化可見○信是實理順是和氣體信是致中意達順是致和意又曰體信是無一毫之偽達順是無一物不得其所以聰明不昧止緣身心惰慢便昏塞了敬則自然聰明人所以不聰明睿知皆由此出是誠而明○敬則自然聰明人所以不聰明睿知皆由此出程子此語非容易道得是他曾因此出些聰明睿知來○且看一國之君此心才不專靜則姦聲佞辭雜進而不察何以爲聰亂色諛悅之容交蔽而莫辨何以爲明睿知皆出於心心既無主則應事接物何以思慮而得其宜所以此心常要肅然虛明然後物不能蔽又曰平日須提撥精神莫令頽塌放倒方可看得義理分明看今人多恁地困漫漫地則不敬莫大乎是○東陽許氏曰聖人言脩己以安百姓而程子乃言上下皆能恭敬然後有蓋治道非一人所能獨成必君臣上下皆能恭敬然後有天地位以下之應然下人能敬亦在乎上之人有以感之漸漬而成恭敬以至於天下平程子此段是推極而言以見敬之功無窮○蒙引程子註要詳細看脩己以安百姓爲恭而天下平兩句一意可以相發明故兼舉也○體信

達順都在敬字內兼體用言中庸致中和只是箇敬能致中和便天地位萬物育此自然之理○聰明睿知皆由是出以此事天饗帝是字此字皆指體信達順體信達順即敬也

○原壤夷俟子曰幼而不孫弟長而無述焉老而不死是爲

賊以杖叩其脛孫弟並去聲長上聲

原壤孔子之故人母死而歌禮記檀弓孔子之故人曰原壤其母死孔子助之沐槨原

壤登木且久矣子之不託於音也歌曰狸首之斑然執女手之卷然夫子爲弗聞也者而過之從者曰子未可以已乎孔子曰丘聞之親者無失其爲親也故者無失其爲故也蓋老氏之流自放於禮法

之外者夷蹲踞也俟待也言見孔子來而蹲踞以待之也述猶稱也賊者害人之名以其自幼至老無一善狀而久



生於世徒足以敗常亂俗則是賊而已矣。是為賊總承上三句一氣貫下

脛足骨也。孔子既責之，而因以所曳之杖微擊其脛。若使

勿蹲踞然。或問：范尹氏皆以為壤，非可言喻者。故啣其脛

此蓋夫子自衛，反魯後曳杖而出，而適見壤之夷俟也。因

數其失，遂以所曳之杖微擊其脛，使斂其足而不踞。豈

其不可以言喻，而反可奮然運挺以毆之哉？胡氏以為原

壤之喪母而歌也。孔子為弗聞者矣。今乃責其夷俟，胡舍

其重而責其輕也。蓋數其母死而歌，則壤當絕叫其蹲踞

之脛，則壤猶為故人耳。盛德中禮見乎周旋，此亦可見其

說亦善。語類：原壤登木之歌，乃是大惡。若要理會，不可

但已。且只得休。至於夷俟之時，不可教誨，故直責之。復叩

其脛，自當如此。若說不要管他，却非朋友之道矣。新安

陳氏曰：幼壯孝弟，耆耄好禮，則久生可以儀風俗，故敬其

為壽。幼壯無稱，老徒傲惰，則久生適以敗風俗，故名其為

賊。壤良可戒哉。○鄭氏舉曰：聖人之接物，審稱其情，惡之

而遜其辭，外之也。遇陽貨是也。惡

之而斥其罪，親之也。遇原壤是也。

○闕黨童子將命，或問之曰：益者與？與平聲

闕黨，黨名。童子，未冠者之稱。將命，謂傳賓主之言，或入疑

此童子學有進益，故孔子使之傳命，以寵異之也。

子曰：吾見其居於位也，見其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

論語集注卷十四 憲問 敦復堂

非寵而異之也。或問若如諸家之說則孔子坐觀童子之
僭踰而括不之正豈聖人之心哉胡氏以
為抑而教之得其旨矣。語類欲速成者是越去許多節
次要到至處無是理也。南軒張氏曰不止乎童子之所
而自進於成人之列有躐等之意無自昇之心烏能以求
益乎欲速成而已如物之生循序而生理達焉若欲速成
反害其生矣故聖門之學先之以灑掃應對進退之事所
以長愛敬之端防傲惰之萌而使之循序以進也。慶源
輔氏曰求益則浸長而不知欲速則亟進而無序按或人
疑童子已益夫子却并不許他能求益抑而教之正是使
他從此求益處。勉齋黃氏曰禮之於人大矣老者無禮
則足以為人害少者無禮則足以自害夫子於原壤童子
皆以是教之述論語者以類相從所以著人無老少皆不
可以無禮義也。四書通原壤老而為賊是從幼不孫弟
來今童子得以馴揉其氣而閑習
於禮則庶可免於原壤之弊與

論語集註太義滙參卷十四終

文政十

